

寶山縣志卷之九上

藝文志



經史子集皆藝文也讀各郡邑志網羅一方之
文彙而存之亦謂之藝文併有載其著集篇目
而不錄其文乃本班固作藝文志不勝錄之意
詳畧固各有宜矣然糠粃襍陳珞珠並列亦無
取焉去其繁冗存其精要斯為貴耳舊志所載
著述與今旁搜鴻詞頗有可采但錄不勝錄且
各載有著集豈慮其有遺哉惟關一邑利弊閭
閻疾苦風景美宜與夫稽古傳詩一切奏疏論
議序傳碑記文賦詩歌慎加編輯而嗟老嘆貧

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一

誇多鬪靡嘲風弄月贊揚祝頌之辭皆無取焉
藝文上

奏疏

明

濬河疏畧

永樂元年

夏原吉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土田下者少高者多
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
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
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
入於海按吳淞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
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淤泥

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多有淺窄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澹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濬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雖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南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牖以時啟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

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二

濬河疏畧

嘉靖二十四年

巡按

呂光洵

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受太湖諸澤之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苦旱卑者苦澇昔人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江由東以入海而又引江潮流衍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不爲患也近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而

歲常告災臣謂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芟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滯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於是乃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

年

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三

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 一曰復版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慢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昔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臣訪諸故老皆以謂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一曰量緩急以處工費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力告匱宜令所在有司簡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宜畧倣宋臣

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各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得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或取之贖贖大約三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水利大治矣 一曰重委任以責成功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國遠慮臣願申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四

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飭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疏治經畧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便宜從事而責其成功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考核其水利有績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債事者仍聽臣等隨時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功可期矣

濬吳淞江疏畧

隆慶三年

巡撫海瑞

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係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畱心潮泥日積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

下可爲就矣時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淹沒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淹浥漂沒之害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古道量得淤塞應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一十五丈計該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歲旱荒缺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五

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穀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飢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雖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陛下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敕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碍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

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勘濬吳淞江疏畧

萬歷六年

巡江御史林應訓

臣於今年三四月間爲開濬吳淞江中段久駐崑山縣地方時時親到江上督率工程每一到江則有該縣十二等保區民潘環等群然泣告本區安亭地方與嘉定縣連界地土沙瘠花稻薄收邇來錢糧無措男婦流移舉該區萬餘畝之地俱成荒蕪若不設法區處不惟民就逃亡賦稅終難完納臣始疑之以爲蘇松之地雖有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六

高下不同然皆襟江枕河可以引流灌溉未有不可耕之地也或者溝洫湮廢水利不通故耳臣隨行令蘇州府水利同知王事聖帶同該縣水利官查凡通水去處如吳塘顧浦之屬爲之議濬則水利旣通而田疇可闢也至四月終開江事竣臣隨於五月內移向嘉定縣地方議開吳塘顧浦等河復見嘉定縣十六十七十九等都糧長許誠等泣告本區土瘠人稀逃亡過半即欲開河孰與開之即欲墾田孰與墾之責成雖勤終爲無益臣復疑之蘇松之人雖有勤惰不同然多務本業農可以率作興事未有無可耕之人也或者躲避差役駕言拋荒故耳隨同督糧叅政徐用檢親至其地乃見村居

寥落四望蒿萊僅有一二遺民苟延旦夕大與他處不同臣觸目酸心乃召集附近知因耆老細詢其故隨據衆稱安亭以西二十三等保屬之崑山安亭以東十六七九等都屬之嘉定各區沙土瘠薄國初每畝多從五升起科較之他處糧額甚輕復經派以官布等項輕賫故小民猶得存活至嘉靖十七年概均三斗之糧於是歛日重而民漸逃田地自此而荒三十八年間續經撫按衙門委官勘覆每畝減糧七升八勺將麥地新增餘米照數抵補行之未幾即被奸書改減自隆慶三年到今復徵三斗重額以致刑斃箠楚而民復逃田地由此益荒夫賦重而錢糧無措則民不得不逃而水利不

能修則田不得不荒以臣所覩叅之群情雖一時不能備細查核而致荒之由大概見矣夫有可耕之人以賦重而致逃有可耕之地以人逃而遂廢然則招墾荒田固崑山嘉定二縣首務也臣不自量竊謂欲復荒田莫若先開水利欲復荒民莫若先停逋追次議減則可也該區之內有吳塘顧浦皆幹河也北通劉家河以接海潮南通吳淞江以吞湖水三四十里之內俱賴引灌就中起運錢糧不下三萬餘石近因淤塞旱澇無備宜急開濬但工費頗繁計該用銀三千餘兩今各區人戶逃竄村落爲墟責以出辦其孰能與似應召募附近熟地居民量給工食方能有濟容臣會同撫按官另行設處

刻期興功以爲墾荒之本此臣之責也臣不敢不竭其愚但水利通矣不停逋追則荒民終不敢復不議減賦則荒田終不能墾卽有水利猶夫故耳何也蓋民非不欲復而逋負之賦猶存何以免追呼之苦卽使復而前田盡闢然賦稅之額猶重何以爲賠贖之資與其歸而待斃毋寧散之四方以苟須臾無死也然臣之所謂停徵者非概一縣之逋負而停之如免帶徵之說也蓋帶徵不皆荒田中間容或有侵欺拖欠之弊故一時未可遽免若臣所言各區地方則漶消物盡鷄犬不聞地廢人亡錢糧何出雖使桑柘之徒宦於茲地恐亦不能施其巧也縣官徒受徵科不完之罪糧長徒被拷禁不堪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八

之刑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臣愚以爲宜行巡撫衙門查將該縣極荒之田未完逋負姑行停徵使一二遺民得安殘喘彼逃徙者無所畏懼自將漸復將來荒蕪可墾於國家新賦猶可望其不廢也至於臣之所謂減賦者亦非概各區之田而減之致失惟正之供也蓋古人則壤成賦輕重自有不同今乃不論上下等則一槩均徵三斗何其舛也茲上區之田不能增亦不必增矣下區之田則不容不減者查嘉靖三十八年間曾將下區每畝減耗七升八勺正科二斗二升九合二勺共該減糧一萬一千餘石正額不足而以通縣麥地米七千六百餘石抵之不足續加官布解損銀一千九百餘兩抵之

當時荒民稍稍安集未幾而法隨壞矣何也蓋當時之
臣特爲權宜救斃之策未經題請爲久經之謀是以奸
胥猾吏敢於變易以臣愚見麥地抵補是矣而官布損
銀終非長策臣因開濬吳淞江題爲清查灘占田地以
資工費卽今崑山一縣已經查出塗田萬餘畝若就中
分別新舊科糧大畧可補概縣荒田減則之數至於嘉
定縣臣訪得該縣東北皆上區濱海臨江歷年新漲塗
田亦不下數千畝久享厚利俱未陞科以之補荒未爲
不可夫此有可補彼有可減矣臣愚以爲宜行巡撫衙
門查將二縣新漲灘田委官盡數丈量明白分爲等則
陞科若干然後荒區之田斟酌減則若干庶幾糧稍輕
而稅足納民無畏懼自將漸復將來荒蕪可墾而國家
之正賦固可望其能充也伏乞勅下該部速爲議處如
果臣言可采亟賜施行卽令撫臣一面會議錢糧聽臣
先開吳塘等浦以通水利一面姑寬逋負委官嚴查新
漲塗灘以補荒糧庶幾荒民可復荒田可墾不惟民困
少甦而國計亦有裨也

折漕民疏瞿仁等

萬歷十一年

懇恩破格恤處以蘇殘喘事切照各州縣地勢平行多
種稻禾卽以所產供其所輸公私兩便惟嘉定一縣三
面瀕海高阜亢瘠下注流沙貯水旣難車戽尤梗版籍
雖存米額其實專種木棉澇則盡滄旱則全槁加以颶

災時作十歲九荒小人之依全倚花布其織作之苦無間於晝夜暑邪至貿易之難常任其低昂貴賤當其以米納糧百姓既受糧長之抑勒每倉米一石倍收二石之價者有之以糧出兌則糧長又受官軍之迫脅每漕糧百石橫索五十石之贈者有之彼此歲見喧爭有司時被叅罰故蘇屬之中未有掣肘如嘉定者也兼之頻罹海嘯慘不忍聞故九年缺兌則借商民矣十年缺兌則那官帑矣今歲疫氣流行道殣相屬人煙蕭索東作不興縱或有秋未有不耕而獲者假令缺兌更當以借商那帑爲長策乎若不懇恩通變大破常格比之孱夫肩重不爲之少釋其擔其人必顛蹶死矣比奉恩詔准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十

所在改折漕糧之半以概惠元元德意甚盛嘉定之積疲其徼惠宜莫有急焉者草野愚民不敢妄覬減額乞將本縣漕糧查照改折事例奏請盡數徵銀解京永免撥兌自此逃移可復荒蕪漸墾民生不至於日蹙矣

永折民疏徐行等
萬歷二十一年

謹奏先該萬歷十一年內嘉定縣第一等都民爲懇恩破格恤處以蘇殘喘事蒙戶部准行查勘於萬歷十二年爲始查照議定價值盡行改折每年徵銀解部永爲定規自十一年以來無漕不折有請必俞皇上之軫念

志不啻天高地厚一轉顧間而救數十萬垂斃之生
六百里將廢之版圖臣等父子妻孥歡呼鼓舞方

慶幸再生之有日祝延萬壽於無疆矣顧乾坤浩蕩之恩豈忍暫施而終吝螻螻生全之望尚欲托命而投誠有不得不瀝血哀祈於君父之前者臣請詳陳其始末竊惟蘇州府七縣一州獨本縣三面緣海土田高亢瘠薄與他縣懸殊雖自昔已然但國初承宋元之後考之舊志境內塘浦涇港大小三十餘條水道通流猶可車戽民間種稻者十分而九以故與他縣照常均派本色兌運尚能支持幾二百年也其後江湖壅塞清水不下濁潮逆上沙土日積旋塞旋開漸淺漸狹旣不宜於禾稻姑取辦於木棉以花織布以布易銀以銀糴米以米兌軍運他邑之粟充本縣之糧飛輓隔別其勞自倍折

閱展轉其費自多故出之民間則本縣之一石幾同於他縣之二石輸之官府則民間之二石不加於他縣之一石况米從別處雜販其顆粒顏色自難齊一軍得藉口百計刁難每當交兌多至缺乏之民急則傾家逃竄官急則借商那補弊端叢集皆坐於此積至萬歷十二年間重以天災十室九空幾於狼狽不可收拾自昨蒙恩改折以來然後輸納稍輕流亡漸復民知力田之利野有旣闢之士則改折之有便於民甚明矣先年臨兌缺米軍民交闕官無不住之俸賦無可完之期自昨蒙恩改折以來行之一十二年歲遇中熟必前期報完即大災亦彈力賠補追呼不聞文案較省則改折之有便於

官又甚明矣以四百萬而內折十萬上不見其爲損以
六百里而歲寬十萬下則大受其益民出兌平米十四
萬石軍交兌正米十萬石兌則贈耗之米徒飽漕卒折
則羨餘之利總歸太倉是皇上帝施觸恤之仁而實未
嘗有損於常賦疲邑少緩須臾之命而實未嘗有缺於
上供則改折之利於民亦利於國抑又甚明矣見今遵
奉部議又聽隨年題請臣等似亦可以無言但以改折
之法終出特恩未爲定制事須歲請則控訴或嫌於煩
瀆議歷多官則知會未必其如期儻撫按之題請稍稽
部司之覆奏或緩漕院之兌單一十四萬之本色立
須再請則已後時買米則難立措破家碎身何濟於事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十三

况數年以來民不習兌官無成法倉廩頽廢已久斗甲
草除殆盡一朝議復百費叢生是十年之休養曾不當
一旦之徵呼今流移觀望而未盡復業田土污萊而未
盡力墾者皆爲改折之無成命也是以小人無饜妄懷
一勞永逸之圖權之大計所在要亦兩利俱存之道若
謂一縣私情不足盡信節經有司申請撫按會題該部
覆議盡皆深諳地利熟察民情而爲是不得已委曲之
計耳若謂防其拖欠不宜輕准則改折既行之後較改
折未行之先孰完孰欠冊籍昭然操縱原在朝廷以完
納而准行亦可拖欠而革罷也豈必預設不然之疑若
謂行於暫不宜行於久則田猶昔年之田民猶昔年之

民昔何以可行後何以可罷若謂准於一縣將援例於他縣則嘉定產花他縣產米產米者自便於本色猶產花者自便於折色臣等固非敢得隴望蜀亦非敢利己忘公獨念二百年凋瘵疲殘之邑賴皇上鴻恩覆露稍見溝瘠回春若大惠不終改折不永將使暫歸之耻隸更成轉尸稍墾之土萊終鞠茂草皇上寧忍遂棄一方赤子而一旦廢此已成之効哉此臣等所以不憚數千里匍匐籲天而請命也查得漕兌之制自成化八年定四百萬石至隆慶元年復三百七十萬石中間改折不一而湖廣正兌米內折色三萬七千三十四石山東河南正兌米內各折色七萬石俱載入會典三省既爲常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十三

規一邑亦非創改伏乞准行所奏勅下戶部備查歷年題覆比照三省事例將本縣漕糧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一石八斗九升仍前議定價值盡行改折每年徵銀解部載入會計永爲定規則一邑更生之民皆皇上再造之賜且於國計亦未必無小補也

照舊永折疏

天啟四年

徐吉

題爲永折之議驟更予遺之民益困懇乞聖明俯念邊海疲邑准賜照舊徵納以安人心以無悞兌運事據常鎮兵備帶管蘇松道事副使楊宏備呈據嘉定縣糧甲須大任朱燬張炯封完等連名呈詞內稱嘉定濱海積沙不宜稻禾向蒙題請改折已行五十餘年流民稍復

上下相安不幸上年霪雨爲災陸沉四野目下有粒珠寸桂之艱將來有食子析骸之慮豈今改兌之令忽下是以無米之鄉責以必不可得之數以枵腹之民驅於溝壑之中豈獨無米抑且無民伏乞亟請仍復改折舊制闔邑生靈轉死爲生等情又據通學生員沈明時宣嘉士張婁孫等呈稱本縣荒坪彌望開浚莫施植稻之田百無一二先年概派漕兌十戶九逋拋荒萬計以致議欲廢縣方幸蒙旨永折迄今尙有荒糧數萬未復去歲災荒異常外境過糴飢民糠粃不給流離載道乃忽奉暫徵之議益難爲命乞軫念民間速題拯救等情併將鄉宦太僕寺少卿歸子顧尙寶司少卿須子彥刑部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古

右給事中陸文獻原任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兵部員外孫元化吏部司務沈紹僖春元李流芳汪明際等公揭一本發道轉行蘇州府查議間又批據署嘉定縣事蘇州府推官張承詔申稱嘉定縣地形濱海積沙土性素不產米僅宜木棉貿供國稅國初雖與各縣一體編派乃該縣則出境糴兌較繁是以成宏間困於漕運民無樂土野有哀鴻當時議者謂嘉定不堪置縣宜割北境隸之太倉西境隸之崑山廟堂俯計曲爲安集部科撫道熟計數年酌爲定議顛旨永折垂五十年一遵令甲民始免買米之困官亦習催折之常以故兌運永蠲倉廩廢盡嘉定之不至於社屋賴以此也頃聞派兌之令

嘉定暫徵一年士庶駭驚黎民騷動泣愬徧於閭巷呼號徹於蒼穹蓋今夏月之霖霖木棉罄歸腐爛災近十分乃不得邀涓滴之惠嘉民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職自臘月代庖以來商船不通石米驟增至一兩五錢不惟有饌玉炊金之嘆甚將有析骸爨子之憂訛言四起蠢蠢思動卑職與鄉紳父老講求消萌之方與夫通商療飢之策而不得也不虞改兌之文且至一朝之命莫續數萬之糧安措職驚聞此淚墮魂消夫本年之折尚不知其所底逃逋之民又誰從而詰輸且未奉令之先有司加意勸諭糧戶勉強納輸折銀已完及過半或徵收在庫或陸續起解在途部令中變可令疲民疊出

乎可以原徵分給各戶乎矧以無米之鄉值米貴之日即不起運尚未可保安得天雨之粟野生之禾乎且運糧以船船無五尺之港可泊貯糧以倉倉無一椽之木可仍將欲率枵腹之民供土木荷畚鍤難矣此皆刀鋸鼎鑊所不能得之者也伏乞垂憐凋縣一體矜恤嘉與轉移等因據蘇州府申稱本府寇慎看得嘉定濱海成邑原非產米之地因逋賦逃亡縣置幾廢幸獲徵恩永折年來正以花布易粟於隣封以爲糊口之計不意今歲商羊爲祟浙直徧荒米貴如珠嘉民罹此重災乞糴無地流亡顛連爲有司者方憂心如焚慮安集之無策乃驟聞徵米之命合邑士民魚亂獸駭莫知所措聚訴

郡署皆鳩形鵠面之人哀號欲絕職見之亦爲酸鼻切
忍該邑豐稔之年尚不能責其所無茲水荒之日反強
其所不有無論倉廩之創造尚費拮据即運河之疏復
尤待歲月惟以必艱得之米求之於必無應之民雖有
善於催科者亦無所施其策也伏乞特賜具題仍舊改
折徵解庶民心以固國本不搖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
嘉定本無米之鄉小民惟樹木棉爲業先年兌運嘗拮
据紗布易粟以供輓輸藉力隣封支撐國稅其勞瘁獨
倍他屬田土荒棄亦多所以縣治幾廢當事者力請永
折得蒙俞旨至今民習而安之垂五十襍廩舍無半椽
之遺河流僅一線之水各衛軍船減免編氓稍得安生

孰意舊歲夏月商羊肆毒棉種陸沉耕夫棄耒織女拋
梭即供本年之折猶費有司一段精神竭閭閻無窮脂
髓蓋已難矣乃一旦驟聞新令仍徵一年本色以後仍
舊折徵雖爲太倉詘額廟堂委曲調停然江南四郡久
運之處因遭大祲尙冀折蠲而該縣向折之區反欲改
運則開徵以來督比在庫者及起解在途者將復以散
之民民必不任又欲以其強半之未徵者責之買米米
又何來况自冬徂春各屬粒米如珠市價翔湧每石一
兩二錢該縣增至一兩五錢買供饘粥尙且未能而欲
買一十餘萬之米以供新運正所謂巧婦難炊貧民惟
有死徙而已况欲造倉濬渠工費無措不又難之難乎

紳衿耆老合詞哀籲府縣反覆代陳亦出萬萬不得已之情也伏乞速賜會題仍照歷年之折漕責令徵解庶舊章不致紛更衆志亦能安輯等因具詳到職緣照撫臣奉旨回籍無可會同該職看得嘉定僻在海隅炎土積沙不宜禾稻鄉民皆種花荳以資生其所從來舊矣粵稽嘉隆間漕糧未經改折糧戶展轉賠費人民逃竄田地拋荒而逋糧遂積至五萬有奇官於斯者束手無策故當時有議欲分割其地而廢草縣治者聞於朝費幾許籌畫始定議改折以安集之蓋不忍強其所不有而因此一方民邇來雖流民稍稍安業然民知輸銀不知輸米官習於催銀而不習於漕運五十年來倉無半

椽溪止綫流上下相安苟延至今日一自去歲大浸稽天花荳亦皆朽爛百姓嗷嗷朝不保夕之狀見之無不流涕且該縣與崑青接壤其被災原不減十分前議量減折漕之價部覆責以照舊徵已大失災黎之望矣乃徵銀之檄業已頒布於前而暫徵本色一年之文忽爾中變於後無論民難信從米無從出條更成例恐非所以昭畫一之規且此地所食之米即豐年尚仰給於外地况當水潦之後米商裹足可望其頓完十萬有餘之漕糧乎即徵本色尚欲邀恩改折况以原折之地方反欲議以輸米又何以服洶洶之人心乎豐年米價僅止五錢今每石價至一兩五錢幾及三倍自非天雨神輸

又安得如許之糧以濟運乎此即民斃於鞭笞官受乎
譴責法窮力盡恐終無補於得失之數也頃因派兌之
檄甫下而米價益貴小民千百爲群呼天搶地口擁職
門泣懇而闔邑士民亦連詞呈懇覩此岌岌情形將昔
流離轉徙之狀又見於今日矣今查該縣倉廩無備運
道久淤不惟無糧可兌即有糧將安收貯而旗船又何
從抵泊乎然開浚修建猶曰公費維艱不可責成於一
旦矧糧折之納銀已半有見貯在庫者有起解在途者
追而仍散之於民乎即散之於民也舍已納之銀而收
徵未輸之糧能保無逃亡掛欠乎職念國計民生所關
不小不得不爲民請命此萬萬不得已之苦衷也顧今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六

京儲匱乏計部焦心職豈不仰體以思共濟第邊海窮
民際此災荒不肖之心易起萬一紛更催督利害迫身
挺而走險其釀禍更有不可言者此而不言後將何及
乎伏乞勅下戶部俯念沙土瘠薄之地素不產米將嘉
定縣漕糧仍照舊改徵折色速行議覆行職等督催完
解庶有司無掣肘之艱小民獲更生之望而於起運錢
糧亦不致耽悞矣三月初七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照舊永折疏張鴻磐等

崇正十五年

蘇州府嘉定縣生員臣張鴻磐侯立沅申荃芳糧里須
大任王誥封完徐節黃莘朱大有馬禎朱文科等謹奏
爲瘠邑地不產米水不通漕伏懇聖明照前永折以蘇

垂絕事切照嘉定僻濱海陬沙土高仰粒米不產仰食外郡國初概派本色至成宏間人民逃亡逋賦廿萬建議廢縣廟堂駭聞八經撫按核實上奏部覆奉旨永折載於令甲垂六十載邇來江南水旱相仍江楚禁糴販負既遠嘉食獨艱三年之中旱魃虐吳嘉定木棉盡槁糠粃皆斷以地不產米受禍最酷方始籲天求蠲卹之仁忽奉十四年半兌本色五萬三千二百四十六石之旨萬民駭亂時萬知縣行取赴京本府倪推官署篆目見野無青草市寡炊烟强者魚駭獸散捕獲無從弱者鵠面鳩形難施鞭朴不惟無漕兼恐無折士民泣控撫按隨蒙具疏哀籲奉旨速議計部以恐悞漕限僅酌荳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九

麥搭兌淮應二撫又酌從麥抵而垂盡之民騷然莫應幸倪推官設法勸輸麥事勉完臣等乃敢萬里赴京泣告君父夫貢土乃經國之典輸將實氓庶之分况內外交訏輓輸莫算宵衣旰食日履聖憂臣等素知忠愛何敢不竭地之所出爲皇上補軍需之萬一哉顧國初三江載濬水利大興吳淞巨浸入川達澮嘉定小邑遂得藉以灌輸十田五稻以土之毛輸國之貢本色之派所從來也不料陵谷變遷大江忽爲平陸支河遂已絕流斥鹵積沙旋濬旋淤桔槔莫施禾種遂斷僅種木棉一色以棉織布以布易銀以銀糴米以米充兌舟楫不通糧艘莫集百里擔負展轉折閱糴之則嘉定一石比旁

縣之二石允之則嘉定二石不及旁縣之一石是以人情甘心流徙而不知有生處之樂也今本縣原編十五萬之外二十餘年來三餉之疊加又五萬餘矣官布絲絹復入考成原編加編又四萬餘矣即就折銀計之泗州桃源等處每石折銀五錢嘉定折至九錢又四萬餘矣總皆豐稔之年盡木棉之入竭蹶終事力不暇給縣官徵比不免怨懟然歷血剜肉賣男鬻女以不敢掛欠者感朝廷永折之恩也若復半漕則無論蚩蚩小民皆連臂走險逋竄計不及顧即忠紳義士欲爲國家保鄉閭爲祖宗守邱隴而亦不可得勢不至廢縣不止矣何也庶民之分可生可殺而必不可使木棉生粟米陸地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二十

輓漕艘也勢有所必窮而情有所必至也至於倉廩之費舟航之費疏鑿之費各累巨萬而臣不及言者謂今日止就本色計有無不爲度支商工費也又至僵殮之害疫癘之害靡有孑遺臣亦不敢言者謂今日止就熟歲權利害不爲災荒祈軫恤也伏乞皇上念題覆八次勘核必真休養百年凋瘵未起勅下戶部將半復漕允永永全折則民生再造重地亦安矣

國朝

特叅加漕疏

順治十六年

馮班

題爲派徵苛橫匪常官役奸貪可異等事臣惟官不貪

則役不蠹役不蝨則民不貧我

皇上三令五申臣下連章累牘其於除貪警蝨之方亦既
嚴且備矣比來農部錢糧缺至二三百萬猶賴東南財
賦一隅撫綏休息養民命以佐軍儲乃臣鄉貪官蝨役
倍肆囂張如徵收糧銀則每兩加二支發工食則每十
扣三藉口追比侵欺則索常例而盈千盈百托言清理
詞訟則匿贖鍰而問杖問徒由單終不給散縣官任意
私加里長一夾再夾腿折血淋花戶已完復完賣男鬻
女尤可異者蘇州嘉定縣逼處海濱難種禾稻多產木
棉前朝以該縣有銀無米漕糧永折外每年坐編棉布
九萬五千餘疋明制昭然班班可考是嘉定旣無漕兌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三

白無運丁無運丁自無行月糧矣近因江寧等處運軍
行月不敷遂有本折均平之議蓋謂於原坐派之州縣
有本色者俱照例行之非謂於改折征布地方橫行加
派也乃臣聞藩司積年蝨役串同該縣經承借端影射
從司檄縣突派每年加徵漕銀五萬三千八百八十兩
有奇計十三十四兩年共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六兩
之數追呼敲朴巷泣村啼以致里民倪國柱陸秀德等
破產流離怨聲載道嗟嗟東南小民何不幸而盡遭貪
蠹之毒手耶切思煌煌

恩詔錢糧悉照萬歷年間則例會計由單之外不許加派
絲毫該縣旣未奉加增漕折之

俞旨又未經督撫巡按之題明而司縣官吏上下橫徵恣肆虐害其風亦烏可長也伏祈

皇上勅部確察嘉定縣加增漕糧銀兩作何着落其三十四兩年朦混派徵者藩司縣令係何官任事是何役經手一一詳查確報均加重處以申國法併請

勅下江南督撫按諸臣嚴查加耗扣銀并需索常例侵隱贖鍰以及由單不發任意私加等官不時據實上聞立行正法仍請

勅部通飭各直省督撫按振綱肅紀大破情面將前項貪蝨諸大弊釐剔無遺庶民安而吏肅矣芻蕘末議如有可採伏乞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三

勅部嚴察詳議施行奉

旨這奏內情弊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

題減加漕疏

張中元

題爲敬陳末議等事案准戶部咨文雲南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 題覆總漕部院蔡 題前事等因除部

覆內別省別屬蘇松鎮江各衛所不敢概錄外內開江寧省衛查無屯田贍運其月糧向係本折各半行糧全給本色今行糧改給本折各半查各衛所無屯田贍運田地合將行糧每石折銀一兩二錢月糧每石折銀一兩其加給銀兩漕折舊例每石折銀六七錢者應照漕折新例加增徵給等因 題奉

俞旨欽遵備移到臣准此通行去後續據布政司詳稱云云等因又據江安傅糧道詳稱云云等因又據嘉定縣生員里排呈詞前來今該臣看得運軍行月二糧欽奉詔開本折各半以示優恤而前總漕臣蔡遂以江寧省衛不敷折色銀兩議增嘉定等五州縣漕折價銀歲輸以抵奉

旨欽遵在案事關漕政敢不凜遵第嘉定高淳二邑一因高阜地不產米一因濱河田爲水滄故向來皆徵漕折良有以也至考其折價正兌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相沿已久民得稍甦今緣漕項無措欲援新例而藩司議開每石徵銀一兩二錢嘉定縣至該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三

銀七萬三千九百三兩一錢有奇今加五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兩零高淳縣向止該銀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二兩九錢今加八千七百九十七兩零爲數幾倍使今昔較之則一石不啻二石一年遂同兩年是以兩邑士民同聲呼籲情切剝膚及臣查順治十年蒙

恩改折原係常稔之田偶遇災傷故權衡於時價定有一兩四錢之數與嘉定高淳歲無所收因以改折不同且即今江南米價每石僅銀六錢上下而改折反一兩二錢更非惠兩邑之初心故臣旣念軍復念民又仰體我皇上軍民兼恤之至意不敢以已奉

成命遂逡巡不言使兩邑之民疾苦無告不得與率土同

沾樂利則臣既以緘默負地方又何以仰酬

皇上之任使用是輾轉思維終莫能已除將十三十四兩年加派銀兩俱姑令先徵一半外餘與將來年分必另議補苴庶民不重困軍得實沾漕運錢糧亦克經久謹會同按臣王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特叅加漕疏

馬騰陞

題爲行月奉

旨加編奸蠹乘機混派等事竊惟國家財賦半賴東南然東南物力無多小民脂膏有限寧堪橫加浮派如嘉定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十四

等五州縣之加旗軍行月二糧也司府經承影射朋侵奸弊叢出職甫入吳門即據嘉定等縣民人倪國柱等將矯

旨欺君等事擁道呼搶哀號群控撫司道府經承勾連運弁蠹棍乘機奉

旨加編省衛行月糧遂影射浮派各州縣職隨批蘇松道提審去後節據江寧府高淳縣申詳并淮安府安東縣知縣夏時正揚州府興化縣知縣任登級鳳陽府泗州知州傅應薦蘇州府嘉定縣知縣張令儀各據本邑紳衿里民公呈列款具詳前來職隨批布政司查議依然朦溷申覆又據嘉定縣申詳爲行月奉

旨加編神奸冒 旨浮派等事據盩邑紳衿趙洪範吳屯
侯等糧里倪國柱陸秀德等呈稱嘉定漕糧十萬五千
餘石折銀七萬三千九百餘兩因地不產米題定永折
歲撥急餉又任土作貢獨徵官布九萬五千餘疋兼濬
河築堡勞費百出屢經殘破洊被災荒嘉民之苦倍於
兌糶乃奉總漕題請江寧等衛行月不敷藩司奉行派
及折漕州縣嘉定獨加五萬四千兩零切思嘉定因係
折漕行月之派原有蘇太鎮三衛業經遵

旨加給二千七百兩如江寧各衛自有原落派州縣與嘉
定何干據高淳縣移會開明漕船米數半折不敷銀兩
止該一萬八千六百八十餘兩即議派五州縣抵補均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廿

認亦止此矣何嘉定一縣便派五萬四千總計五州縣
共派十一萬六千浮派八萬七千三百餘兩作何着落
此皆神棍黃君佐構挽積蠹唐公惠暗通撫書朱伯禎
盜用憲牌劃扣行月銀一萬八千在黃君佐下處派分
敗露範等銜泣控准行提等因到職轉批蘇松道確審
詳報在案據此看得行月二糧江南省衛現運之船爲
一千二百七十四隻有額也以每船行糧三十六石計
之爲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有數也以每船月糧半
折七十二石爲銀三十六兩計之則四萬五千八百六
十四兩之數亦自明也本折之數瞭然易本爲折原額
固在即十一年恩例在月糧每石加銀五錢在行糧每

船應加折二十一兩計之其爲數又自井井無可混淆也何驟加至十一萬六千有奇乎於原撥之數旣絕懸殊而原編之糧竟將何着且以通省之漕不隨漕均派而偏累五州縣此五州縣之民萬口呼搶而不能已也又即嘉定一邑言之據報地不產米向定永折至官布之徵徭役之重更倍於允漕一邑之民力幾何而每年突加五萬四千解京解省兩賦三年並徵民何以堪各控情詞真確總由神棍黃君佐蠢惡唐公惠等之瞞天駕海盜國嚼民奸輩罪不勝誅抑藩司掌通國財賦向來作何綜理以

皇上宵旰之國脉萬民汗血之脂膏一任狗偷鼠竊全無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某

覺察職無解焉且當日傳糧道不從行月所加半折之數均派各州縣而冒以五州縣折漕之額乘溷加編作俑滋弊是皆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職究論之欲清溷溷惟稽成數行月之目初未有加派也所增半折之價耳一屈指數之而浮溷於何措乎欲除奸弊在歸款項南屯二項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之餘米無恙也則歲給行月十一萬九千餘之本色亦無恙也合仍欽遵

明旨漕項歸漕是行月之半本旣無缺額矣屯米除再給駐防滿漢官兵二十二萬七千餘外尙存六千四百餘石以備過往是兵餉旣屬有餘則新增草場等三萬七百七十五兩零之銀仍應抵充折色即有不敷照昔通

融給發則行月之原折又何缺額矣至新奉所加半折之銀兩或可隨漕均派於通省之中眾擎易舉或仍派之五州縣及溧水之平輸則去重就輕爲數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民猶不至剜肉之痛有如此也此職同官馮班派徵苛斂一疏痛陳於前今現歷蘇郡反覆面訊業已水落石出而烹分元寶一案尤爲顯証現發蘇松道覆審備將原委及詳覆情由送部磨勘外謹據實上聞伏乞

勅部詳察議施行奉

旨該部嚴察具奏傳糧道何名著察名議處具奏

戶部題覆加漕疏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三

題爲行月奉

旨加編等事據蘇松巡按馬騰陞疏稱前任江安糧道傅作霖不從月糧所加半本之數均派各州縣而冒以五州縣折漕之額乘混加編作備滋弊相應題叅伏乞

勅部嚴加議處仍請

勅總漕臣將各衛新增等租銀三萬七百七十二兩零仍歸漕項并行糧一半本色原抵改折銀二萬七千五百一十八兩四錢又減存高淳漕船半本月糧一千九百四十四兩旣不出運可以議免又協運江西八幫減存船加增半折月糧一萬三百一十二兩相應議罷惟有加漕月糧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是誠不敷

之銀無項補苴或派於通省衆擎易舉或加於高淳等五州縣并永折之溧水一體驗派徵輸等因前來爲照江南省衛運軍行月二糧奉有

恩詔本折均平先經總漕蔡士英具題臣部覆准如議

遵行在案豈蝨役黃君佐等乘機混派數外浮加大干法紀應聽該撫按依律究擬糧道傅作霖止知月糧半折之銀不敷不行詳察漕項銀兩改撥兵餉者應爲查明詳請而即議加派折漕州縣疎忽之罪奚辭相應請勅吏部查照議處至於江南省衛原缺月糧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有奇仍應照數於折漕嘉定等五州縣并續准改折之溧水縣一體查照折漕多寡均折徵解支給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天

此外不許絲毫浮加滋弊其各衛草場新增等租銀係漕項錢糧自當仍歸漕用行糧一半本色自應原抵改折之銀其高淳減存半折月糧并協運江西八幫減存半折月糧銀俱應解部以濟軍需相應請

勅總漕查照折漕嘉定等五州縣并溧水縣均派徵解支給細數造冊送部以憑查核可也奉

旨是依議行

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奏減蘇松浮糧疏

伏查蘇松田稅宋時每畝輸賦一斗元時水田不過五升明太祖因蘇民爲張士誠固守不降盡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每畝四五斗七八

斗至一石以上蘇州一府秋糧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時民田仍照元時之額歲輸僅十五萬石餘皆徵之官田松江官田畧少秋糧亦至一百三十餘萬石計蘇州田地山蕩灘漚等共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四萬八百餘頃以宋時均稅一斗合算蘇松正額祇應一百四十萬餘石乃加增二百六十四萬餘石幾二倍於原額矣至宣德時以蘇松官田租額太重遞減二三分蘇松二府減七十餘萬石巡撫周忱定均耗之法以官田稅額攤派民田每畝稅額少者一斗九升多者至三斗六七升不等其後以二府額糧太多地產米石不敷始於平米內改徵條折此地丁等項折銀所由始也嘉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七

靖時增江浙稅賦百二十萬蘇松又在加增之內嗣後東南被倭又有額外提編之加萬歷時又每畝加增九釐後於九釐外再加三釐自宣德遞減之後嘉靖萬歷時復遞增浮額三十餘萬於是二府之民終明之世困於重賦我朝平定海內悉除前民苛政各省賦稅凡嘉靖以後加增者概行蠲免洪恩浩蕩萬民樂業惟蘇松二府明代屢增之額因未經詳悉奏請至今仍舊伏查蘇州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九十七

萬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四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歲徵額米歷年以來民間輸納完者居多且天庾正供兵餉攸關無庸請減惟額徵地丁銀兩每屆次年奏銷之期蘇州一府民欠必至三十餘萬兩松江一府民欠必至十五六萬兩積累數年動至三四百萬幸遇 聖朝時施曠典蠲免宿逋至數百萬而數年之內糧戶日受追比之苦地方官亦因承追而罷去者多矣此雖有額徵之名而無徵收之實也我

皇上心周蔀屋洞照萬里雍正二年江西南昌府屬明初加

增浮額已蒙 恩旨酌減寬免今蘇松浮糧事同一體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三

但從來加浮之額爲數太多國家經費浩繁理難照減查蘇州地丁銀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六十七萬四千餘兩或應酌減幾分臣等不敢擅擬仰候

皇上欽定此實出自曠代洪恩非蘇松二府臣民所敢冀望

倘蒙 俞允伏祈 勅下江南督撫布政司將所減銀

兩作何分減之處秉公均派無少偏枯則二府十二州縣百萬黎元之子子孫孫咸戴高天厚地於千萬世矣
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奉

旨覽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所奏具見勤求民隱爲國推恩之意正應戶部辦理之事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履

皇考聖懷屢頒 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所關綦重恐損上益下非理財之道數以不應裁減固執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君臣計議畫一始可舉行我

皇考違衆獨斷既非詢謀僉同之義且恐一時減免倘後來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從衆議而中止然

聖慈軫念蘇松誕敷渥澤屢蠲舊欠以紓民力其數較他處爲多是亦與裁減正額無異也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甚爲可嘉朕仰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徵銀蠲免三十萬兩

松江府額徵銀蠲免十五萬兩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卅

不足周易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朕但願百姓之足時存益下之懷用是特沛恩膏著爲定例俾黎民輕其賦稅官吏易於催科可飭令該地方知之欽此

論議

元

水利議答

大德八年濬吳淞江

都水少監任仁發

議者曰吳淞江前時深通今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為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他處庶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泥沙自不能積何至有湮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築狹處為橋又有湖泖港汊慮私鹽船來往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泥沙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云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卅

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為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間一次水災宋南渡百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荅曰錢氏有國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四郡所產以為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省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令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戶執家箠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田連阡陌位址相接悉為膏腴之產以故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知風土所宜視浙西水利

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時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患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故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築圍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於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之浙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澱山湖又低於蘇湖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植芟蘆編釘樁篠圍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爲今日盡成膏壤此明效大驗不可淹也既是澱山最低之處尚可經理爲田豈已成之田反不可作田耶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三

浙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無成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亦不能爲害昔范文正公請開水浦議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浚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岸閘竇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爲久遠之計朝廷胡爲而廢之答曰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岸閘竇無官整治漸致廢壞今若募夫供役必取辦於富戶部夫督役必責成於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是以猾吏豪民構扇必沮之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所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

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中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
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
益而朝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
害久而始明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豪民肆奸又
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
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拯治方畧皆不相同非立端司豈
能成功使水監衙門直爲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
置久矣何爲周漢唐宋之世經營水利列之史傳代有
其人且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即今中原高阜之
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爲哉高阜之處水監既不可缺而
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港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五

淺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之事
彼橫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曰水利固不可不修然
今隴西漢唐二渠止責於有司修浚民更不擾浙西水
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流水也濬成深
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性不一整治方法亦殊
豈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

明

懇救災傷議

嘉定知縣
嘉靖三十三年任 楊旦

嘉定地方共二十四都其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八都九
都十都十一十二二十四等都係沿江沿海地方遭倭
最久被禍最深正案驗所謂盤據日久燒劫殆盡農時

已違全未栽佈者也其一都二都三都十三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
等都則稍在腹裏倭寇不至正案驗所謂僻在一隅全
未經倭者也初意以爲一縣之內被倭之地雖多而猶
幸有不經倭者在也被倭之地雖盡荒蕪焚掠已盡而
猶幸有不經倭者室廬猶存豐稔可望也詎意天未悔
禍民生不辰七月十二日異常怪風自古所無沙石飛
揚禾木偃拔本縣樹藝止是花荳根蒂盡脫苓毬盡落
幹葉雖存毫髮無用去年每畝收花五六十觔者今止
一二兩又皆腐爛硬子不堪紡用不經倭者如是其被
倭者又何望乎故本縣災傷有二一曰被倭之災一曰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卅五

被風之災被倭之災止於數處被風之災通於一縣已
經二次具申俱蒙詳示諭以溫言許以奏蠲百姓聞之
於痛心疾首之中咸有再造更生之望然恐地之廣狹
不同災之輕重亦異一概混求蠲恤非臣子爲國之心
也卑職於八月二十四日躬詣各都周行境內查得被
倭數區當賊在吳淞則屯劫於沿海賊往上海則流劫
於沿江自四月二十六以至六月初十無日無倭數區
之中無一畝不到數畝之中無一戶不到舊麥棄於田
而未收新秧老於田而未種青蒿白骨盈徧於郊原頽
壁短墻錯出於廬舍言之傷心覩之慘目雖倭退之後
間有種植農時已違物生無力而况繼之以異常風

水乎故他縣之遭倭者僅止數日未有如本縣爲倭寇
出入往來之路受禍最久且深者也他縣之遭風者種
植稻禾風不能損俱稱有年未有如本縣花苴獨畏風
水全無收穫者也百姓之口食且無望而况責其完納
稅糧乎今年之稅糧且無望而况誅求百出併前數年
者而並取乎民之不轉溝壑者恐無幾也故被倭又被
風者其災十分不惟全免稅糧尤宜速加賑濟被風不
被寇者其災九分不敢過求賑濟必須全免稅糧其江
東之八都黃姚之二十四都則久爲寇巢田無寸土成
勢民無一人見存災傷不止於十分覬望不止於蠲恤
蓋必號召招徠還定安集三年之後寇息時平而後可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奏疏

共

以徐議常賦也國計所當圖爲民所以爲國民命所當
保愛國正由於愛民仰蒙本院浩蕩滂漑之恩淪浹於
斯民之肌髓者蓋已有年而爲國家培植國本保護元
氣此尤仰藉本院上爲國下爲民一體兩盡之盛心也

條陳禦倭五事議

楊旦

其一選將帥夫浙直將官有徒事翰墨務爲虛名有不識一丁無補行陣者求其識機宜知事體者不可多得即如方今任事之將有赫赫名者至其行事多是掩護求名未見實用中間頗有知事可用者則又朝更夕改責任不久將之於兵也視之如路人而不爲盡心兵之於將也待之如過客而不爲用命此成功之所以難也夫總兵大將之任不可多得得一二人亦足矣其他如各兵備道每一道須得能將五員分爲五哨每將一員統兵一千分屯於各府要害之地多立教師目加訓練因人材能教以學射學弩舞刀舞鎗放炮放銃等類務使各精一藝各盡所長總兵官往來較試兵備道不時閱視軍門居中運用其間將旣得人旣久

其任使之威令素行使之思信素孚將之於兵也既有
臂指相使之形兵之於將也自有手足捍衛之義一遇
有警或分兵以擊之或合兵以剝之以我節制之兵敵
彼烏合之眾無有不勝矣但求將於遠方恐不及事且
風氣未宜地利未利他鄉之將與此地之兵意氣未孚
號令未信不若於浙直二處將官中有休致為事將家
子弟有應襲舍餘訪其有智能者即使為之亦未必無
人也或者謂武將統民兵恐不相宜若果武將得人則
撫馭有道亦何害於統民兵也

其二簡士卒夫倭患之興已四五年矣各縣鄉兵雖有
勇偶爾成功若謂節制紀律之兵則猶未有一兵也調
來狼土二兵咸謂可用然亦勝少而敗多况其搶掠肆
行其禍不減於寇糜費錢糧其勢亦難於久則募練鄉
兵真今日第一着也但去歲募兵民皆欣然應募者以
賊在境內况值飢寒困迫之時今賊已去歲已登恐應
募者少矣縱有來者多係游手棍徒市井無賴亦恐無
益於用也若多與安家銀兩厚給日用口糧沿海沿江
之人或有貪利而來者但恐今日應募明日逃亡選以
勇壯易其老弱又有貌雖勇敢而心實畏怯者反在選
中身雖短小而胆實粗大反不見取此選兵之所以難

寶山縣志

論議

卷九上

七

也夫惟將知將惟兵知兵假如一十五人為一隊各使
其隊之勇敢者五六人通共得幾十人厚其廩餼日給
口糧五分專使之當先破敵其餘則日給三分使之專
守老營以張聲勢選之又選精之益精庶兵皆有用而
戰無不勝也若選擇不精勇怯混雜則臨敵之時一人
走九十九人皆走矣此正方今之大弊也其安家銀兩
雖多不得過三兩恐太多則入手而
逃亡雖有保結連捕恐徒費煩擾也

其三重水戰

夫善保身者調其營衛則心腹自寧善保
家者慎其藩籬則堂與自固若不如意於

外防而區區城池之自衛雖僅自保所損已多今日之
慎守藩籬者惟有水戰一節耳今吳淞江劉家河福山
港青村南匯等處皆有福船蒼船沙船以為哨守分布
非不密也但海洋空濶不守要害則賊來不能知賊去
不能追縱使能追亦已晚矣且賊船之來乘風渡海勢
難聯絡飄蕩既久筋力困怠故必於陳錢山丁興馬蹟
等山會集調理數日始入寇為今之計如大樣福船
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惟利於深水大洋則為之修其
損具堅其蓬纜預給兩月口糧得熟慣忠勇將官一二
員率領各兵直至陳錢馬跡洋山等處擇其避風與港
停泊窺伺以小船十隻四面哨探遇賊流來則擊之此
第一層藩籬也但此計雖善而勞險難行人多阻之成

謂海島中不可泊船是以計雖善而終不行也其次樣
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於乘風巡哨則為之
分為三班每日一班出哨直至高家嘴外如一隻飛回本
隻遇賊來時則以一十九隻與賊對敵其一隻小樣沙船
港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其小樣沙船
惟利於沿涯淺水則亦分與汛地延袤往來巡哨遇賊
來時有福船所不盡剝蒼船所不盡禦者則沙船共擊
之不使登岸此第三層藩籬也沙船又不能禦賊有登
岸者始以旱兵剝之此第四層藩籬也

其四據險要

夫浙江與直隸地不同而禦備之法亦宜
有異卑職生於浙東之瀕海官於直隸之
瀕海其間形勢險阻皆目覩其詳而非按圖遙度者也
浙東自溫台至寧紹一帶皆有海塘田南海低內河與
外海不通塘外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
畧無港汊可以灣泊賊船若至百姓望見皆收其貨貨
挈其妻奴預先走避賊至爛塗二三十里力已倦怠及
至民家擄無所得船泊海灘潮退則閣淺遇風則打碎
是以浙東之倭患畧少者非兵之強備之善職此故耳
若浙西與直隸自乍浦青村南滙以至上海嘉定太倉
常熟江陰靖江延袤一帶內河與外海相通一里之有
港三四皆可停舟避風塘外無沙塗賊船倏忽直抵海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共

岸民不及知不及避擄有所得則因根於我結為巢
穴官兵攻之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夥
衆勢莫能禦是以蔓延而不可遏也故浙東防禦之法
止於定海普陀瀝海三江等處各得數十兵船以守之
則可以無事矣若直隸沿海一帶乘今賊退之時急宜
設備如吳淞江劉家等港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餘
港汊如柘林七八團青水窪等處皆須設法堵塞或釘
椿於港口投以連根大木或泊自於窪內使我先據其
險其海岸上每三十里內擇要害之地屯兵一枝各縣
各率其人民各守其封域其勢大不能支者軍門發兵
剝之必須初登海岸乘其飢倦勢易為圖若既登
岸後即難為力矣此據險要者誠今日之急務也

其五明賞罰

夫為治以賞罰為先而行軍之賞罰為鼓
花紅銀牌之類亦侶矣而尤未盡也今之罰有穿耳細
打之法亦侶矣而尤未盡也夫首級賞功非舊制也兩
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級
故衝鋒破陣之人必無首級夫行軍之可取者惟衝鋒
破陣之人而反無首級之可賞甚至土兵得首級而為
客兵所攘客兵得首級而為將領所奪又有因割首級
全前後失顧而為敵所乘又有爭割首級至自相蹂踐
而為敵所敗此皆兵家之大忌也不論首級則功無憑

據專論首級則反悞機宜惟將領得人則臨陣之時默
記當先者數人重賞以激勸之但一開此條又恐有勢
要之人賄買之弊惟不以此爲定例而又多方密訪時
出此意以提獎之而後賞功之道始盡人皆知所向
矣夫兩軍相對生死倏忽士卒之敢進而不敢退者以
畏在我而不在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以畏在敵而
不在我也今之牌票文移每每日以軍法從事而實未
嘗以軍法行者蓋以西北二邊事皆責於武臣故得以
盡行軍法若此地則紀綱未立武將無兵而文臣任事
故將官臨陣退縮者不問士卒聞風奔潰者不究進則
或死退則必生彼亦何爲冒進而速其死也若將官得
人撫馭有道威德素孚兵將同心進止機宜一委之將
官而文臣不與至臨陣之時畏縮不前者斬首以徇則
將士皆知進有不使之望退無可生之路莫不超距投
石當先陷陣區區倭奴原無紀律何足以當我節制之兵乎

備倭事畧

崑山 歸有光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
爲之一空迄今逾月其勢益橫州縣厓厓嬰城自保浸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九

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
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
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旣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
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
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
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道路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
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
無人之境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
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
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
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千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

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徃徃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陜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巖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併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四

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封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

得從中阻撓倘有踈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煙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蹟今踈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巾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毀刑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生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望

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遏盜寇之常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湏大軍之至竊見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寇聞之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常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猝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名並聽從便火

速調撥軍馬乘機剽捕若賊寇滋蔓應合會捕者隣近
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
即申報上司及隣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
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
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喁喁各衛擁兵
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
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
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
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
萬之兵也况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
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
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四

田賦申議四事

嘉定知縣
正德五年任
王應鵬

其一量圩田 夫圩田之制古有舊本畝數可稽號段可
滅不存以致強暴得以兼併貪饕得以多取試言其弊
有小民坍塌之田苦於無查不得告補新漲塗蕩者有
冒認他人之業占為己業者有大戶買收小民之田量
足其數存下虧田使之積歲包糧者又有祖父田產先
已賣廢而子孫回贖迷失號段者甚至有田無糧有糧
無田其患不可勝言本縣每逢放告日期狀詞不下千
餘大抵皆田糧不明者為今之計合無將槩縣田地責
成塘長協同里老圩書逐一丈量要見一區之中共有
幾圩一圩之中共有幾畝具數在官仍差公正官員覆
量無弊申請詳奪然後畫成圖本編造流水號段文冊
築定圩界豎立石碑開刻本圩田地數目其量出有田
無糧者即與起科有糧無田者隨與分豁其田邊岸墜
浮水或聽起至依實數納糧或通融責令田戶包補如
此則不惟大戶不得以兼併多取而小民亦無賠納虛

糧之患矣紛紛詞訟庶亦可弭

其二均斗則夫田有官民之分故糧有輕重之殊官田

餘則民田地自三升起至三斗以下共計一千餘則祖

宗之意本欲錢糧之易起而其流之弊反致錢糧墮悞

矣試言其弊有貧民賣田欲索高價減重糧以作輕糧

者有得田之後輒便與詞告產去糧存者有糧長里長

書手算手通同作弊或將本戶或將大戶戶糧恣意減

輕而飛詭他人之戶者有逃民年久被里手堆裝虛糧

不敢復業開墾者再查冊江珊海之冊積荒拋荒之田

並無輕則逃戶絕戶之籍小民愚民之產多是重糧以

此田土荒蕪錢糧墮累爭鬪並起詞訟不息追古本則

埋沒無存考籍冊則先後各異官府莫可適從往往為

之權處此皆斗則繁細之故也今據父老之呈適合救

弊之宜前輩嘗有議及於此者率被奸豪勢要田多糧

少之家唆人告阻竟莫舉行為今之計合無聽除新漲

蕩塗通將槩縣田土逐區量見號段數目官田輕重均

作一則民田并絲麥不科糧地與成田蕩塗亦均一則

造冊在官使民一體出納不惟小民無賠糧之患而從

是弊端可絕訟源可塞矣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望

其三糧不過都里夫有田斯有糧故事惟州縣之糧不

其推收無定也故錢糧之總雖不失而飛走之弊有不

可草矣試言其弊有將腹裏輕田改捏重則推收沿海

區分日後遂捏冊田埋沒錢糧者有花分於別區詭寄

於外都而欺隱稅糧者有本區之田被災因有不災之

田在戶而遂欲冒得本區之災者有因外區逃絕荒田

却將已田推寄逃絕之戶捏作無徵者其弊百端難以

枚舉為今之計合無於量定田圩之後總計一區之中

田額若干該糧若干黃冊之業產聽彼此推收之便實

徵之錢糧照田畝坐落之區如此則田與糧不相離舉

其總而細可查矣挈其綱而目可見矣仍於徵糧之際

其四驗糧以派折色

其所當得近年以來官豪之家則

持勢以要求殷實之戶則分花而詭得反將白糧之重

者派及於小民忍心害利莫此為甚間有驗官民以分

派者固足以塞大戶之貪而奸書之以官作民以民作

一體則貧富適均矣派徵之際不必他有所計也一照其本戶之田而驗派之或定四六之法則有糧十石者四石折色六石本色也或定三七之法則有糧百石者折色三十石而本色七十石也如此則鄉民之至愚者亦莫不知其所應得之數奸書不得以生弊而大戶不得以計奪矣

查議均田由畧

嘉定知縣 萬歷二十七年任 韓浚

嘉定縣爲懇乞照例均田以免奸豪捺憲以免萬姓流亡事遵奉巡撫都御史周 批據本縣八都民張文龐呈前事查議得均田均役之說夙稱便民第據張文龐所呈多言煩稱不無龐雜其中多有便於此不便於彼宜於暫不宜於久以故議發盈庭行無一效嘗試論之役出於田田均則役無不均均之誠是也第必合概縣田額而均之勢必較毫末以示公混里甲而無別以小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畧

戶之零星填大戶之缺畧割彼區之有餘補此區之不足必至紛更變亂將使窮民未見其利賴而巨室已持其併吞之勢矣此斷斷乎不可行也茲值審編大造之秋該本縣從長酌議竊謂一縣之田勢不能概均惟通其意不泥其說叅互斟酌就各區各圖之中總計其田若干該應編排年若干名大較以田百畝者爲率充排年五十畝者率爲幫貼其三百畝以上至千畝萬畝者不妨多編幾名二三十畝以下止充甲首貧里自願朋充者聽田數太少自願併圖併里者亦聽如此則旣免攤撥之擾亦無出入之虞上下相安彼此各適貧民不受重役之累而富室亦無偷安之弊矣至糧長一役自

排年輪充來已稱至便無容置喙合候編審畢日造定
虎頭鼠尾文冊必使田有定分役不累貧庶均田均役
之法經久可行而於本院嘉惠小民之意亦可垂之有
永奉巡撫都御史曹 批據議就各扇各圖之中分別
田數以編排年而三十畝以下者止充甲首則貧民無
重役之累而圖里無紛更之擾矣此善師均田均役之
法者也准照行繳

覈實徵均利病以裕國儲以蘇民困議 韓 浚

竊照本縣地方環海襟江土瘠賦重實在田地僅一萬
餘頃而額徵熟糧溢於三十六萬之外其在奸民則捏
冊捏荒久享不糧之利而在小民則虛包虛賠久困無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置

名之徵催科不前逋負叢積職此由也今本縣說以見
荒量荒之法親督一二僚屬分投履畝踏勘凡遇拋荒
鹵薄不種花苴之區逐一清丈其可供樵採者量爲起
科而赤地不毛者悉行減免彙爲一冊仍於概縣所轄
八十扇內每扇選用老成忠厚者一二人爲公正專責
清理該扇田糧其各區坐圩之田以萬歷九年丈冊爲
準欺隱者盡行釐正明沒者盡行撥補又彙爲一冊具
田形號段及主名步口四址額畝之數復以號合圩以
圩合圖以圖合扇以扇合總大較以一千畝爲率聽除
荒田一百畝則九百畝盡爲熟田雖斗則輕重不同而
以熟作荒者不能相混至於沿江沿海之地坍塌靡常

往者尤爲弊藪今惟據其實在冊者除額漲者陞科又如二十四都地方與太倉接境遂爲奸民影占今已會同該州查出欺隱無糧田九十四畝有奇悉入版圖而概縣之錢糧頓慙一清開墾起科之法前奉詳允土民例以五年客民例以十年方未起科時則五年十年之內坐享不糧一旦例滿輒加重科於是民之集如雲散如雨非不日爲招徠而荒廢接踵蒿萊如前迄無成效查得近奉福建巡撫題准頒行事例開墾起科之法概以三年此爲過嚴彼爲過寬茲從長酌處無如損益二者之間合無自今以後凡告墾之田無論土民客民俱以告佃日期爲始三年之外量照原額起科一半如原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巽

額三斗者先陞一斗五升待土民五年客民十年然後量地肥瘠再爲加科庶法有次第民心不駭荒可漸熟而賦可日增矣除虛包虛賠新荒新冊及濬河築塘等項公占悉行抵補外實在熟米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九十六石八斗七升九勺有奇比之會計之數盈出熟米二千七百四十四石四升九合四勺有奇本縣再三參酌欲議抵補荒糧則以免徵者反行加派欲議抵充兵餉則是以暫餘者遂成定規矧江海之冊沒不常田土之荒熟難期萬一張者後爲巨浸熟者仍爲墟莽當此之時將何處補查得本縣之田原分上下區上區田每畝科糧三斗下區田每畝科糧二斗八升五合一勺二

抄俱苦重額告減無門合無請明以二斗八升五合一
勺二抄田八百六十頃二十畝六分八毫每畝減米五
合一勺二抄三斗田一萬一千二百十六頃七十一畝
三分四厘八毫每畝減米二合二項共應抵米二千六
百八十三石七斗六升八合二勺八撮九圭六粟尚餘
米五十六石二斗八升一合二勺五抄八撮八圭每年
照數徵貯濟農倉備賑仍候有冊荒勘實申詳抵補則
三十六萬之額賦旣可以無虧而六百里之編氓亦均
受分毫之賜矣奉巡撫都御史陳 批該縣苦心清查
酌量陞科以積餘之米減概縣之糧再餘則備賑冊荒
則抵補公平正大何均如之仰蘇松兵備道再一查妥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畢

照行繳巡按御史徐 批開蘇松道議奪兵備左布政
曹 批餘米二千七百四十石有零抵補上下區賦額
之最重者是矣第下區減米五合有奇上區減米二合
有無不均之嘆果否允協概縣民情仰府覆議妥確詳
報仍候兩院詳行繳

水利論

張應武

吾邑左浸東海松江經其前劉河繞其後黃浦自東南
來合於松江之尾昔人所指以爲三江者皆由以入於
海松江位二江之中載地旣高而江形又直建瓴東注
自安亭港至李家洪縈迂境內百有餘里塘浦左右股
引足於清水而亦無壅溢之患五季以前江鄉號稱樂

土自吳江石堤旣築清水之出於湖口者日微不足以
蕩滌潮沙松江屢浚屢堙議者咸思一大治之廣數里
之江決壅出之口塞傍分之竇曠然爲數百年之規然
而物力不給衆口難調近乎可言而不可行本朝疏浚
者五六公雖廣不踰十尋通不過數十年未足厭議者
之志然是江流通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利他日復堙又
當有任其責者隨時量力以舒目前之急未可謂非中
策也耳目所及惟隆慶四年海忠介公寓賑濟於興作
至誠所感寮宥敬應富室樂助役夫競勸所費官金不
過五六萬疏上海南踰口至嘉定黃渡平陸六十餘里
兩月成江清水奄至葑泥自去當時以爲若有神助非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吳

盡人力也萬歷七年巡江莆田林公接疏黃渡至崑山
千墩三十餘里上流江南亦加闢焉萬歷十五年因水
灾用科臣言特設專官發帑銀以開江爲首務而所任
非人背公營私初至見江尚流通前人之所疏鑿可攘
爲後功於是不酌群言不委州縣不役鄉夫獨任私人
共圖欺罔托言以漸而深惟務築壩曾不運土每車肩
微乾稍削芟蘆即已放水迤邐而東起自安亭至宋家
橋分爲十段九段畢工岸無積土人以爲笑談末段去
海不遠潮勢湍悍屢築不成遂以頑石壓弊自襍築之
費數千金幾成而潰乃試其所製混江龍聊掩衆目而
罷自知不厭衆心頗畱銀還官虛告成功遷官以行而

其所沉木石畱礙江心潮汐依之易爲澱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爲平陸矣自昔開江未有若是役之無益而有害也即今萬姓嗷嗷復思疏浚如望歲焉是須廟堂主張六郡協力非一邑之所能必也邑治以四水聚爲形勢東西練祁南北橫瀝形如十字交貫城中境內塘浦以百計支港以千計東引大海南行松江北引劉河西仰湖澤四面潮汐咸會邑城自松江旣堙清水罕至角楫灌溉咸資潮水宋人引清障濁之法已不可施於今每歲所開塘浦還爲潮汐之所填淤三歲而淺四歲而堙五歲又須重浚亦無一勞永逸之術所可自盡者修浚均節其間焉耳酌塘浦之閒要參以淺深及前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巽

浚之歲月分爲五番著之一籍依次修浚周而復始無得踰越五歲不紊則不紊矣若乃近海之區潮汐倍積出入要道官自重裁所由或有不能待五年者所當別議然一邑不過三四不足以此而并廢經常之規也修浚之際擇民之才幹有行者分段監護必使底面兩傍深淺濶狹咸中程式庶岸不善崩可支五六年以待重浚如此則民力不甚疲塘浦亦不加淤非遇颶風小旱小澇不至全歉此亦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其與開江固並行而不悖也

國朝

為水災懇蠲議

康熙四年

余敏

海邑天災疊遇民命立見陸沉

早職

據災踏勘照得嘉

邑地居濱海土瘠沙浮遍地惟植木棉霍處量栽禾稻

是嘉邑之徵賦全資乎花布而花布總出乎木棉木棉

芸耨於五六月而收穫於八九月若七月則正開花結

實之候也乃今以七月初二至初五日颶風大作霖雨

交加晝夜不息禾稻皆遭衝沒棉莖並墮污泥甚之廬

舍傾圮戶口飄泊四顧郊原悉成巨浸驚心駭目前此

未有當此時值徂秋田功將竟忽遭重災是荒在夏月

者民尚省耕作之費災在秋成者民更耗半年之力所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五

以嘉民之苦甚於他邑即嘉邑之災亦與他邑獨殊合

縣凡遇災荒皆得先期告蠲因各屬俱係稻田止虞旱

而不虞潦故當五六月之候豐凶已可預卜若本縣盡

栽木棉當七八月正值萬寶告成之日而瀕海颶風秋

淫泛濫常在是時即奔命告災會計已定申請無由今

不幸而有此七月初二之災為期尚蚤

早職

痛自刻責

匍匐原野目擊此鳩形鵠面號泣盈途咸乞懇憲具

題謹彙述各詞備由具報仰祈電照垂憐亟行 題請

賑恤災黎俾六百里子遺獲延殘喘回生溝壑萬代永

銜矣 是年得邀

恤糧蠲十萬餘兩人幸再生糧排有本年清完者即於

六年流蠲無一人不沾實惠

蘇郡浮糧議

嘉定知縣
康熙八年任趙昕

查得蘇屬浮糧有故明之所有而今日相沿者有明季之所無而今日始有者考郡志宋時額糧歲不過三十萬石每畝徵米不出一斗之外元至元間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照依宋時舊制大德二年定歲課三十取一延祐末年始增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觔秋糧米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賣鈔二千二百錠然亦不過八十餘萬自明太祖怒吳民爲張士誠固守籍毫家租簿定賦有田一畝起徵至七斗外者故蘇賦視他郡獨重而松嘉湖次之載在王圻續文獻通考未及三年蘇之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五

積逋至三十餘萬石明太祖旋亦悔之曰民至二年不償其困可知將所欠積逋盡行蠲免至十六年又特命減稅凡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准減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雖視初年稍輕顧積重難還蘇州一郡除夏稅之外秋糧增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石視原額已逾二倍以外矣建文嗣立以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蘇松準私租起稅豈可著爲定則於是慨然復古命照各郡縣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此建文二年二月之詔班班可考至永樂盡反建文之政蘇賦仍依洪武舊例載在明政統宗又因徙都燕京輓輸

道遠耗費滋多更浮於洪武時矣所以宣德五年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見蘇州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遂與知府况公鍾苦心調劑疏減八十餘萬石皇明通紀與郡志皆載之又割爲平米法因輸將之遠近爲耗米之多寡歷年遞減三歲之中蘇州得餘米三十萬石又蘇松有軍職月俸一項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至一石忱復與鍾曲筭奏請使之赴領本地得省費六十餘萬石民以稍甦至萬歷中又增遼餉每畝九厘較宋多增七倍較元多增三倍逮我

國家建鼎定賦悉依故明之舊由是蘇松賦額不但不得與他郡等且不得與接壤之常鎮等矣吳民之困以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五

此然不特此也查賦額有明季之所無而今日始有者如嘉邑官布之濫加加漕之偏累坍荒之包賠是也官布始於正統年間周文襄公微行至縣見民間紡織之具知嘉土不宜禾稻止種木棉而以織布爲業奏派官布一十九萬疋每疋準米一石後割縣地立太倉州分去一萬五千疋正德末年江南大祲以嘉定獨受官布之惠宜興借去一萬疋崑山借去四萬六千疋時嘉定所存官布除派折色布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疋每疋折銀三錢徵解外實派本色布九萬五千五十疋每疋連價扛銀三錢該銀二萬八千五百一十五兩此舊全書所載今新定全書於九萬五千五十疋原數內順治

九年改折布八萬四千一百九十八疋每疋折銀六錢
除原編三錢外加編銀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兩四錢
康熙元年又改折布一千一百二十一疋五尺六寸每
疋折銀五錢除原編三錢外加編銀二百二十四兩二
錢三分五厘本布扛墊每疋二分今每疋四分四厘又
共加銀二千二百八十一兩二錢共計加價墊銀二萬
七千七百五十八兩八錢三分五厘又每兩編扛銀一
分四厘解費銀二分夫既折則編解扛足矣何用復加
鋪墊即解本亦加墊扛足矣又何用復加解費重疊加
派與文襄設法惠民初意失之遠矣况官布一項萬歷
年間派法原係同金花銀合算銀數七州縣均派祇以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五

嘉定係產布地方儘派官布而不派金花今各邑金花
米每石二錢五分解價仍舊而布折加增一半此應照
七州縣均編以除偏累者也至加漕一項自順治十三
年爲始查起運漕糧每船例有行月向在南糧項下派
支順治十一年奉有本折均平之旨是時米價約一兩
外而所給折色止三四錢不等運丁困苦莫支致衛官
陳勲等具奏疏請隨奉部議半本半折定價行糧每石
一兩二錢月糧每石一兩若遵舊例自應南糧內儘數
派撥倘有不足則動支正項以濟之乃戶部疏稱不得
擅動本部錢糧故江安糧道遂議派之於民但行月二
糧例派水次隨漕兌支是有漕運本色之米始有行月

折色之銀如嘉定高淳安東興化泗州溧水等六州縣皆因地不產米漕糧向徵折價既無漕兌則無運丁無運丁則無行月明矣其不敷銀兩自有原派之州縣隨本給折始合均平之例今不派之於各屬徵本之地而獨派之於六州縣徵折之地偏枯滋甚所稱均平者安在乎且也省會見運漕船一千二百七十四隻行糧折色仍在南糧內支銷月糧每船加給銀三十六兩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獨嘉定一縣派徵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兩零查嘉定漕折正銀止七萬三千九百三兩而加漕每畝科三分三厘使在江北州縣又不啻一畝之正課矣民力有限何以堪此無厭之徵乎若夫

坍荒田糧嘉定因海潮衝激沿邊田畝坍漲無常向者以漲補坍縣額可無虧缺順治四年添設蘆政衙門另徵蘆課止有新漲陞科並無坍額開豁先年坍缺平米一千一百餘石已派內地均賠今之烽墩公占坍缺尚無抵補現在詳請候題而楊家嘴一帶正在波濤洶湧豁沿海災黎將有不勝其困者夫以賦額之日增如此布折之倍加如此加漕之偏累坍荒之包賠又如此設使徵糧考成處分猶寬爲之有司者猶得於催科之暇愛百姓以自愛其功名而今也處分太嚴欠及一分者罰俸欠二分三分四分者降級五分以至六七八分者

草職官不能徵而蒙叅罰之條民不能完而受追呼之累如是則地方安得而不日壞人才安得而不日抑哉然則爲今之計將如之何查宣德四年蘇松等處遠年拖欠每絹一疋准米一石二斗苧布一疋准米七斗棉花一觔准米二斗任土所出以補稅此折變之例也隆慶二年應天撫臣林潤謂各省糧額以夏稅秋糧爲正賦其餘爲雜派惟是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貫徵之曰平米蓋以蘇松錢糧浩繁分之則名目易混且江北以麥爲秋江南以木棉爲秋所以明時夏稅獨行於江北而蘇松則總開徵於九月名之曰壓徵蓋因時之產以起賦此又壓徵之例也萬歷元年見年錢糧俱於當年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五

報完其先年拖欠總計以十分爲率每年限完二分名之曰帶徵亦用一緩二之遺意此又帶徵之例也今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蘇松又居其最則正糧雖重未可輕議除減九厘地畝雖因添兵暫派然各處均派未可輕議復古但官布改折獨爲嘉定一邑之累加漕一項本縣旣無漕運之米反賠通省貼運之糧不均莫此爲甚儻蒙 憲臺俯察下清力爲申請 題定悉遵舊

制隨漕兌支併坍海賠糧急賜蠲豁而又裁酌從折變壓徵帶徵之例則所以責成於有司者十分之中旣有三分之餘而所以徵求於百姓者懸欠之中又有多方之變通是况公復生乎世而文襄再見於今也生民幸

甚卑職幸甚

請查漕項舊例以蘇民困議

知縣 陸隴其 康熙十四年任

竊惟漕糧藉衛軍以濟運衛軍藉行月以自資行月舊例均派於各州縣未嘗專責之一方也今查江南嘉定編有蘇太鎮三衛運軍行月糧折銀五千六百六十兩零此各州縣所無而嘉定所獨也考其由來起於順治十八年總漕蔡因各省衛運軍行月口糧半本半折折價不敷疏請加給務期本折均平部議行糧向係本色今改半本半折每石一兩二錢月糧向係本折兼支除本色一半外折色一半舊額每石折銀五錢今改每石一兩此加增之銀止應從原派折銀州縣加給或均攤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論議

奏

有漕州縣可也乃竟永派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就六州縣中嘉定之爲數獨多始則奸蠹乘機橫派至五萬三千八百有奇後因里長倪國柱陸秀德等赴京叩閹得減至二萬六千七百有奇查嘉定當年本爲土瘠無米而折漕今反爲土瘠無米而倍漕既供原派蘇太鎮三衛之行月又增派省衛之行月初派之時衛軍得之望外赴縣支領或俟之春夏或俟之秋冬小民得以從容完納尚爲緩項今則編入考成隨漕支給刻不容緩遂爲急項初派之時軍至縣支領尚爲存畱之項所給不過正額今則彙解糧道給軍遂爲起解之項初派之時民力尚可支持今則勢窮力盡難復

支撐此瘠土窮民萬萬不能當也竊思江南數十州縣若以此二萬有零之數均派各州縣所增不過毫末若萃於一縣則極重難堪伏祈查從來漕項獨累一縣之例酌議均派使軍額不虧而民困得蘇有裨於民生國計不淺矣

嘉邑加增錢糧議

康熙三十一年任知縣 聞在上

從來則壤定賦自唐虞三代以迄今茲普天下率土爲王民則輸公賦此上下一定之分而亦理勢之自然也顧田自上中下而賦因有重輕國家遇大兵大役常賦不足以供勢必出於加賦從賦之輕者而稍加焉則輕者稍重矣從賦之重者而稍加焉則重者更重矣况一

寶山縣志

卷九上論議

五

加再加而更有他邑所無一邑獨加之事則重者不勝其重而民困爲已極矣嘉邑濱海地高旱不宜禾稻而止裁木棉明季未折漕以前百姓逃亡一邑幾成廢墟自永折而民始安其居樂其業於一郡八屬中稍稱寧阜而今日又非其舊矣自鼎革以來屢遇軍興難免加賦現今錢糧較之明季萬歷年間已加增至數萬就數萬中則官布與加漕二項已居十之五六然官布之徵猶曰此舊款項也加至二萬八千之數是從少而加多也若加漕則非舊款項也忽有二萬六千餘之數是從無而忽有也民力幾何其能堪此在初奉 命蒞此土即怒焉傷之其事始於省衛之蠹弁與本邑之奸惡構

挽而成今已爲不可救解之局上以之催徵令以之徵
解欲少一分不得欲緩一分不得也聞明季折漕之時
遇隣邑之賢相與本邑之賢紳昌言同朝抗疏黼座故
得救民於湯火今在上吏此土目擊時艱雖抱痾瘵一
體之戚力不能爲嘉民紓此重困其惟彼都紳士致身
通顯居侍從臺諫之列爲六百里桑梓請命一旦奉俞
旨而蘇積困是則下吏與小民同額手稱慶者也

書

明

奉兩臺論折兌書

徐學謨

竊諗鄙邑之憊久矣蓋自萬歷己午之際天時人事互
糾交推展轉釀成以階大厲坐是遺黎化爲溝瘠田野
鞠爲蒿萊四郊一空兩稅無措當事之人莫可奈何不
得已始有折漕之請賴司農如議竟得俞旨聞命之日
歡若更生且司農之令曰若歲歲能輸許歲歲請折其
爲嘉定建置長利慮至殷也故數年以來有司承奉恐
後即屢遭大祲而左支右吾矢完常額自謂可幸無罪
不圖今歲驕暘殺稼匍匐捍救無暇上控頃聞漕派猝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五

領則嘉定亦概坐平米士民間之不勝驚惶哀籲狂奔
如臨鼎鑊此非上之爽約而由下之急事也夫復何尤
哉顧鄙人所患者不在目前而在日後夫大江以南必
無不栽秧之歲今滿目焦枯引領蠲賑所至皆然何獨
嘉定反愁兌漕也而嘉定之所以不能兌漕者說者第
知地不產禾米無所出此亦其小者夫蘇州之有嘉定
也猶方輿之有沙漠也其間膏腴陵瘠之相去奚啻倍
蓰兼之疏濬之費風潮之警又他縣之所無也且以畝
稅計之嘉定之上田歲租不過八斗其下七斗六斗以
至顆粒無收者尚未暇指數在他縣姑無論一石五六
斗者中田之租亦一石二斗假令以四斗輸官而其餘

八斗皆已物已不盡種嘉定無糧之上田乎而乃使之比肩而作首是以寸株而當豫章之用也其不敵明矣然自國初至今垂二百三十年猶能勉強支撐令虛邑之名尚不墜於版圖之末者何也爲其公私之需不在土之毛而在民之力也夫出作入息人之常也嘉定之生作晝固晝也而夜亦晝也曾少輟乎朝饔夕殮人之常也而嘉定之日給朝謀其夕而夕謀其朝也能常飽乎然則爲嘉定之民者艱難亦甚矣而積疲之後遂見往年巳午之光景日今雖蒙煦育而沉疴旣久詎得全甦一旦使之重應漕規吏如數而驅之兌軍操挺而勒之盈空釜索縻即巧媳不能爲之計於是惟死徙而已

寶山縣志

卷九上
書

卒

所幸仁人在位必能扶持而全安之而臺下更以豈悖神明填綏南服激濁揚清平徭均賦所以計安百姓者已不遺餘力而茲士民所控實出於勢之所急而情之可哀滿祈轉奏畧爲調停太倉之粟似無藉於寸土之供而本固邦寧亦廟算之所當畱意也伏惟矜照施行諸感謝之私不敢混瀆典記惶恐惶恐

奉漕臺請止兌運書

殷都

近奉部札內稱倉場總督以太倉見米不滿三年之蓄要將額派漕糧俱徵本色兌運詳覽原題止爲地方災傷暫請改折者故部覆亦云自今以後非遇大災不許擅請而非謂屢奉明旨通行改折且著爲定例如本縣

者也蓋緣本縣海潮壅塞積沙成阜水利盡廢溝洫不通不能種稻盡種棉花每及漕期則以花織布以布買銀以銀易米而他縣非糠粃浥潤之米不至嘉定故民以米兌軍則苦於勒耗之過當及軍以米上壩則苦於腐爛之滋多當事者目擊其艱曲爲之處奏將本縣漕糧盡數徵銀解部獲奉俞旨及再奏得請則永許改折矣而先後部覆一曰嘉定縣濱海瘠土不堪稻禾要比山東河南湖廣事例佶當酌處聽其隨年題請一曰嘉定一縣僻在海隅地土不堪種稻向議三年一題近復奏乞永折臣等再三叅詳相應依請蓋自萬歷十一年始請二十三年再請蒙恩加惠已十六年於茲此與遇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七

灾偶題暫行旋復者其事例不同也今原題云除舊例一十七萬七千七百餘石以外則本縣似不在所除之中但查得嘉靖十一年以後湖廣以護軍折三萬七千餘石河南以水患折七萬石而山東之七萬石則以地不產米也此與本縣事例相同何獨嘉靖年間之旨則爲例而萬歷年間之旨不爲例乎此必原題但據會典所開而本縣奉旨在續修之後未及載入此例耳夫以三百七十萬石之內更折十萬而未見其損以一邑一歲之內得寬十萬而大受其益執政大臣固宜仰承德意惠此窮民也據稱太倉之蓄不足三年若本折兼支米用其半耳而軍士折止五錢漕糧折必七錢是本縣

歲輸二萬兩之美銀太倉亦歲增四萬石之折米孰與
兌運贈耗徒飽乎漕卒哉且今日國家之計米固當多
儲銀亦非常物京倉米不滿三年之蓄而京庫銀亦無
一歲之餘是折米固以便民徵銀亦以紓國實兩利事
也况本縣數年以來民不習兌官無漕規倉廩之類廢
已久斗甲之裁革殆盡一朝議復百費叢生又徵銀則
民自投櫃官自解京一無擾害若徵糧則必用糧長必
報大戶必審多人而刁軍悍卒橫索贈耗尤然官被凌
辱民遭捶擊往時常毆死一人漕軍因而擬罪者不獨
糧長破家已也是可不爲怵心而動色者哉伏惟臺下
爲國家任歲漕重務亦必爲斯民計久遠利便儻據歷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奎

年事例回咨本部仍徵折色免派漕單不過一加之意
而已而十萬戶之生靈不即填於溝壑六百里之井邑
不復化爲邱墟豈非再造一方之盛事哉都等不勝哀
懇籲望之至

代遺王都御史書畧

歸有光

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鬩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
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
粃之襍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之重不容有所縱
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懼鼓舞嘆頌
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
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

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挪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徑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徑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於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蘇州復有僱船之

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腳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兌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腳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

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况過江腳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僱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僱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揀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啟長運爲兌運之漸也明公卞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尙望於常格之外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深懲之也况兌運一事所繫匪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寶山縣志

卷九上

書

與朝士論嘉定復漕書

侯峒會

崇正十五年五月某頓首白敝邑嘉定去京師不及萬里然其縉紳之仕於朝者蓋寡其民終歲無飛芻輓粟之事奔走於輦下間僻之地此其所習也今日死亡之所迫乃至率其父老子弟干冒炎暘出於齊豫淮泗盜賊之境而上書叩九閭斯已苦矣某雖不得匍匐以從亦將有所言於執事惟執事聽之敝邑成治不過五百年蓋濱海之聚沙也沙田不可以稻惟樹木棉可以爲布規百里內外多紡織之具而寡車牛農器茨廩之屬

民抱布易銀則可以供縣官租稅非是者且不可以餬口高皇帝初定天下漕米嘉定亦與焉其時賦廉而穀賤民易而力行之至於成宏間天下方太平也而敝邑百姓獨死喪流離殆欲廢縣三吳大吏上言者數十輩至顯皇帝二十一年乃始定制永折垂五十年愍皇帝天啟中復有暫兌一年之令邑之人沸然奔走請命即得報罷此敝邑折漕本末也頻年以來江南大旱蝗天灾流行何國蔑有敝邑雖在樂歲其得於天者最寡及其降灾也而得天最多則地不產米之故也是以家有糠覈謂之膏梁易子而食者雖重刑不止陳尸載途國如侈厖海中之人剽賊四出民不聊生久矣去年九月

詔書下郡邑亟復嘉定漕米之半凡五萬三千二百四十六石民聞之震驚如鳥獸散殆不可止當事者知此令之未可究也乃疾馳奏請免於朝不可得又有麥代之議當事所以誘民者百方搜其金錢輦而糴麥於淮上又海運以至京師民雖驟取其麥之值無笑而尤未嘗身親兌事故相與忍而就此然所以忍而就此者亦爲奉詔在秋冬之間迫於轉運之限君門萬里卒不及控耳豈謂敝邑之漕果可復其半而所謂以麥代者尚可一而至於再乎今十五年漕事又至矣敢不痛哭言之夫敝邑漕兌有不可復者四事而大要不在此何謂四事有糧則有船置船非三萬七千四百餘金不可一

難也有糧則有運軍有運軍則有行糧非一萬四千九百餘兩不可二難也有糧則有倉倉廢久矣更欲築之非三千一百餘金不可三難也有糧則有運河敝邑水道如綫開濬非四萬三百餘金不可四難也此四事者當得九萬五千餘兩出之官乎出之民乎而所謂大要不在此者則且未暇論夫貯米之倉運米之船夫河道即使有倉可以供委積有軍與船可轉運數百萬鍾有河道可通數百萬艘而終未知此五萬三千餘石之米何自而出也夫朝廷責半兌於下邑將謂其有米而兌乎抑無米而兌乎如謂有米而兌則千年烏鹵何以忽宜禾黍今日大祲之後十室九空雖欲求昔年種花刈

豈之人尤將煩賢長吏數月之生聚而况責以不禾之稼哉若明知其無米而兌則朝廷必無此忍人之政且或花豈所入果有奇餘可以仰糴之境外又必境外之邑皆大有年粟如邱山無遏糴之事而後可也且夫天下之大其改折者不獨敝邑也如泗州桃源之地折價一石五錢止矣敝邑漕糧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石獨折價一石七錢則是一年恒多二萬金之入也崇正十年又加至九錢則是一年恒多四萬金之入也於民事不可謂不終而民力不可謂不竭矣敝邑自改折之後通計歲輸十六萬六千餘金於官遼事既起三餉派遞又加十萬餘金一年國課幾及三十萬蕞爾敝邑乃足

以當海內數郡主計者何不畱此一方爲朝廷外府而必欲盡驅之溝壑他日雖欲取盈其折色尙可得耶某等辱在士大夫之後豈不知關外未平軍需孔亟然伏見二十餘年竭四海膏血以餉關寧而未聞一旅之精一城之復頃松山失守又見告矣區區五萬餘石之糧於關門曾何有萬一之濟而徒使海濱赤子遂至於不可言執事何不深長思也今天子視民如傷敝邑之事發於朝論非天子之意雖在執事亦當有不得已者然竊聞忠臣之謀國惟其信而已信於君而不信於民雖甚利勿舉信於民而不信於君雖無利猶將行之今也取五六十年永折之規而驟草焉其不信於民也大矣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七

且使天子之意謂計臣多才能坐致糧五萬餘石而令下未幾遂有號呼以干天聽者此非所以信於君之義也於君無更張之利而民有其害執事其謂之何某不敏然從我先人與聞敝邑之事者數世矣是以敢代我父老子弟極言之惟執事垂納焉戒更制而思轉規以惠敝邑三吳幸甚國體幸甚主臣

與程我旋大司農書

崇正丁丑

侯峒曾

今天下合九邊四海所倚命之將士一以儲胥爲命農臣仰屋衿露肘見殆不忍聞而田野細民不惜巧炊但愁箕歛加派之令二十年來凡三四下至每畝一分二厘極矣而去歲盧總理易其名曰因糧輸餉其言曰糧

不及五兩者聽即以江南四郡而論要其實乃是每畝驟加一分凡有田而糧不及五兩者固無幾也則通計一畝加二分二厘矣民堪此乎又加編之檄未到而郡邑先爲那移究竟總理軍前未得銖兩之用徒聞各處督撫借防援名自銷支耳又五兩之說派法不齊一郡縣間千蹊百徑以肥胥吏之橐尤甚無謂不知老先生入莞權衡竟可爲元元請命蠲此徵乎抑稍爲釐節如總理第二疏亦有二錢減一錢一錢減五分之說也若蕞爾敝邑名隸吳郡實海濱沙瘠不當海內一中縣而賦役之重或相什伯土不宜稻家無粒米往者循例兌漕逃亡幾盡合官民君相三十年之疇咨得從改折存

此予遺而邇年爲京庾告匱幾搖復定者再此不敢不以告之老先生有永折書一冊先君拙序在焉至若官布一項國初有派無徵周文襄公憫敝邑磽薄特題另派以示寬恤豈知向之至緩今爲至急自今以後百姓不敢復望尺寸之蠲而前此數年未經詔赦者檄催如雨雖有殷陳之積亦不能以一歲了數歲之逋也寬假調停亦惟仁人長者加之意耳某茫昧書生不宜妄有陳說顧以爲事關桑梓未宜默默又素辱忘分之愛似以爲可與言者故力疾冒布其愚伏祈寬容下采葑菲某無任悚切之至

公袞趨朝不遑追送竊獨奏記東南民力仰塵五懷而復嘒嘒於敝邑官布折漕二事伏荷響答藹如條風不自意若窳小生見採於仁人長者若此然惟時亦止謂官布積緩一時難急折漕永利百年難變而已不圖遂有永折地方每石驟加三錢之說也老先生未到部時則已得旨飛檄四出矣敝邑萬姓惶懼奔走告之兩臺兩臺深維時勢上書爲民請命今事在老先生此皆嘉氓自死之生之會也而某辱在幘幪之下尤復有陳者蓋他邑加折非所敢知獨嘉定原額每石七錢已處極重今又增三錢則每石一兩矣若以爲米貴價高隨時增益則宜向產米之地而索之不聞海濱積鹵亦可同

日而語且於當日改折之義謂何也七萬餘金之額驟加三萬二千有奇幾半原賦就使戶盡陶朱孰能堪此二十年前通邑之糧有停有緩官民得以通融厝置今如布縷之役亦且盡徵而軍興加賦又在其外止此南畝止此小民有何神運鬼輸之術再供朘削耶且頻年加派日引月增亦不過自三厘六厘漸至一分三厘而止近日因糧輸餉以敝邑計之不啻每畝驟加二分五厘矣熒熒下邑骨盡髓枯勢必不能取盈急之恐且生變若使其畢命筆管展輟溝壑則憂在黎民若急此虧彼上關考成則憂在官府萬一挺而走險無民且無賦則憂併在朝廷伏睹明旨亦云量增如敝邑者正宜首

在量之之列即兩臺所援一錢之例亦萬不得已仰塞明綸而豈謂垂斃子遺果可勝任也伏惟孰籌利害立請蠲除豈惟嘉氓子子孫孫拜噓枯吹生之德而已某無任瞻仰迫切之至

國朝

與趙邑尊恤災荒書

庚戌仲冬

蘇淵

某身處賤貧言如鴻毛何足重輕然親承德音知老父母愛民如子弟憂民如飢渴何忍隱其言而不發乎顧今歲之荒不得不激切陳之他邑之荒當夏初而即見

寶山縣志

卷九上

辛

上臺之耳目已悉嘉邑之荒至秋冬而始甚上臺之聞見未經蓋嘉邑爲沙瘠之土種宜木棉稻居十之一二其餘皆木棉也木棉收穫常在八九十月今歲爲夏潦淹沒至九月將盡棉花未開人心皇皇忽於九月二十六日颶風動地妖虹亘天白龍晝見花苓悉墮間存一二繼以嚴霜連朝糜爛僅見枯條是荒在他邑者絕望於夏前反無耕作之費荒在嘉邑者絕收於秋後益耗以半年之血故嘉邑之荒甚於他邑而報災之期嘉邑獨後苟非爲民父母者痛哭直陳誰爲堂高之叩乎雖九閭萬里荒額已定明知告之無益也然大開蠲恤出於朝廷之浩蕩量揆緩急存於上臺之撫字即曰用一

緩二先賢之言難行今日求緩於目前則歲終已逼恐累考成之責求緩於明年則酌餉量撥或可暫減春夏之徵矧嘉邑折漕一項即各邑之漕糧也嘉邑因地不產米改爲永折乃數年以來自預徵之令一行舉折漕之銀亦派徵春夏通計漕折銀共七萬四千有奇在他邑漕糧至冬始兌而嘉邑則先期追比上下交困實由於此况漕折外又新增加漕銀二萬七千之數加漕爲運軍行月糧本以佐運軍行月之需則此項自宜隨漕起徵今皆開徵於二月合二項共十萬一千有奇即不遇災傷較之他邑嘉邑不無向隅之泣甚以天災萬戶如洗拆骨何出古人不難痛哭於君父之前恤民如老

父母豈難直陳於上臺之側倘云各餉撥發歲有常規不能驟減則康熙四年之災已有行之者矣况康熙四十年之災尚未甚於今日目前秋野旣荒三冬之杼柚已空花不遺種來年之耕播何出此皆地方目擊之憂老父母愛民如傷萬民仰命慕藩臺以魏科而歷親民社治績旣著於八閩膏雨必遍於三吳福星初照繪圖上聞重以賢父母之聲望必蒙採納蓋今之上承督撫下親民牧中操錢糧之樞柄者莫若方伯從此痛陳以圖入告是亦救荒之一大機括矣在目前縱不能即邀蠲赦來春縱不能即議停徵顧酌餉量撥將折漕加漕二項照各縣漕糧事例寬至秋期是減一分則減一分之

敲朴即寬一分之民命亦即寬老父母一分之焦勞也
事關桑梓不禁激切忘其狂瞽幸賜原宥

與友人論吳膠文獻及遺民錄書 朱子素

來教商及著作夫著作則何敢言但弟所一二抄輯補
綴者不得不一就正之弟向欲裒歷代藝文都爲數百
卷旣而曰昔人選輯豈少我哉獨南宋缺文鑑然東萊
之筆易續也元文類蕪穢闕畧大可增定然亦未暇乃
斷自明始自洪永迄崇正人各爲編以時相次大意竊
取先正以金華烏傷爲大宗以東里西涯諸公爲世嫡
而以晉江毘陵崑山諸公爲繼起之子孫三百年間人
以文名者不敢妄訾一人而實以篇章之去畱爲進退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七

文以人傳者不敢偏拘一律而終以宗風之同異爲重
輕雖德功分途正變易位作者精微淺深固難一概要
於門庭經竇之間必有峻防焉寧爲真宋元無爲偽秦
漢則弟之大旨也但以家少文集世乏郵筒繕寫即難
編摩匪易則亦姑定其規模以俟異日而已若吾邑文
獻豈忍泯闕弟欲以一集分前後編前編徵文後編徵
獻徵文者以文從事始於宋之創縣卒於明之崇正凡
有關於邑事邑人者分類而入徵獻者以文從人則各
因作者之詩文而排續之始於國初王徵士終於乙酉
殉難諸公多者大篇廣幅少者殘章剩句其人姓氏仍
各系本末如小傳吾邑文派自崑山前乎四先生時

如傳元凱之材畧張茂仁之經綸潘子實之理學龔子
完之政化皆熙甫入室弟子今讀其遺文軼稿如覩熙
甫而湮沒無傳莫有知爲歸氏之學者以此汲汲焉心
摹手追而并不能無遺憾於婁唐諸公也若遺民錄一
帙不敢自附於桑海遺民之末然竊有志焉蓋以此書
乃天地之心國家之元氣也本之二十一史叅之天下
志書二十一史已得四百餘人矣近披一二通志府志
便有纍索爲國史未載者推而廣之其倍於四百可知
也其間因人起例同歸殊塗請言其概約有七焉夫徬
徨故君叫號欲絕遠如首陽之採薇近如河西之補鍋
如是者應謂之孤臣匹夫慕義不必析圭擔爵周有魯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七

連之蹈海宋有唐鈿之掩陵如是者應謂之高義一身
恥事二姓守死善道可也不爲莽大夫不爲祿山吏如
是者應謂之全節國恤家讐世祿尤甚博浪之錐以五
世相韓東籬之菊以先世仕晉如是者應謂之貞孝若
夫哲夫掛冠於將亂貞臣脫險於從亡其智不可及也
則謂之知幾辭徵聘於朝谷暮陵之時遵時晦於躬耕
讀書之日其道不可窮也則謂之潛德更有江湖散人
山村野叟事蹟不存姓名俱滅其意莫知所謂不可強
屬何門要之鴻飛冥冥弋人何篡寧非逸之至乎則謂
之曰散逸此七錄者可以勵學守可以維世教呼天下
以禮義廉恥而使之各有所歸者將在是也請以質之

吾子

寶山縣志

書
卷九上

書

序

明

改折漕糧書冊序

徐學謨

揚州厥土下下吾鄉居揚州一隅賦額特重歲供幾當天下之半然而民能勉力委輸猶幸不困者以下下則宜稻也嘉定瀕海磽瘠不下而高土不宜稻况潮汐四通則溝洫易淤颶風時作則蕩析爲虞余生七十年來所見全稔之秋猶未數數也民以農隙濬渠農時耕作計日占風廩廩望歲所產木棉蚤夜拮据以布易銀以銀易米而後以給賦稅歲之所入不及他邑之三而勞苦倍之每兌期將及則米價騰湧悍軍刁擲則贈耗橫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七

加以二石之費完一石之課猶懼不能民不堪命可知矣歲在庚辰以後旱澇頻仍民苦罄室瘠土更甚勢遂不支逋負者多漕事莫辦將逮一人一人亡命責之里胥里胥亦亡責之戚屬戚屬又亡甚且舉數區之民無一戶全者爾時有司政尙束濕袖手縮舌無可誰何乃貸他稅之入銀萬計以完漕事而漕病去者不樂其鄉去不遽歸出郭東西望極目蒿萊則來歲之漕又病兩臺適至目擊時艱詢民疾苦民以其情告謂惟漕折銀便事非上請不可父老瞿仁吳應麟封坊等蒲伏闕下大司農海豐楊公讀其狀惻然憐之下其事於兩臺兩臺稔知民情也僉以爲宜於是始奉命改折仍令三歲

一請懼民之怙恩逋賦也今行之九年凡三得請而嘉
民亡者復還蒿萊者漸闢矣顧久羸之民仆而難起天
行之數未有已時漕折間有逋負者熊侯涖邑六載而
以催科住俸之日十居其三蓋空釜索糜即巧媳安所
措手哉侯慮積逋未清則改折難於再請而漕兌既復
則疲邑何以爲生欲宣隱情播之當道乃稟部院道府
先後文移及疏奏書啟彙而梓之而屬叙於余余豈其
桑梓之私圖顧惟國家仰給東南以嘉定磽瘠不幸而
賦與他邑等埒苟不曲加體惜概徵漕糧民將不知所
終矣語有之曰竭澤而魚明年無魚况涸轍爲魚幾何
也當事者誠爲下邑計長久則改折倡當永定不然而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徒以困吏吏惟有與民俱困耳豈國家之福哉

補刻章氏韻學序

殷都

章氏嫺字學邑有其書已漫漶不可讀半且逸而購乞
不已掌故者莫以給高侯曰即吾未能一新之姑補亡
焉而次第議也剗剗告成以末簡授不佞序曰夫存教
化傳禮樂所以行遠及微者文字是也六釜逃矣蒼頡
所制僅五百四十字云史籀篇亦止十五暨斯篆邈隸
出而漢楊雄采輯之作訓纂遂餘五千三百許慎說文
既益以萬野王玉篇數更倍焉今章氏所收則萬四千
六字矣字者字也孳乳而浸多也信矣字浸多而字
之學浸以廢亡論保民即尉律闕如也秦吏猶通爰

歷漢童子亦業凡將就急而後之逢掖曾不知蒼雅謂何毋乃固陋不可觀乎封泰山者七十二家而仲尼讀其文皆異聖雖神解亦繇博習今六藝不通而詭曰安事小學嘻可笑也且也文字生則聲韻出始一終亥文也始東終瀆聲也總之字學不離兩端而孫炎字音沈約類譜今復有講求者邪然則浮聲切響疾宮徐徵素非妙達臨文焉取昔徐鼎臣兄弟嘗取說文以四聲分譜頗便檢閱而識者病其不該章氏此書例取徐氏義直諸家其集成十有三卷凡舉一聲而四聲其及三聲二聲絕者悉按五音次之又字加訓故苞括品類精古綜今別爲直音七卷則專主偏旁系之反切使劉棻愛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奇曹髦駭異者莫不拊覽若習舉誦如流斯亦博文之西室遊秧之南車也庸可廢諸顧不佞於茲不無慨然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也可乎仲尼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近世吏道類皆迂濶儒術能明憲令治爰書則見以爲才云爾侯朞而政成矣而長文汲古猶若不及是夜也俾前修不泯後學有興雖仲尼所稱何以加焉傳曰同文匠績是將大理刊書啟衷有用廣化斯侯之所爲置心也夫

資治通鑑補序

嚴 衍

余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於通鑑全書自是以來無日不通鑑也怒而讀之躍然喜矣憂而讀之欣然樂矣躁

而讀之悠然恬矣寧有終日不食之時未有終日不讀之時也客或問曰子何所爲而好之若是余曰僕亦何所爲哉世嗜酒色者愈溺愈深浸淫成疾而不知悔也余之於史亦若是則已矣然則能記誦乎曰余資鈍不能記誦亦不求記誦也不能記誦又不求記誦則好之何益曰惡是何言也子見夫人於飲食朝而餐晝而饑矣晝而餐暮而飢矣夫豈以飽之旋飢而謂飲食之無益於人也然其爲益亦可得而言乎曰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譬如食蜜甘芳自喻吾亦何能語子雖然可得而舉侶者大約有二一曰尚論尚論者取古人言行謀爲而斷其成敗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以古事質之古人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夫

也一曰反觀反觀者取古人善惡是非而勘我得失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此以古事質之吾心也上下千古其人雖遠吾如登其堂焉吾如見其面焉吾如披其胸焉吾病愚則凡明者皆吾師也吾病怯則凡勇者皆吾師吾病懶則凡敏者皆吾師也吾病褊吾病吝吾病不斷吾病器小而易盈則凡廣大者好施者果毅而淵深不測者皆吾師也不然有人焉如吾愚如吾怯如吾懶如吾褊且吝如吾不斷如吾器小而易盈吾見其人如見吾焉一見而愧再見而悔三見而痛心切骨夜半長喟則亦吾師也故有時欬然解頰有時渥然汗下有時頂門一釘有時股後一刺所以反覆纏綿暫舍而不能

也雖然書不讀不知其善書不熟讀寢處而沈酣焉亦不知其病余於此書始讀之但魁宏深廣肆如臨海望洋未能見其畔岸也再讀之始得窺其堂奧窮其源委見去取之謹嚴義例之精密褒譏得失以發後人之志考較異同以辨前人之非有如范燿所謂體大而思精者既三讀之四讀之時魁百中一漏全璧微瑕迺緡歷朝舊史而一一對勘之見備者固十之七八遺者亦十之二三甚則前後不符彼此相戾以至魚魯傳訛賢愚失實徃徃有之况通鑑之作托始於三晉之濫封以正名分也漢魏之際獨非名分攸關乎乃帝魏而黜漢至以諸葛入寇爲辭蓋謂昭烈之於漢族屬疎遠不能稽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堯

其世次耳然春陵非遠裔哉光武可以繼西京之統昭烈何不可以續東落之桃不惟此也周社雖亡秦命未集昭襄雖強猶齊楚耳而遽以紀年朱溫毒浮於地敬塘貽殃萬民是梁晉之罪甚於黃巢世有魯連必當蹈海矣而儼然帝之唐漢之興彼善於此然南唐西蜀華姓棊分彛不兼夏難稱率土郭柴繼統其人華矣加惠蒼黎其政善矣北畧至關南侵及江其地廣矣要之北漢未亡則亦猶之蜀漢也故周赧入秦七雄分據改稱前列國唐昭隕洛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宇宙異常之變而大書紀年王莽之篡雖黜其帝號而稱名亦猶大書紀年是皆以正朔歸之也故二媪之紀

皆稱附載王莽之絕年號細書此紫陽氏筆削之旨亦不肖衍竊取之義也請更言其概朝綱國政輯之每詳而家乘世譜輯之或略然畧者固畧矣而詳者亦未必皆詳偉人宏議記之較備而隻行微言記之或少然少者固少矣而備者亦未必盡備事多提其大綱刪其節目乃節目過刪而大綱亦或不明文多錄其體要剪其枝葉乃枝葉過剪而體要亦多不暢至觀其所載之人顯榮者多而遺逸則鮮矣方正者多而俠烈則鮮矣丈夫者多而婦女則又鮮矣方內者多而方外者絕不及矣余以爲士之窮通命也季孟居三卿之中別顏閔在徒步之列顯者豈必盡足述晦者豈必無可稱乎人雖

微也道則尊矣吾補之緩急亦人所時有士方在困厄得一援手便可白骨起肉彼施施者乘堅策肥覩人入穴而嬉笑自若獨有人焉奮義慷慨探沸湯而出燻雞視彼無氣無骨者何天壤哉吾補之風味遊女雅傷棄婦聖人猶不盡刪况或以幽閒之姿樹淑慎之範或以婉孌之質矢泉壤之誠誦其遺編聞其餘烈謂不足以風乎吾補之道何往而不在如謂六經之外無復妙理聖教之外無復異人則天地生物亦僅生其大常無奇如水寒火熱木然石堅者而已矣何以復生溫泉寒火不燼之木溫柔之玉也哉彼二氏之祖盡性至命幾欲與尼父駢駕即其後瑰奇卓越冲虛恬澹之流亦足破

醒迷情振起末俗吾補之溫公又以爲了不語怪凡事
涉神異悉刪而不取然怪之興必有所由神降於莘石
言於晉未必有國者之炯鑒故余亦間取其有關興廢
者補之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
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節欲修細行則拾往
哲之餘芳論事者因其大綱以詳其委曲談文者因其
體要以擷其菁華人無隱顯道隆者爲師行無奇平濟
物者爲尚丈夫而婦女可醜也婦女而丈夫可學也遊
於方之內者我觀其禮遊於方之外者我觀其意亦何
人非我師何事非我資哉若夫編年之書始於左氏紀
傳之體闢自馬遷二者異制而同功通鑑之編年亦已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踵左氏而大暢其風矣余又從十七史中節取古人之
遺芳逸美堪爲師法者或於其進身之始或於其謝事
之年薨卒之日畧叙生平以倣子長之例使一書之中
而立傳編年其體兩備蓋始事於萬歷之乙卯告成於
崇正之戊寅二十餘年之精神無他用也夏以油紙藉
臂而書汗流自頂至踵不暇扇也冬則硯凍未融必火
烘日曛而書之不敢輟也余豈好勞而爲此哉誠欲求
爲君實之功臣耳尸子有云屠人割肉則知牛少長弓
人斃筋則知牛少長離人裁骨則知牛少長若以此問
聖人聖人豈能知之夫聖人之不知固不以是貶聖然
豈可謂屠人弓人離人之知不足以補聖人所未及哉

今使余與溫公比德絜功與劉范諸君子程書較藝誠不敢望其後塵至若因其成書而正其小失補成大觀則病十七史之浩瀚者樂通鑑之簡嚴而病通鑑之闕畧者又樂余之補正溫公復起當必收余爲弟子矣雖然在昔溫公奉詔編集置局崇文院得自選官屬如劉放劉恕范祖禹趙君錫輩皆博學洽聞識該古今之士也而盡爲之佐乃溫公進通鑑表猶云臣骸骨癯瘁目昏視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亡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况予孱劣無助惟一談子允厚爲我參較他書考訂得失然欲以二人之手目綜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良有苦心矣歲在甲申宋元二史亦復

告竣繕寫成帙而訂正之功尚有所待談子久困於病獨幼子恒分典較閱前程如海茫乎未有涯涘而余髮已皤皤矣此余之所以撫編長歎也况此書未就憂在難成此書既就憂在難守子孫之賢不肖未可知一難守也兵戈水火之不可防二難守也官府有力者之借觀以致遺缺三難守也三者之中有一於此則余三十年之苦心盡付東流矣余貧士也鐫刻非所敢謀凡好古而主斯文之任者不能無厚望焉

徵布本末序

唐時升

嘗聞故老言國初取江南時吳民爲張氏死守以抗王師高皇帝惡之平定之後没入富民田因其家租籍以

爲糧額而嘉定籍沒田獨多故其糧額至四十八萬石有奇民力不支逋欠常數十萬即數蒙蠲除之詔而民猶不能自存周文襄公久撫江南閭閻銖兩之事無不井然往來阡陌如亭長里正謂嘉定窮則宜變而賦額不可減乃設處濶白布一十九萬疋每疋充米一石全派本邑所謂濶白布者非舖官細布又非賞軍布花其值銀不能二錢解入內庫爲拂拭盤盂几席之用而已查會典內一欸各處解納布絹如泥污及稍破壞者皆不必賠又一欸折糧粗布送甲字庫查收有稀鬆塵蹟水跡者送廣盈庫染造聽用此足見先朝聖澤不遺細微而文襄公借以寬恤嘉定之本意直謂此布解入總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全

歸朽敗其名雖在其實可以無徵耳逮割去太倉崑山等州縣六萬四千四百有奇實存嘉定者本色九萬五千有奇折色三萬一千三百有奇又司農以其不徵不解準米一石太多一改爲八斗再改爲六斗則文襄之意鮮有存焉者矣至萬歷初治尚精核天下有司無遠識遂多以掊克爲能有欲取盈以起聲譽布入而中官坐收鋪墊之利歲歲督趣然與冬衣布花了不相涉也自布花缺而部中那借於內庫部利借中官利鋪墊載入考成追呼較切又有窟穴其間者利彼此交借游移中飽而此布之爲厲於國中自萬歷三十二年以來時屢明詔甚以一歲而責宗數歲之逋蒞茲土者或帶罪

於未任之先或追糈於旣遷之後民情洶洶不知所出夫布花自有派地二百餘年來京軍非有加於昔幅員非遂減於前也國賦有一定之法上下守之爲金科玉律挹彼注茲固非盛世之事無以服百姓之心矣何至迫切乃爾幾釀變地方耶余被譴去國痛念桑梓不避棄婦之嫌疏及此事不惟不見俞且落一職歸而咏歌太平將以終老獨見今令卓公五載焦勞無一民不被深仁厚澤獨不得食地方鍾釜之養卽官布一節曲意調停輸其半以恤下之困民之驚惶無措者帖然若不

知有布之徵與布之解也嗟嗟賢令苦心若此不復計其官寧復計俸獨計官可去來布無停止何以惠民乃

寶山縣志

卷九上

齒

率諸父老力請兩臺轉爲叩闕而先後兩撫院若立字王公綿貞周公皆畱意民瘼與部中徃復者一而再再而三疏勤極其誠懇不謂終艱一旨嗟乎柄國者止不欲失中官之意誰復念焚林竭澤少假此子遺一日之命耶然催科終藉以少緩而盡還縣官所解之俸則吾儕百姓聊藉手以自慰云今卓公集部科撫按監司郡縣徃復之文彙而成帙將顯告後之人知所考焉洵長慮也因屬余述其事之始與其中變與其末流弁於其端以志歲月嗟夫文襄以一疋准一石今之一疋其值當昔之一疋矣所准止於六斗澤及幾何而與民爭尺寸之利徒滋識者世道之悲使文襄而庸臣也則其遺

法可盡廢若知其爲社稷之衛也觀此書者當有所感也夫

清核役田叙

嘉定知縣
崇正八年任 萬任

竊惟糧與役其重均也糧不足病國役不足病民病民則亦病國矣今國家多故帑藏告貧徵輸之亟不煩戶說顧唯以糧爲先圖而不無以役爲緩務矣夫役果緩務歟余不佞越數千里來蒞茲邑於邑之利弊惡在與除奚先概未知所措手乃適有編差之舉按籍而稽之蓋於前五年業缺田十四萬有奇矣後五年可逆而知也竊疑以一縣之田供一縣之役如人之血脉榮衛之給於身曷爲而有不足不足則病致病則必有繇因廣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五

咨詳攷得讀均役全書慨然曰昔之君子其軫恤民瘼如此顧督撫徐公在事時茲邑之贊厥成者爲仁常胡公胡公亦以初政故告竣最後然當時搜挾花詭田十七萬悉歸於戶以故小戶之不預役及大戶之役而得所代者爲數至多胡公之距今廿年所耳何以盈缺之相去遂河漢也曰有二端其一爲加編夫原編之數固通計一縣之田與一縣之役而裁定者也今原編九十六萬之外又加編至八萬二千此八萬二千從何出其一爲加貼夫原編之數固通計數十役之繁簡以至一役之始末而增損者也今原編九十六萬加編八萬二千之外又加貼至二萬五千此二萬五千從何出嗟乎

一縣之田止有此數耳田止有此數而加編加貼之溢於原編者日益多而未艾雖欲不缺寧有冀乎此象三謝公所爲窮變通久不得已而均田也雖然均田田幾無漏矣廼均田未幾而致十四萬有奇之缺又豈有異故則唯是胡公所搜抉之十七萬今復化爲烏有云爾夫花詭之不能遽清其來已久而加貼之在所必禁竊有獨裁蓋有加貼不能無提弔有提弔不能無空缺凡人日食粟升許設并今日之粟於昨則今日飢并來日之粟於今則來日又飢稍飢之病雖有扁鵲其能療之哉此加貼之不容於濫觴也顧禁加貼如醫之治標抉花詭如醫之治本治本之法非聚精博謀積歲累月有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矣

所不可而冊胥爲新役又惴惴乎無聞知余不佞行且與邑之紳衿父老並圖所以追美於胡公者凡欲起民之病而因以不病國則殊媿乎有志而未逮也謹叙

復折奏疏序

崇正十五年

侯峒曾

國家下數萬艘以轉漕江南惟嘉定得免蓋其地無一粒之產無大河之通故終勿可以漕漕之敝而民皆流亡議欲廢縣者自成宏之後也縣不可廢漕不可免而姑議以鏹代者自萬歷初也蓋自我啟家以來歷見邑漕因改之情於今三世自萬歷之二十一年始定永折爲令而先曾祖叅政公叙之又至於天啟之四年議者復欲改漕以備軍興父老哀請中免而先府君太常公

叙之又至於今天子之十五年復議漕復折如初而余
又得叙之此六十年以來民生之休戚畧可觀而余齒
且衰矣方萬歷之言漕也當是時法令疎濶府庫尚充
鄉薦紳先生盛於朝邑舊令或仕於京師熟知而畢圖
之宜其易也今天下蕭然繁費天子焦思竭慮於上大
司農厠足避罪於下一邑之利害彼非不知顧有所不
暇恤者也譬如四體焦糜而呼一指之痛人必不以爲
然是故皆難之初復漕之詔下闔邑震恐莫不思掘屋
壞田奔走驅竄司理伯屏倪公來署吾邑謀所以卒圖
之則曰斯事體大非熟識窳繁而悉忠以圖勢必不能
得於是特請諸生張子石行張子行而上其書天子以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爲然下諸識者熟議之議上竟得復免著爲令他邑勿
得比焉嗚呼蓋聖人之心視通萬里其恤之備其察之
詳旋議旋復一惟乎民命之安危而初不以成言定是
故反覆推較寧暫緩關門五萬餘石之餉而終不奪我
嘉然則吾輩今日猶得以長男字女守有此土者皆朝
廷始終覆蓋之仁賢使君竭蹶圖救之心江南劬勞安
宅之福輻輳交會而得以保此也以守關之重不易吾
嘉則其他軍興之緩於此者可知矣以粟芻繁亟之時
而終無所累則異日寇平天下無事其蠲除給復又可
知矣是豈不尤幸也歟若張子者千里叫閭炊煙斷絕
不避勞險繫誠濟公要爲難能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是可謂之匍匐者歟夫爲民請命功成而不言
賢豪長者之業也導揚聖明宣悟閭里鄉大夫之事也
鑒其所以因察其所以革永守成憲無輕建易計臣之
責也予原夫因改利害而爲之序非獨論其世亦將以
告後之人

鄉兵議序

黃淳耀

籍民爲兵其制尚矣唐之抱真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
於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
其故何也蓋抱真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
格而其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
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能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

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
而已涑水氏所云比戶騷擾不遺一家王岩叟所云羈
縻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
團教未成即又以番上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
路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於抱真德裕而
度其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殊蓋亦幸而不見施行以
得免於熙寧之擾也雖然寇盜交訐天下益急練民兵
以紓正兵雷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強兵之上
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
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戶爲
主八十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稅一三戶擇一之苦

每日輪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苦其他繁瑣靡
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
真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
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掃除群
盜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
夫但行保甲而其効已如此况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
戰如陸子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
而措之可也

寡母金孺人序

黃淳耀

吾邑蘇氏世居涓浦之上以耕稼爲業二百年來士大
夫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績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先

學爲鄉祭酒而長次君眉起眉聲繼之眉聲以易經魁
鄉薦當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鼉董之間一上公車罷
歸杜門著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眉起賡閒居之賦補
白華之篇用以夔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彊悅豫左饋粥
而右子孫愉愉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嫻姆教孝恭
慈儉聞於姻族旣歸泰醇先生值家道中落先生隱於
耕讀鈔等身書訓課諸子立行剛方有介性孺人椎髻
操作攻苦食淡有人情之所不能堪者旣而先生早歿
二子孤露孺人延師傅無間躬自勗以忠孝大節稍長
擇交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
有利鈍不加譙訶眉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

此不在彼也惟孺人以母道而兼父道辛勤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矣淳耀聞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剪髮供饌爲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聞義養不聞祿養許其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耀彤史然亦幸有大賢人以爲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即不幸而其子不賢母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爲有命焉彼所謂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歟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歟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爲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歟昔漢世有赤眉銅馬

之亂而劉平趙孝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彞倫攸斃豺狼食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尚賴有仁人孝子如蘇氏弟兄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如劉平趙孝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傳豈不盛哉淳耀與眉聲同學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馳驅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自渡黃河終夜不寐眉聲爲述昔年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淳耀喟然嘆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誕辰得從侯子雍瞻傳子令融

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詒翼堂草序

嘉定有懷文抱質溫恭大雅之君子曰金先生子魚其子曰德開字爾宗以文行世其家爾宗沒十餘年其子望刻其遺詩三卷而請余爲序往余獲交子魚爾宗以執友事余摠衣奉手不命之進不敢進訢訢抑抑如也子魚沒爾宗請余誌其墓其事余益恭今爾宗不幸早世其子起士字懷節者遭逢不忍早夜呼憤竟以強死其歌詩爲人傳寫位置於殷士周黎之間蓋余之交於金氏者三世其髫童毀齒荷衣出拜者皆已化爲古人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而余猶執筆而叙其詩可嘆也嘉定爲吳下邑僻處東海其地多老師宿儒出於歸太僕之門傳習其緒論其士大夫相與課詩書敦名行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提命咸以諛聞寡學叛道背德爲可耻爾宗爲子魚之子胚胎前光得以服事其鄉之孝秀若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者濡染其風尚而浸漬其議論蓋其學問不出於家庭唯諾几席函杖之間而話言誦習已超然拔出於俗學矣其爲詩故未嘗矜辨博獵新詭求以自異於人顧其情真其詞婉雍頌諷嘆行安而節和遠不違唐人之聲律而近不失鄉里和平深穩之矩度譬諸王謝子弟風流吐納望而知非俗子固不待揄長裾躡高履以竒

服盛飾爲能事也嗟乎斯世之俊民才子含章挺生者
皆天地之間氣也世之隆也天地精英之氣韜結而爲
崑山之玉合浦之珠精神渾圓輝藪澤而見山川子魚
之後有爾宗焉非歟迨其降也天地精英之氣刻露而
爲赤堇之銅都山之鐵光芒騰上千星文而沸江水爾
宗之後有懷節焉非歟夫以嘉定之多君子讀書修行
涵養蘊蓄百有餘年風流弘長餘分閏氣演迤磅礴猶
濬發爲爾宗父子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君子之澤焉可
誣哉世之覽斯集者尚有考於余言其有感於老成典
型如孔北海之見虎賁者亦必爲之慨然而流涕也

孫中丞文集序

徐時勉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三

余友孫火東中丞之沒幾三十年於此矣國變以來史
筆未定公之精誠紆軫苑結當與陰雷噓風並存宇宙
固不屑以生前緒言與天下文人墨士爭勝於名山國
門之間雖然當城邑殘破兵戈掃室戲書之家卷帙狼
籍道路已散爲烟塵灰燼而公之遺文無恙豈非珠光
劍氣不沒於蝨紙渝墨有神物訶護者耶歐陽子之贈
徐無党者曰修於身矣不施於事可也施於事矣不見
於言可也蓋歐陽子好爲文且見天下好名者耗磨其
精華果銳於無用之辭章故爲是言而豈以概天下之
文哉夫文章流別不可指數其無用者無論朝華夕秀
過眼烟雲於世何濟至於抉摘陰陽表章六籍高者無

異空谷尋聲卑者不過塵羹塗飯亦未必有關實用惟是上下古今治亂清濁之源闡發忠臣義士姦宄僉邪之辨可以主張世道扶濟生民垂戒於無斁而况身當軍國重寄安危戰守決機應變事關呼吸如公所任之不易不可觀望委避而不言者乎又况君門萬里事不可以一手成身不可以一死塞如公所遭之不幸不能隱忍誤國而不言者乎予竊悲公忘身為國之忠旣不可以戶說猶幸其遺文尚在可以因其言而思其事因其事而思其身之所處也惜昔孝廉上公車者多聞風南下視公請纓出關真有樂死惡生之笑經營十載變起倉猝公求死不得而自歸於司敗旁觀者又執繩暴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九

以議其後是非倒持功罪凌奪皆置不道千載而下安所傳信公之文其可少哉蓋公之文非詞章之文而經濟之文也非口談經濟之文而目見之足踐之手畫之金城方畧聚米山川之文也其可以告無罪於先王推赤心於萬世者也其言在卽其事在卽其身在此而謂不見於言可乎其言見於雜著職方予之所述舉其大者而已舉其身名所係不致顛倒溺沒於青史者而已公三子和鼎和斗和京更代左右於行伍鈴柝之間共相區畫故於其文叙次無訛檢括不漏其他表啟全法歐蘇序記極似考工論事如陳同甫則又辭章之爲見而公所爲不足言者和鼎和斗皆從予遊以予

公相知最深不以予之無文而屬之爲序逾年不敢下手所不敢辭者冀天下後世不以文視火東之文而已其平生志業氣節公之壻侯硯德狀之同邑黃陶菴記之鹿城歸元恭又傳之皆可以採補國史予無容更贅至於公之著述不一而所註離騷周禮及幾何算法等書則又其忠孝至性及經濟根本所在亦當使天下見之

國朝

書春陽堂詩後

蘇淵

寶山縣志

卷九上

序

商容曰過故鄉而下車爲不忘舊也黃子庭表身發於婁追念祖德至嘉過羅溪訪春陽堂見白板猶存青松不改俯仰堂構形諸歌咏蓋深有感於嘉之所自出也予思熙甫生長於崑依外氏讀書淞江之濱遂使千百年之熙甫爲崑嘉之所共至嘉定四先生集序

今庭表舍英挺章實發源

於嘉篤志詩古文剗洗聲華一砥俗學其念殆欲與熙甫相後先者則爲桑梓之炎何如也抑聞之郊有臬音鸞鳳不入今吾邑數年之中匡山何公自溧歸嘉高風耆德足爲民望而庭表又復自婁至遡源於嘉爲一時文章領袖則吾黨之師承前哲其遺風或有未衰者乎

既次原唱復以一言識於篇末云

羅陽申節婦詩序

朱子素

西漢劉向傳列女晉杜預作女記史家因之代有譏次其時作者之意猶尚通廣及乎宋元非節義一途不入國史矣唐之旌門有烏頭雙闕綽楔崇臺之制自後風聲益廣有明三百年寵綸寶繁於是非旌表一途不以名節義并不以入郡邑志矣會典未三十守制五十不改節者始表其閭復其家勒其績於碑亭亦止及委巷而命婦弗與於是非年例一途不以得旌表矣嗚呼後世婦人之名僅以節顯耳而節不得不待史以信而史不得不待旌以收而旌不得不待例以合然且存什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九

一於千百焉若夫年及矣例合矣大節卓卓耳目矣而或滯於子孫之貴顯或束於奏報之額數或格於監司州里申移往復之異同則近世之旌又不得不出於賄賂之一途蓋至於以賂得旌而旌之路已不可問而待旌之道已窮而人子閔然徬徨又不忍以數十年矜然不滓之志一旦蒙其親以金錢賈譽之名而聖旌之心滋戚且晦嗚呼此羅陽申師身之母楊夫人所以苦節五十餘年而不獲一日上其名於有司者也夫人之矢志也年二十有八提三歲孤而教育之拮据茹荼匪朝伊夕久之而師身克自樹立遂爲儒宗迄於今歲月迢遙陵谷一徙即師身年且逾艾已無意當世而夫人春

秋則已八十高矣癸甲之際嘗請旌矣而竟不果其所
以不果則誠如吾所云賄致之難而旋又迫於世變議
者以爲漆書銀榜本不足以重夫人獨其旣沈埋於今
又將泯滅於其後以是爲夫人惜且無解於師身之隱
痛而或者又以爲不然也自古母師女宗之行洵非史
官不傳而卬風柏月之詩亦必先有所作而後聖人得
採存之且無潘岳之賦則任妻之苦不聞無李翱之文
則楊婦之烈不著居今之世誠欲使夫人之節一旦昭
管彤而信圖史則必有能言之士任其責者此吾鄉邦
人士詩歌紀述之所爲作也嗚呼亦以俟諸其後已矣
異日者輶軒之所陳宗伯之所訪固於是乎在而子政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九

元凱間世有作庶幾不爲無徵云爾

加編錄序

陸隴其

余蒞嘉之二年奉部議以催科不力罷黜旣謝事乃進
其民謂之曰吾爲吏無狀罷黜固宜但願爾民繼自今
以往早完官課無或後時耆民郁所學進曰吾儕小民
非不知急公之義也往者故明之時吾嘉之完課常爲
諸邑先吏於茲者皆獲上考豈昔之民良而今之民頑
耶蓋昔賦輕而今重以康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歷四
十七年之賦役全書較之加增者蓋九萬有奇而自十
二年以後軍興之所增者不在焉此民所以困而賦所
以逋豈其甘爲頑民哉因以其所輯加編錄示予予關

之喟然嘆息無以對也夫主持國計者未有不知民力之當恤也特以一事偶加未必病民不知今歲加若干焉加者不可復減後者又復議加積而計之民其能堪乎蕞爾嘉定其土瘠民貧較之明季日甚而賦之加多如此其死於推科與流離失所者可勝計耶且夫九萬之中如地畝九厘之銀三庫四部折色之增猶爲他邑所同若官布折色之驟增至二萬八千有奇省衛行月之驟增二萬六千有奇則嘉定所獨也他邑之增不至如嘉定之多而猶不堪命然則嘉定之民日困逋日積何怪也方且流離轉死之是懼而何暇顧其官之考成哉長此不已吾不知數年之後更當何如矣或曰子不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七

知今之軍需孔急耶朝廷固無日不以百姓爲念苟四方底定自然漸次減除方將捐蘇松之浮糧去沿海之坍荒復九分考成之舊法豈特如萬歷所行而已哉子何憂焉而今則非當言之時也然余又有說焉夫民之困憊有旦夕不能待之勢而恤民者亦當隨時而爲之計故四方底定仁政盡行固斯民萬世之福也卽以目前計之亦宜斟酌於緩急之間調劑其輕重之平去其太甚而救其顛沛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焉則是編也固仁人憂國者所宜急進矣

黃陶菴集序

陸隴其

余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

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
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
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
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
石而中宮商也旣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
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
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
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
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
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群
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

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已任而世俗之塵埃
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
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濶謂功利
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螿逐無所復顧
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
是發爲文章不入於畧陋則病於襍駁雖欲彌縫潤色
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
病俱見無怪也故余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
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
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
則爲高崗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

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况乎其必不能哉
因先生之門人哀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
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寶山縣志卷之九上

寶山縣志

卷九上

九



寶山縣志卷之九下

藝文下

傳

明

劉氏四節婦傳

龔錫爵

蓋婦人之節其矜然不滓者至能與日月爭光而當其茹荼勵操即閹以外弗知也必其子若孫乃知之而世之表彰其節者亦以子若孫為徵不然幾何不至泯泯哉故必有後人其節始著而余所稱劉氏四節婦則政以其無後也四婦俱死而無後死且三十餘年不為不久矣而宗族姻黨無間言則其矜然之節不尤賢於有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一

後者之所稱述乎彼即無後人為之闡揚人又以其無後也而忽焉亦可憫矣世固有為生而哀死揀死而納交者余亦何所為哉余悲夫四婦者天既斬其嗣而又泯其名抑胡其不幸也則余又安能以無言劉璫妻徐氏洙之女也年十八歸璫四年而璫死守節四十四年而終時為隆慶己巳璫從弟邑諸生劉在妻顧氏御史潛之女也年十七歸在五年而在死守節三十八年疽發於乳家人請醫療之嘆曰婦人之身豈可與醫者見遂以麻縷百結其身不食數日卒時為隆慶丁卯劉載邑諸生璫族兄也妻楊氏年十八歸載甫逾年載死守節五十四年而終時為萬曆己卯載同母弟岑亦邑諸



生妻童氏冕之女也年十八歸岑未兩月岑死守節五
十三年而終時爲萬歷戊寅夫一門四節世所難覩而
又俱妯娒其年少同無子又同一時矢志嫠守不尤難
之難者乎楊童遭倭亂室燬於火自以嫠婦不欲就人
僦居乃棲一草舍茹素終身死無以葬宗人學博劉鋒
爲之收葬則其艱苦抑又甚矣當其未亡時族有欲以
其節上聞二婦固辭以是劉氏諸節婦皆不及表著嗟
夫劉氏余母黨也節婦代不乏人獨四婦無後而歿世
有稱尤徵定論爲傳之如此

嚴孝子傳

殷都

孝子父故長者也邑有健令嘗疾諸胥爲奸利攤逃人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二

賦召長者主權會稱廉平太守聞之亦召令考量諸占
田不實者以是迓里中豪指豪伺太守去走訟之御史
臺謫譴亡當而竟逮繫長者以瘐死孝子泣曰吾其爲
覆巢卵乎乃務自匿抑而默取所佩刀務其胸作必報
父仇字更涅之時肯以眼淚洗涅痕如新也旣數年則
奮而懇諸長老曰孤今幸壯有力矣不難挺利劍入仇
人室取其頭醜吾父第其汗吾父者卒不白也詣告諸
士師而殺之於是亦走御史臺白寃狀而里中豪亦以
逮繫自經死已復念曰父生不辰不得伸吾一日之養
當奈何則又入山林採良材歸召工人能爲偃師技者
手指口畫以父形而令削木爲像復傳會醪漆丹青雜

成之既成則置諸寢室爲設帷幃陳几杖尊罍之屬具備旦暮自上食裘葛以時烝嘗伏臘要諸長老差次坐其下而身自奉卮酒爲壽有事必長跪白之而後行水旱疾疫必禱焉蓋事之凜凜如生也先是工已受命孝子顧恍惚不能削因齋而寢夢一老人須眉盡白衣冠甚偉獨臨祝工工再拜謝去寤而一削成之惟肖見者驚猶鬼神云不佞少好奇節嘗謁孝子從容請所勞字覽之賦一詩爲贈而於孝子則文人行也乃相與爲忘年友居頃之復得其削木事輒又論次之爲傳孝子名銑字子華父堂字惟正自號南野老人世居嘉定之大場里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傳

三

論曰夫木偶人形生事之自漢丁公始何至能爲喜愠刺之出血乎則精感之綦致也乃孝子欲肖父形而工見夢亦其精相感爾及觀丁殺張叔事則醉而儻像者猶然報之藉令如孝子所構雖欲勿仇不可得已噫孝子而漢人也且圖形靈臺矣而今者顧托於無能之辭以表著於世悲夫

邱將軍傳

王道通

將軍生於正德初我羅陽里人也善矛有膽氣與同里人馬千觔驍實未有將軍爵以身長大可九尺且肥故里人競稱之曰將軍將軍亦自負曰乃公真將軍非人間世啖肉酣酒愛性命將軍等也嘉靖間倭彘大入自

羅之馬橋驅男女數千人過里之西刀光耀日砍人之
項骨如爆竹聲其響震三里外血流成川草徑盡殷赤
男女前行未被刃者哭而狂奔將軍適見之大怒歸取
其所持矛倒拖之踉蹌走出其妻從後挽將軍衣曰賊
至公何往將軍曰乃公往而殺賊耳妻怖曰公又癡發
矣此豈公一人能辦者將軍不聽竟拂衣去至南塘高
阜橫矛立逃賊者方竭蹙若不前過將軍呼將軍救我
將軍曰但速行我立此少羈賊汝定脫賊矣是時賊從
後殺人勢猛甚將軍謀撓其勢乃瞋目大喝賊自月浦
殺人來未有遇之者至此亦稍稍却俄而一賊舞長刀
前砍將軍將軍約後作勢倏忽騰進刺此賊洞胸達背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傳

四

後復一賊至未數武將軍已飛矛刺中之斷其喉則賊
三五結陣併力直前將軍故所善馬千觔者亦力士也
適遠來助將軍將軍得千觔助其氣自倍大呼殺賊長
矛所向手應其心又連刺殺賊兩人傷數人賊大駭却
立而將軍力亦倦矣立高處少歇見東方新來賊瀾漫
不測其數乃太息謂千觔曰公急走彼生兵大來非乃
所能當也我體肥重不能行行亦不得免今日死此矣
幸賊去公可來收我骨千觔不肯去將軍頓足曰走矣
公陪我死何益於是千觔哭乃走而賊被創者具語新
來賊圍將軍二匝將軍且殺且罵復刺殺一渠魁鎗忽
斬群賊因共乘將軍而賊狡者以從後砍將軍

廢坐地賊競前支解之賊去千觔來視將軍見將軍屍寸寸鬻割爲坎土埋之市一壺漿澆其上慟哭而去是日微將軍數千人男女皆不得脫矣夫將軍不愛一人之死存男女數千人之命即廟食何愧矣乃子嗣不續青史無名可痛哉王道通曰是日呼將軍救吾者先入父懷泉公亦在其中也公力憊不任行入溪水匿野藿薇下將軍力戰以死公蓋親目之余兒時見先大父數對客言如此恨爾時幼不及詢將軍名字族系也但憶云姓邱

練溪醉叟傳

范純

醉叟蘇之嘉定人有舊宅一區在練溪之上溪貫於邑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

城中以達於郡來自吳淞江江吞太湖水以泄於海溪江之支流也四時澄潔如練故曰練溪或曰澄江叟少壯時嘗取科第仕爲臺官旣倦得歸年高好酒而量不甚寬與客飲輒醉獨酌亦醉愛賦詩弗規規於古格調興至拈筆疾書妍醜不計遇醉則頽然就榻不復作也因以練溪醉叟自命詞林騷社遂以爲稱號不道其姓字叟蒼顏皓首昏酣沈冥遺落世事一年三百六十日醉日強半於醒日醉而睡醒而思思夫世之取青拾紫拖玉紆金出謀發慮殫力竭勞取寵於當時紀實於後代者視困頓韋布之人泥途而雲霄也惟醒者能之世之食霞吸日辟穀導氣沿白石友赤松視遠遊長生不

死者視生滅夜旦之人蜉蝣而龜鶴也惟醒者能之世之廢舉逐時田牧沃土泉貨埒於封君儲積雄於鄉曲肉飫熊踏裘疊狐白者視餅貯鶉結之人涓滴而溟渤也惟醒者能之叟恒於醉若醒者之事則不能爲矣不能爲如彼而恒如此則將一貴賤齊貧富等彭殤陶陶然蕩蕩然遊於無何有之鄉不知廟堂之爲高江湖之爲遠天地之爲大萬物之爲小而悠然以自終者惟醉者爲然叟以此得名

贊曰屈子有言衆人皆醉我獨醒若叟者其衆人皆醒而我獨醉者歟此屈所以見放而怨懟叟所以得請而從容豈特志之有異抑遭時之不同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六

徐烈女傳

郭山

烈女徐氏諱懿順嘉定處士霽之女少有淑質能誦孝經女誠與諸宗婦處每燕語必及古節義事因竊歎不置性行孤耿大不類凡女正德丙子同邑甘元雋氏爲子應麒聘烈女爲婦嘉靖丁亥正月十五日應麟以疾卒烈女忽聞訃哭之慟請於父母將詣甘持服父母以未醮難之十七日聞葬期輒更素衣請往視葬復不許迺潛謂其妹曰吾受甘氏聘即甘氏婦也服喪不可送喪又不可親意其謂何吾終無容身地矣言訖泣下乘夜家人移晷不相省遂自經於卧內時年二十有二里中父老及士大夫相與具其事達於縣令文安王公郡

守天水胡公各為文祭輓特奏聞奉 詔旌其門歲丁酉昆陽李侯建貞烈祠祀之癸卯順義張侯營葬合浦門外練祁之陽其父友郭山為之著傳以垂不朽論曰余聞之史氏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貞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亦可貴矣若烈女矢志永堅視死如歸奇節異行足以振頹風敦薄俗羽儀世教而為邦家之光也多矣豈直爭不朽之名已哉

蘇節婦傳

陳瑚

節婦宗氏字叔嘉定蘇時化之妻也父南平縣丞正傳之女年十七歸時化勉其夫以力學膏火不給則脫簪珥佐之時化入北都為吏部曹令史氏侍其姑能致孝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七

姑忘其子之在三千里外也已而時化歸病不起氏躬執湯藥不解帶者百餘日時化卒紉其內衣欲以身殉有子灑甫五月其父與兄委曲撫諭之曰有孤在豈可使汝夫無後也因強起有帛者至焚帛不戒於火宗愴惶號哭會反風火得息人咸以為節感所致崇禎甲申夏亂僕索券白晝剽掠宗度且至家爇於樞旁示以必死及至則相戒曰此四十年老寡婦也遂散去灑五歲即口授書義延師訓子晨夕機杼以給資脯十六歲即補弟子員歲己亥學使者張公上其事於朝准格建坊旌表有司歲時存問致粟帛年七十有一而卒卒後之里人請於縣縣牒於學崇祀貞烈祠云嗚呼禮義衰而

風俗壞當世學士大夫或有不能終其節者矣而况乎
女子哉曹大家之述婦德也以為清閒貞靜守節整齊
行已有恥動靜有法其持躬淑行此於男子為尤難矣
若宗之少而矢節白首不變可多得耶余於是表而書
之俾他日志邑乘者其或有所折衷焉

嚴家兵傳

馬元調

嚴家兵者嘉定瀕海黃姚里耆民嚴氏兵也兄弟五人
父家頗饒裕無子聞浙有神禱輒應渡海求之颶風飄
別島島中祠草野穆夏大神者像四狎猗甲而曹威靈
懾人父心動即再拜以禱登舟帆駛倏忽抵舍期年生
子大顯父喜曰神不我給顧我所禱四大神神當賚一

子是其草生乎已連舉三子大年大成大俸悉以神號
次第之曰野生曰夏曰穆以志異最後舉大邦曰小乙
五人生而神怪偉儀冠不喜讀書好武其天性及長俱
身長八尺拳勇習弓矢或善稍或多智各有專長而小
乙無之然方太平末由表見雖五人者亦莫自知其勇
健絕倫也嘉靖三十一年士子夏五月倭始犯寶山殺
百戶馮舉宗元爵繼入黃姚里里人望風竄五人者計
曰是將及我雖然我耕牧室廬於此走將安之不如守
此決勝負各厲農器殼弩以待已賊過不入五人者復
計曰賊自可擒乃相與邀其歸路大獲賊入海遂去嘗
是時知縣萬思謙僉點大户為老

兵剽賊嚴之族

領兵者六七家。五人顧不與六七家多敗，或被殺，乃推擇五人同知任環者。山西人，忠憤誓滅賊，每戰必爲士卒先，所披衣甲，襁褓行，騰必書姓氏。嘗思得奇士共效死，忽得五人，大喜過望，乃盡效免其族，而獨與五人者提兵往來，求破賊。始遇寶山下，破之。環嘗夜追賊，墮溝中，馬不能起。五人者突至，挺鎗大呼賊，披靡。夏則負環疾走前，阻河橋已撤，丈許一躍而過。環創甚，不省趨數里。憇林中草舍，始甦。覓舍主人皆已先去。止媪在，夏請曰：「我兩人皆兵士，戰敗，飢欲死，媪爲蒸麥宰伏，鷓以噉之。夏侍立甚謹，環曰：『賊規知我，奈何當共坐而食。』食已，卧草積中。及曙，諸敗卒咸會環輿疾歸。郡明年癸丑，賊千

人自寶山趨黃姚，掠婁塘北，攻太倉，幾陷。據吳淞，掠月浦，燬羅店，進薄縣城。草等率其徒戰東門，號嚴家兵，乘風縱火，賊敗走。追至青村，賊遯。時環疾愈，亦來會。復敗之五里橋。習家憤，叅將盧鏜者，浙江總制王忬所遣赴援者也。適至，合擊之，賊大敗走。旣自柘林分道寇崑山，將逼郡。草等擊之，真義同隊嚴鐵塘者，老書生也，效古戰法，背水以敗。時都司梁鳳都督僉事萬表相繼失，以多賊勢甚張，復有此敗。翁叅政大立怒，將行軍法。適環自華亭來，力請事得已。更勞苦，以羊酒曰：「吾兒無恐，乃復戰，賊敗入太湖。環喜曰：『可贖前罪矣。』叅政亦喜，賞銀牌，簪花，縱其揚鞭馳馬，以激勵將士。賊旣入太湖，復逸。

平望去明年甲寅陷崇德犯吳江吳江守嚴北犯郡巡按御史檄環及總兵俞大猷夾擊夏四月嚴家兵及彭氏苗兵邀之盛墩斬首三千級戰泖河斬首七十級賊大挫半由常熟入海半自柘林趨陸涇嚴家兵及諸路兵戰壩上斬首八百時賊存者約二千人復自崑山趨郡城兄弟五人血戰閭門外用火攻環登樓督戰繼酒勞軍令決一死鬪嚴家兵無不一當百賊大敗引去而獨有八十三人剽悍趨捷剽掠西上抵南京復還太湖不損一人莫敢撓其鋒五人獨邀之水口賊復入湖焚劫洞庭兩山野乃計使一人入賊爲鄉導引至木瀆水絕處五人從後急擊無一脫者賊亦醢鄉導於是嚴家

兵聲振江南北督撫欲奏請授職不願止領重賞復歸黃姚爲編戶明年乙卯知縣楊旦夾江東西立十三寨以扼賊衝而江以西居其六兄弟五人分守之賊常自他岸登獲名馬數匹擊海上近輒人立而跽不能制夏奮往取之賊私喜以爲往必遭蹶聚而觀夏則跣髻直上盡驅以歸賊已駭及渡川沙橋橋高數仞馬蹠蹙不欲渡穆乃右挾馬左挾人坦然過之賊望見益大駭以爲神人也自是不復近寨一境以安明年丙辰賊復大至自吳淞江入犯上海轉寇松江而以寶山爲巢穴官軍屢敗仍檄五人移師往擊戰寶山之陽賊敗登山時官民兵數萬將帥數十人相視莫敢發小乙年最少獨

奮勇從山後潛上手斫七人草等率諸軍繼進賊大潰
斬首數級生擒百餘當是時嚴氏兄弟五人威名出諸
將督撫喜益重賞之蓋五人不願得官金帛而已當倭
始發難也民不知兵即兵亦不知戰青兵沂兵處兵雖
勇遇則屢北狼土兵僧兵雖屢捷亦時劔獨嚴家兵袒
裼大呼東西馳擊或陷陣出其背兄弟五人相掄如左
右手賊望見旗幟遯者數矣或不及遯與之遇未有不
糜爛者至若擒斬零賊奪所鹵掠在五人不足奇也任
公環每見五人戰勝必奪賞呼不名必曰吾兒與同食
飲卧起故能得其死力嘗慰之曰吾始以同知將兵與
若兄弟寢戈擐甲有年陞僉事備兵於此復進級副使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傳

十一

吾功皆若功若兄弟雖不願仕終當奏天子使知海畔
有虎臣耳五人再拜謝曰大顯等感激知遇且目擊桑
梓塗炭誠奮不顧身即敗死瞑目今者不自意屢勝賊
前後賞賜逾量安敢望爵且吾聞爵易拘人俟海波不
揚從明公乞此身釋甲荷簔笑傲東海上亦安所事爵
任公爲明年寇平請終制詔加山東叅政以歸歸二年
卒蓋自是無復有能用五人者矣時盜賊出沒江海臺
檄野生小乙守嘉定而草穆夏守嘗熟會大盜發部中
知縣黃應嘉疑其所使俱論死兄弟三人相隨入獄仰
天嘆曰吾等提兵百戰爲國家出死力卒勅倭今反爲
獄吏所困手足一舒械繫俱絕因痛飲自縊三人家人

収其尸顏色如生野生及小乙聞難感憤棄兵歸黃姚仍爲大戶然性強暴喜陵人卒鼓衆怨萬歷初黃知縣以憲職來備兵下車首詢嚴氏族強大聲勢如昔頗意其所爲不法而怨家復陳謀言事於是野生謫戍道死而小乙及兄子星斗二人俱坐斬臨刑斗少年寃泣不已小乙厲聲叱曰豎子何怯吾昔與若父戰寶山當四五萬賊不死今死於此命也且殺人多矣能無及乎獨懽歌慷慨觀者吐舌兄弟五人皆絕世至今吳中八九十老人追言倭事猶必以嚴家兵爲稱首而五人靈爽不昧黃姚里祀爲神凡出海求魚鹽祈禱無不應人以是益信五人爲島中神所降也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論曰吾幼爲兒童時喜父老述嚴家兵每至丙辰六朔寶之戰賊登高臨下矢石如雨小乙潛從山後先登麾兵進斬首奮前依稀鉅鹿之戰爲之踴躍未嘗不若身在行間也及挾馬渡橋世間疑無此事然其人旣鍾靈山海不復可怛理論而曲士方呶呶辨其有無迂矣五人出萬死剝賊不能免一死藏弓烹狗豪杰扼腕然法有不得不然者非盡有司罪也要以世亂則俄建奇功時平則橫觸奇禍勇有餘而道不足信不可哉

錢一庵先生傳

王道通

錢先生名春沂號一菴爲人孝友信義洪於濟物物即相背負至操戈反鬪先生對之終怡然年十八補青衿

出其父死囚中當道偉之又明年舉於鄉為南都第十
九人名籍其再試禮闈不利便棄去酸丁業不治而自
陶於酒人殷職方都其酒人伴也兩人角酒腸寬窄嘗
飲自曰及夕夕矣更酌直聞雞喔喔鳴乃放卮兩人醒
然家貧就德化令不私民一錢所司吏簡較糧簿進羨
餘先生恥之曰有士人而作此舉措者哉却不肯受久
之苦奔走上官謁上官求歸上官愛先生高雅不聽然
而先生已趨裝就道矣上官重之特書林下清風四字
置諸馬首而去歸林下又二十年居恒見有郡吏鼓吹
迎先生為冥官先生斥之曰去勿惑世誣民也一日無
疾坐堂上見有郡吏來迎請如前遂卒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仲劉傳

王道通

仲劉鐫龍橋次女幼婉孌得人微意年十七自花井嫁
月浦潘生數年產一女周歲而潘生病卒之夕謂仲劉
曰死矣若奈何仲鐫曰子姑自憂病不起勿憂吾也先
是生父先潘生卒獨母莊與居莊年老待潘生養而潘
生又蚤世哀哭不成聲仲劉解之曰大家幸自愛百歲
後有未亡人在也既殮仲鐫同莊移柩入小宅環籬自
衛止一女奴出入值歲大禋仲鐫力織絰供莊歲餘家
益落遣女奴從其族中人貸得稍稍支晨起為莊具糜
於釜側起其黏以進獨嗑嗑飲剩湯莊慙之悽然淚欲
咽曰苦也若為老婦乃至水活命居有頃仲鐫所生女

死姑媳相爲命其風雨翹條之苦蓋千百狀族人爲酸鼻始有謀奪志者矣廣福陳氏子雄於財聞仲鐫賢又絕有姿恃少年性欲強娶之不惜揮金爲媒壽媒以訕莊莊曰客休矣媳自亡兒飯舍即絢麻長丈許置橐中不以見人知其意欲何爲耶媳日夕舉止必令老婦俱老婦欲出環籬外寸步亦不自得歲時老婦過族中間寒暄今日者爲媳遂亦廢絕似終不可測客休矣客去具語陳氏子陳氏子轉請於鐫太翁翁亦度女年少又無子終不可久爲召仲鐫歸至則起居太翁無恙外即問何以見召太翁曰久不見若念若甚召若歸一見耳趨治具命食昏後一燈熒熒置中堂家人盡散太翁太

息謂仲鐫曰嗟乎若早失所天獨一女又無祿人生末路殊難了當奈何仲鐫前謝曰兒不幸數奇乃遺大人憂然兒自惟能了此太翁搖首曰難難余見守孀女非一家多不得令終仲鐫退問其母曰阿父生吾竟不知吾耶云云者何豈有抱布者至也母曰然阿父憂若夜轉側不能且兩日前新河太叔言有陳氏子美少年富有貲謀娶若若嫁之亦不惡吾家世農得饒衣食終身即厚幸何徒自苦爲仲劉泣詰旦脫所御衣質一雞薦太翁曰夜來語知阿父憂兒將嫁兒兒思之再阿父語良痛切矣兒如遠嫁不復侍膝下從此辭矣又泣太翁喜以爲仲鐫意且回亭午聽仲鐫辭歸請莊曰外間

譚傳吾家受人聘意欲失兒信乎莊色變曰兒安得此
不祥語有吾在保無是也仲錕曰大家給吾顧為莊具
言之莊始以情告曰族中人止老婦勿語兒老婦畏族
中人逼亦不敢語因嗚嗚泣仲錕亦泣曰好馬不兩鞍
身女而二夫乎良人死兒即當從死地下所不死者以
大家在今聽族中人語貳心於兒兒復何望哉請與大
家訣大家譬從無媳耳因出其家所資米鹽絲絮盡藏
平生貸莊老人漫不曉人意謂媳將決意嫁念姑媳數
年便當離去意昏恹殊不樂夜仲劉沐浴易新浣衣具
酒脯奠潘生伏棺哭盡哀良久顧謂女奴曰大家飢若
煖祭餘飼大家吾頭岑岑欲睡也入寢門不復出已而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

莊食呼仲錕不應叩寢門門堅閤不可啟排之入則闖
然溢於櫟也莊驚語不能屬自擁持下之而氣已絕矣
一族人弔之色如生衣自領以下至足幾數百結堅不
可解女奴曰是渠平常囑吾者言吾死勿解吾衣結一
族人嘆息淚下卒之日年二十七其所居舍僅一椽風
雨不蔽自函壁後舍中虛無人顧時時有靈怪人不敢
入入輒病作嗚呼何靈恠至此聞之古典曰婦人有節
義者常叙其行為紫霄真官享有千秋然歟否耶曰神
者伸也人正氣不屈則魂魄強有精爽為神明理固然
也

蘓旻字舜夫大場人有至性父邁疾旻日夜籲天祈福弗愈乃刻意學醫醫已得良方又推以濟人父歿哀毀幾至滅性既葬廬墓側負土築墳寢苦枕塊號慕不輟凡得一瓜果一筍菜必哭奠焉一日大雨水浸墓庭旻荷鍤決渠因獲白金五錠半人皆異之以為孝感所致旻矢志弗私乃以買藥施人買棺施貧死者餘建祭亭於墓南終喪不御酒肉親友念其哀苦或以酒饌饋之却弗受有詩曰三年苦塊伴親墳斷酒除葷靜掩門多感故人來意厚不須挈榼共携樽以故鄉人慕德俱遣弟子從學旻訓之必以孝友忠義為先田廬俱讓於兄弟有詩曰吾親臨歿又叮嚀家業田廬慎勿爭父屋祖

田俱不受訓蒙賣藥度餘生宏治六年疫厲盛行知縣王術憫之命各醫生領價買藥旻亦在醫生列乃出已資售藥給濟畢以原價還官術奇之且覈廬墓獲金施人事實贈以詩有蘓家子孝久埋名世俗如泥合爾旌地底有金能錫善人間多病賴全生之句請預鄉飲咸謂旻識行過於人者有三世居親喪食稻衣錦妻孥宴笑無異平日者士大夫猶然旻乃絕甘廬墓采咎罪逆如不欲生一也或兄弟為丈田尺土積成訟獄甚至分門割戶如仇敵者旻以祖父田屋悉讓兄弟甘訓蒙賣藥以度生二也世之守分者不萌計侵人足矣旻捐已資廣行天賜施藥施棺而弗吝三也斯人也孝而廉友而

義卓哉三代之遺民今世之古人也然而沉埋三十餘年聖天子不聞名聲者貧也無階也或今筆之於志俟賢守令賢觀風有志天下後世者采聞於朝旌其門復其家褒賚其人庶天地愛賢之心不蔽朝廷旌賢之典弗磨而世之評語閱墻借毛鑽核者有所慕而興起也宏治丙辰閏月八日撰

朱君平先生家傳

黃淳耀

友人朱行節兄弟既葬其父君平先生復集夫先生之行事以求能為文辭者而傳之其言曰世之為人子者莫不欲傳其親顧親不可以飾而傳譬諸繪親之像朝夕事之像與親有毫髮不似即子之心不安獨於吾親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七

之行有不及者而為虛美以飾之則是以不似吾親者為安也珩之述吾親也惟其似之而已余聞而避之為掇其大畧作朱君平家傳先生名邦治字士偉號君平嘉定之羅溪里人父懷萱生五子先生其次子也幼出為叔父思萱後敏而好學宿儒沈玉林號為能抗師法從遊者常數十人先生年十二為入室弟子弱冠補學宮弟子員往來婁東鹿城梁溪之間一時賢士大夫皆自以為不及常深入七十二峯雪月之夕正襟危坐山中人望而異焉於書博覽強記尤精春秋內外傳莊列班馬諸書解剝脈理分判節度每纒纒為人道之獨又喜為章句之學屢試京兆不第意泊如也妣江朱憲

少與先生同學先生第畜之既貴延致先生於宮所
誤論一以囚先生適見案牘為指示失入處憲副大驚
立出之先生終不告所出者以故惟舉以惑子弟曰人
命至重爾曹他日居官慎不可忽其為德於陰皆此類
也事所後父母本生父母皆竭力孝道葬祭儀節一准
朱子家禮遇諸弟有恩見人有急如赴焚溺未嘗以力
不足為辭晚年誤為邑令所銜欲中以危法捃摭無所
得乃榜諸衢曰訟朱生者投牒過三日竟不得一牒令
慚且悟曰朱生善士也待之加禮焉卒時年六十七先
生為人莊敬樂易雖盛夏見所狎客未嘗裸袒子弟有
忤旨者微示以意悔謝即止人方之萬石君也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六

贊曰今世所號為傳人率指仕宦有聲績及繡其擊悅
以為文辭者宜先生之名不出於邑也然史稱黃叔度
比於顏子而言論風旨無傳聞僅取荀淑郭泰諸人推
許之言以為徵驗而已夫宗族鄉黨兄弟朋友之間孔
子之所以取士也若先生者孔子之所謂士矣哉

先大父經歷公事畧

黃淳耀

先大父經歷公諱世能字濟夫號敬塘為人抗慨倜儻
嗜義若飢渴蚤孤曾大母老無以為養乃應里中推擇
為掾史適他吏舍灾田賦戶口之籍皆燼於法失火者
當死其人見公長者即向公搏頰涕泣曰縣尹素奇公
才今說云火從公發為我承之必無事而某得以公庇

免此身公之身也公憐而許之縣尹不得已卽坐公从
公懼已諾之又不忍悔聊以事問日者日者卦之起賀
曰公免一人於死此陰德也不惟無罪自此當得官旣
而上官疑其事而釋之以掾史歷三考赴京陞陝西平
涼衛經歷時西虜犯虎山溝兵巡董國光檄指揮李實
禦之以公叅軍事公與李悉力捍禦三晝夜虜不得入
而退時萬歷二十七年也其明年平涼府靈臺縣賊殺
傷官兵甚衆滿萬董公率大軍至涇州公時在軍自請
先行覘賊虛實董公以數百騎授之公辭曰偵賊不宜
人多人多則賊必以吾為挑戰遇輒迎鬪必从今我
以數人往易為前却賊亦不以偵騎虞我乃可得其情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九

還報董公拊髀歎曰經歷知兵吾不及也公往詢土人
乃盡得賊要領以歸發兵擊之賊遂破散其倉卒應變
多此類董公以公為才當委署崇信縣事縣民獷悍難
治多逋糧公視事六月賦足而事辦又委署安定監二
年革去浮糧八百餘兩皆前令以入私橐者或謾語公
曰今仕宦由科目進雖汗墨猶能通顯由襍流進雖清
廉卒得廢錮公自視豈當至台鼎耶何自若乃爾公笑
曰吾欲行意耳其他吾不知也嘗有宗室數百人撼司
道門大罵司道屏息不敢出公亟白韓王捕為首者鎖
之宗室怒曰老黃辱我伺其出必衆擊之或勸公宜用
衛軍自防公曰是激變也肩輿行自若在官七年宗室

終不能有加於公及罷官有出餞數十里外者曰老黃好官前事乃吾屬過耳平涼民戀公及其去也爭欲買田宅畱公居之公不可乃已先是平涼府推官楊某者伎忍人也常欲坐一人以重辟公召視其人年僅二十其坐罪以前十年事而所坐罪非童子能作公乃力白其非辜楊某知其不可奪即縱遣之且陽謝曰賴公得不枉法旣而陰中公以不謹罷之都御史顧公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也今乃為酷吏所中即劾罷楊某公未離平涼而楊已失官矣以經歷持正抗司理司理能罷其官而不能以非罪殺一人而都御史以經歷失職之故至并擊去司理皆近世所無有也歸家貧甚得郭

西田一項耕之暇則追逐里社黃雞白酒相娛樂凡數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四公好陰行善不以語人嘉定議折漕公具民疏有勞終不自言又嘗於涇陽逆旅得遺金二百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告姓名而去其用意與俗異如此孫男淳耀曰先大父臨財廉見義勇不畀小官所至皆行古人之事使生當正嘉以前所樹立如徐晞况鐘豈足道哉吏道襍而資格拘所蓄蘊百不施一白首歸田與庸衆人無異亦足悲也夫爲人子孫而匿其祖先之美不以告於人與夫飾虛美以誣其祖先者罪等也用敢節錄先大父事實如左以求世之仁人君子奮筆書焉

國朝

創縣高公忠孝世家傳

許自俊

古三代以前皆封建郡縣世相傳守大國子姓瓜分派
演或以官為氏或以封邑為姓或以孟仲伯季為系如
古豢龍氏烈山氏緡雲氏之類是以官為氏也若有郤
有城有莘若虞芮妘媯之類是以地為氏也至義仲和
仲伯益伯鯨及魯三家之類皆以孟仲伯季為系也逮
周末大國吞併皆以其國為隸縣縣之有正不獨自秦
始也列國之功臣貴主各世相襲以生食采歿享祀於
其中漢以後乃以縣為傳舍而其有大功德於民者為
祠祭延及千百年而後裔往往有居其地者如晉祁狐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

樂范齊崔鮑高田俱歷數傳而瓜瓞之宗綿綿不絕故
曰兩漢之興牧守有子孫焉誠以從化畏神動稱百年
也高公衍孫實造嘉邑宋嘉定間當軸以蘇郡財賦重
地崑山東境為逋逃藪僻壤不治非建城隍設官吏則
千里棄為甌脫上可其奏乃簡非常之才以任之公首
吏茲土斬狐狸荆棘繕城郭宮室櫛風沐雨上下川原
三年民乃成都成邑為朝廷闢一外府昔公劉遷邠文
翁剏蜀當不過是公以勞瘁致官士民不忍公去遂家
焉歿而祭之於豆於登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一再傳而
了堂公以純孝為名僧肇膺帝錫瀧宮梵剎如圓通皇
越巋然為震旦檀林歷劫不毀數傳而儀部克容公胤

修禮明樂鼓吹休明又數傳而掌苑竹深公蓋披鱗伏
闕賜環萬里自宋而元自元而明鼎鼎百千襍而畸人
大士孝子忠臣不絕如縷天之報施勞臣何如哉讀歷
代前賢之銘記及今 國師平陽上人之列傳竊嘆公
之無成方終善建不拔也夫葛藟能庇尚思成季之勲
衣冠可矜猶念叔敖之鬼况春草黃鸝祠堂不改山農
麥飯伏臘如初乃信公之明德遠矣夫古之報公者金
章鐵券帶河礪山非不赫奕然絳灌鄼魏誅削相踵甚
而遺笏空傳悵昭陽之日影舊巢不守作岐路之王孫
豈盡國恩之薄亦由福祚之衰孰與曇花四照永奠法
輪華黍三章久鑄珉碣哉只今承孫必登奕世儒宗傳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燈白馬關門吏隱候氣青牛繩繩之孝嗣坦坦之幽人
也世變而道不變其此之謂歟

贊曰嗚呼作邑安民之功大矣哉惟彼元長肇基崑陽
手剪荆棘身莫巖疆膠城莪峨練水湯湯萬家煙火澤
及牛羊清風蕪縣明月桐鄉畏神從化俎豆馨香子孫
繩繩居於是邦道超三乘挺身了堂巍然名刹爲魯靈
光惟竹深公能以醫諫櫻鱗披吭絕鞞補牘九死不忘
惟忠與孝精爽房皇五世之廟久而彌芳雲初必登恪
守青箱鳳占葉吉其後必昌嗚呼作邑安民之功大矣
哉

沈娥傳

劉幹

距嘉定城東南四十里而遙曰沈巷環居皆沈氏也有女曰大娥者年十六七矣幼時曾許字白沙張紫瀾長男昂未行而死娥當父母在時常教以讀書習知大義聞訃之日告其兄欲往守喪兄不許沈巷去白沙三里娥率家人老婦直達張家張初錯愕及問知其故乃延入共居性勤儉事姑婉曲詳致張安之適次男生子遂命以爲嗣甫六年天殂時鄰里習知娥賢且能欲得之甚時時以言語怨恚其姑其姑年六十餘矣自念筋力日衰且貧嗣又死妨媳婦終身忽忽不樂顧媳婦志堅又孝謹恐傷其意不忍言娥知之益自刻勵紫瀾益不忍言然終戚縮難安每接通賓朋入必切切私語娥乃

易服改容俟死者忌日遂長慟自縊死嗚呼朝廷設旌獎之典本以發潛德幽光而今多及士大夫家與百姓之豪有力者其爲真偽旣不可知而從容殉節若娥則湮沒而不傳也余故爲之紀其事如此初娥之長兄病故其妻湏氏守節有侍兒某者感其義亦不肯適人娥未死時雖兄弟不數見獨此侍兒素相往來殞日哭泣幾死然則娥之節雖天性然哉抑其嫂未必非將伯之助也後之有能爲娥表章者其無忘湏氏哉

沙溪四節婦傳

劉 幹

婦人之節自古稱難乃其盛也或得之同時或萃於一門若吾宗四節婦者旣赫然載在邑乘矣余授徒沙溪

因復有感於張氏之盛也張之先有羽皇先生者邑知名士也積學勵行以禮法其家其次子敏娶周氏生二子順治乙酉敏死維楊節婦聞變慟哭不食欲以身殉舅姑以撫孤諭之乃復食終身茹蔬衣素莊嚴峻潔雖妯娌中食物相遺介然不苟其後男與媳並喪又撫二孫至於成立年八十有三卒於康熙己卯同時有楊元簡妻張氏者羽皇之長女也生而端慤訥於言語楊性豪放遇之少息氏處之怡然生一子年二十四而寡苦節三十二年而卒王貴甫妻張氏羽皇之次女也貴甫貧養於外家羽皇拆宅居之婚六年而貴甫卒有二孤女一爲遺腹節婦紡織自給撫育三女嫁之年七十六

而終當三節婦之寡處也羽皇之季子適字平子博學能文有名諸生問孝弟慷慨事姊嫂甚虔每遇月朔必整衣冠走侯安否事無大小悉經理之節婦賴焉年未強仕而卒其妻顧氏少平子六歲疾革時平子瞪目視之顧泣曰君其囑我後事耶我能了之矣遂剪髮示之勤苦操作教育子女三男皆入庠序二女悉擇良偶家聲丕振不減平子存日終於康熙壬辰年八十有五論曰發祥不忘所自飲水必溯其源沙溪之節華於一時又皆出自羽皇之一門謂非有以啟之而然哉若平子之行誼敦篤卓然人表矣而卒不配德卒賴其偶能持其家俾平子雖死而不死則顧氏者不又在女丈夫

之列乎平子孫宏緒從子游余故爲作四節傳使其藏於家以俟他日修邑乘者採焉

莊節母傳

徐葆光

月浦隸嘉定去縣治三十六里蘓州二百餘里其風俗勤儉地產木棉女務紡織而男子果敢能任與松江頗相類莊節母錢孺人爲其里人孺人先世以循吏著聞母夫人有家法孺人秉其訓自少貞靜令淑年十八歸莊君雲陞事翁姑如事父母舉止與內則合兩載雲陞卒孺人號泣呼天誓不欲生時遺孤祥久生甫六月而雲陞之少弟又穉翁姑見其悲苦哀其志且勉之曰爾必欲殉義奈此呱呱弱息何則安所恃乎孺人聞有所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

觸遂不復言從死至於今蓋五十餘年矣孺人以孝事其翁姑翁聖宇後雲陞十三載而逝孺人事其姑復二十載姑亦棄養孺人於兩親死生之際孝謹純篤以誠以哀勿之有悔旣合葬月浦之北而雲陞棺之浮厝者求地吳山葬焉白衣冠送者數百人絡繹於道有識者咸嘆以爲雖祥久叔侄之賢有以致之要非孺人主持之力不及此也祥久太學生方其少時礪以志行就傳歸孺人夜篝燈紡績躬督課之問學有成亦志士也孫二人皆能文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詔求節孝江撫都御史上其事奏下禮部旌其閭五年建坊於宅之右門安

綽楔

詔旨輝煌使過

之者有所觀法邑中諸君子咸咏歌其事極一時之盛云

論曰嘉定當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而月浦在鄉曲莊節母幽貞秉禮獨以節著可不謂賢矣乎事翁始三十餘年教其子不知歷幾許辛勤危苦而子之賢卒使幽潛之德霜栢之操久而彌彰得邀

聖主褒嘉則孺人洵有不朽者在也余知祥久賢往過婁東方思至月浦造其廬以事不果爲論次其賢母事傳之如右

記

宋

創縣記

高衍孫

嘉定十年歲在丁丑秋九月吳郡太守趙公彥櫛浙右
憲使今左右司業王裴奏為平江所統五縣崑山素號
難治葢邑之為鄉者一十有四都者五十有二縣治僻
處西北而東鄉最為隔絕奪攘矯虔相帥成風其害有
三好勇鬪狠或刑人或殺人追逮不從至有經年不可
決者則獄訟淹延之害東至於海南至於松江寇竊姦
宄憑負險阻則盜賊出沒之害豪民慢令傲不服役有
二十年無里正者逋積秋苗四萬餘石他賦稱是則賦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役拚格之害今宜割安亭春申臨江平樂醋塘五鄉二
十八保作新邑於練祁之滙且按昔之慶元例請以年
紀召丞相魯國史公當軸列上報可就令辟吏衍孫適
試茲邑俾主創邑事衍孫遜至再而命已下切謂嘉定
分初與慶元之事不侔慶元出於上戶之申請則公家
固所樂聞嘉定始於臺府之奏陳則民情不無疑懼惟
先之以優容使民自悛守之以不擾使民自安因白之
臺府今日之後咸與惟新凡八年九年五鄉畸零二稅
先後停閣十年者添助本縣營造使民少寬新賦納自
十一年始減秋苗之合耗免夏稅之增絲臺府皆得從
其請於是民舉欣然相告曰官府寬恤如此我輩何其

幸歟母怙頑母作慝母狃前以絕自新之路民聽既孚
始事興作冒霜露披荆棘役民於農暇取財於旁郡經
始於戊寅之仲冬越歲餘而落成屋以楹計者縣百有
奇若丞若簿四十有五尉五十有五學宮四十倉廩惟
半祠社有壇宇賓餞有驛舍郊設門關巷植名表酒館
花圃以次備具若夫營造之費則有朝廷撥賜五千緡
本府給助一萬緡丁丑歲畸零苗稅一萬四千五百餘
緡米二千三百餘斛足以充所費三分之二其餘幹旋
酒稅以給用迄於告成民用無擾今纔兩載四閱月而
昔之三害幸遂屏息是皆憑藉朝廷之威德奉行臺府
之教條所以致此衍孫何力之有焉載惟民性一也何

音頑而今淳轉移闔闢蓋自有道苟為政者忿其頑嚴
刑峻法以繩之故民有競心愈激而不可革若能撫摩
其疾苦啟迪其所趨嚮則良心善性孰不油然而生衍
孫惟不敢輕鄙其民也而年穀屢登麥秀兩岐皇天其
密祐斯邑作新之效當不止是將見魁奇忠信材德之
名群生其間母徒曰曩日東鄉之俗云

許浦增置左軍記

定海戴相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有餘里港
與浦應險阨逾之者曰顧迳寶慶元年十一月陞顧迳
為許浦左軍從都統制使吳公英之請也國家中興駐
蹕吳會與大朝都壤不同其備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

僕稔於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但曰守江不如守淮江之守至於許浦則無復遺策矣不知藩牆門屏迭護當與愈切愈密故曰秣陵而視則淮為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塘而觀則江為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於海而海所通者其經涉最廣今日之事備江所以備海也而詎宜畧哉公之言曰顧逕與黃魚塚相望轉斜角越沙窰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但差兵探望動息而已猝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之請條陳利害指述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舡之師自節使馮公湛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矣而顧逕尚為斥堠之地聚尖底艚留甲士五百則淳熙間陳緒擒王駱所肇也其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記

五

後增五百人以屯長涖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續有建明率半歲而更倏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露止卒非服習器非便利雖得地形而人無固志甚非漢臣兵體三章之要公始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為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連雲屹如喬嶽縱有衝突蟠踞不動奇者皆廣東驍銳舟多用漿厲波遡濤疾若飄風平視淼茫出沒疑神又翼之以引強蹶張之枝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其朝訓夕練嚴若對壘而器與人既精矣剏新寨二千屋柁校有屏毬射有場易更戍為就屯人得安處捐道頓之勞忘室家之念而人與地始相得焉是宜朝旨賜俞璽書加獎而

卒底厥績也初公於蘄黃之後帥舟師而禦虜聞風宵
遁餘黨勦平統領張裕亦與有勞至是舉裕為總軍統
制委以經理未幾擢改中軍衆皆悅附戎政整修兩屯
相望精卒餘萬熊張虎視雄於江滸焉余嘗竊觀國史
謂長江之險雖敵我共之而善用其險者勢固在我而
不在敵也方逆亮渝盟襲劉豫故計大治戰艘欲睥睨
海浙高廟赫然震怒召李寔授以北討之畧由許浦進
發卒奏膠西之捷然則備禦之與進取固無二途也今
許浦既戍兵而又得顧廷為犄角以公之忠亮沉鷲奮
其威畧直擣犬羊之穴汎掃鯨鯢之垠竒勲偉烈將有
出於竹帛所不能載者矣昔郝超知謝安於屢屐之間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記

三

各得其任因料淮淝之功必成余頃簿領定海公適主
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服之矣今茲
將吏以置軍本末來諭余方期公異日而欲自附於知
言者故樂為之書

元

東陽義塾記

鄧文原

嘉定隸吳為州俗以居積尚贏富幸歲豐收惟有司徭
征是急故徃徃不暇以詩書課誦為事沈氏居是州之
依仁鄉家乘肇自五季以儒聞今忠翊之父仕宋尉安
豐之霍邱欲倣古為家塾以訓鄉之弟子庶眊俗尚有
勸也不幸齋志以歿則囑其子武畧曰爾兄弟勿忘吾

所欲爲者武畧又卒忠翊續承其父若兄之遺意乃卜地舍北周視坑爽爲屋三間以象先聖燕居四賢配侑修題敞庭登降嚴翼重門在其南中爲方池成梁其上堂在翼居北不卑不踰朋習頤養悉具此焉觀西有塾師之舍其東爲庖而南屬於兩廡爲齋四處志道進學勸善時習延禮訓導二人以佐塾師又設長是齋者一人分小大學以闡教事買田十餘畝在塾西畦有蔬廩有藏群聚所須靡不畢給經始延祐乙卯十二月閱七月落成有司狀其事以聞中書表其門曰義塾又八年爲至治壬戌忠翊介其友俞觀光走書京師謁余文爲記余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則有門側之堂士大夫歸

老於鄉曰父師少師以教其鄉之子弟春出東作則里胥鄰長坐左右塾以知昏昕惰勤之節讀書力田道不相悖至秦廢間左之戍而教始大壞然春秋距古未遠已有欲毀鄉校不設學者豈王化陵夷固有漸與吳自泰伯已禮讓爲國者迄季札而遺風未泯吾夫子以習於禮許之及聘魯觀周樂皆能因音節審知廢興蓋前是風雅頌吳未有聞也若楚左史倚相之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晉韓起之於易象魯春秋當時他國卿大夫士亦多未之見後世易詩書春秋之文盈四夷而未學篤好者蓋鮮豈常人之情忽常生於所易哉吳距魯可一葦也學於聖門者惟子游一人又能以其教施於武

城大治若子游之賢信自拔於流俗者士苟有志於道者不異乎古不同乎今矣今弟子之臧修游息於斯者勿習於紛華而謂本質為已迂勿競於聲利而謂貧賤為可厭勿謂淫詞詖行為可惑世而正路之不由勿謂小德細行為不傷已而屋漏之弗戒孟子論友自鄉而之國之天下又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而知其人是則沈氏自霍邱以來建塾之意也霍邱諱龍躍武畧諱雷奮忠翊名文輝與其兄武畧俱以航海給餉道論功佩金符為千夫長而忠翊益恬於膺仕以上成先志且將度書結樓其後自始建義塾武畧之子鈞既躬其勞復撥地以益之蔡昇錙瑞張瑞亦相協厥成觀光名長儒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好修士也今為塾師云恭定元年四月朔日記并書

明

寶山堡記

王世貞

寶山何海堠也其稱寶者何志海防也前文皇之十三年而平江伯瑄上書言嘉定之南百里而遙其海多沮洳不利漕艘宜裒土若山者以識之詔曰可俾以漕卒築其高為丈者三十其方為丈者百天子至勒碑以紀之而中貴人和等海舶之收啟亦取標焉至萬歷之四年整飭兵備右叅政王公叔杲與副帥都督黃公應甲謀以其地南距川沙北距吳淞二鎮皆五十里而近吾吳門戶也初有旱寨兵額四百餘屬寨廢而徙在故寨

左曰新城去山十餘里不足以瞭望去民家遠緩急不足以收聚城隘而出入僅一門獲采之路厄守不足以堅其便毋若依山為堡廣其隍崇其墉堅其甃聖以北控川沙而南控吳淞諸戈船嫖姚校尉詣幕府受約束分水陸出哨而寶山之瞭指掌於數百里外於形勢最便乃奏記中丞宋公儀望侍御邵公陞合疏主之下大司馬議報可俾郡丞施君之藩總之城成而版築陶冶伐材采石諸瑣屑則以委百戶過聚輩凡為歲者再而工告成延袤四百九十五丈為門四樓如月城三之敵臺之在角四樓如之他敵臺十二中丞署一兵備署一副帥署一海防丞廳一練兵廳一千戶所廳一軍營舍

六百五十楹費金若干一不以煩民於是施君紀其凡而命辭於余俾示永永竊惟茲堡為東南最要害湯信公之嫺兵修海戍自越以至燕齊且百而不及之至平江伯而始請為堞後平江伯以至今百五十年倭事起首尾三十載增戍者又百而不及之至王公而始請為鎮乃今屹然保障矣君子謂茲役也真遠猷哉

大小學田廩記

甘元雋

天下郡縣儒學各一制額也嘉定以十八學稱何合社學言之也社學小學教也近世廢弗講矣嘉靖乙未滇南李侯令邑之明年既學制未備何以作人於是度闔闐棄墟勅復社學扁曰四門小學其在鄉則於貿遷之

聚曰鐘大小凡十種皆即老佛故宫洎遺塾改革
社學學旁各設土穀祠附焉是時政成日暇侯每閱
射講習又恐廩祿之恒未足經費社學尤茂所聯屬乃
設措勸相得積置田總五頃六十畝爲學田旁闢廩四
百零二舍爲學廩田取賦贏廩取儲直歲可得租易銀
四百九十四兩有畸酌量分贍以佐厥費儒學宗會用
廣其數爲兩一百六十八四門學師四人儀節多附爲
兩八十其餘師三人者皆二十四師二人者皆十七師
一人者皆十差次畧定立司田司簿程約出入以逆折
減沒於是春秋旦望饗射較賞以及頤老鄉約之會貧
病婚葬之助咸取具焉古者疆井授田一夫百畝飲讀

學藝給其中多寡太分教罔攸寓是故有均田平賦之
制以正經界古者廩有掌斂司覈表刑禁齊貨賄爰抑
末游今鬪囂胥陵市無顛察是故有叙地辨肆之令以
明質劑二者概舉夫然後衆志克一而易與爲善贍學
田廩因得集事於願輸樂効之氓以修海內闕講之政
蓋雖不必其法度盡古合所以維持牽制相觀相信俾
知力本悖誼可以勸德興教則何古今異道耶此皆實
學經緯心所獨得故規制詳而綱條整發慮遠而流澤
長豈尋常補苴者可測見其微意哉侯名資坤字伯生
別號雯崑

蘇之嘉定去郡城百四十里東瀕於海其野衍沃而亢鄉聚以鎮名十有六曰南翔曰婁塘曰羅店曰大場曰江灣曰高橋曰月浦曰真如曰安亭曰廣福曰黃渡曰紀廟曰外岡曰葛隆曰楊行曰徐行水陸之會商賈囂集俗重貨而知學者或鮮然其人醇樸易擾昆陽李侯資坤爲令之二年時和政通方黜邪崇正爲急會督學御史聞人公移檄興學侯益虔不解乃修文廟修儒學旣如制乃悉毀其淫祠及廢寺院凡若干處於是縣之城建四門小學一建忠孝貞烈思賢之祠凡三於是十六鎮悉建有小學措畫自侯不厘公帑率作省成溢有贏羨乃惟瞻學必求永圖乃下令諸鎮平賈易民田凡

七百七十有一畷又按籍規諸隙地可列肆者爲屋凡三百三十楹歲田租之入得米一千二百三十有三斛率四十斛輸十金賃金以兩計者二百六十四乃奠其錄爲學戶以書揭之別而復之歲取其什一以共公賦會其入總之五百七十二兩有贏歸之儒學者二十之七餘以頒之小學則有差鎮簡生員一人教之大鎮益教讀二人次一人乃四門小學則學官一人蒞攝之而諸鎮咸稟約束月稽其緒三閱月巡問而北其惰勤達之縣而更置之而勸懲行焉凡學司田一人執其總司簿二人贊之逆會以待飲射以待祀饗以待饗餼以待牘筆以待齋贄以待昏冠以待艱阨以待喪紀歲終振

其餘財積三歲又振而歛之以待工事縣受紀叅互以考其成是役也經始於嘉靖乙未十月明年八月訖工侯清介悃悞以治行孚於上官始事成可其議至是益嘉之督學公特令勒石學宮余聞之朱子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禮蓋言以其漸也故考校之法必九年而大成世降教弛士業陵節未知方甲書計之物而遽進之與論禮樂而歛才眎化之意微矣又何賴焉我國朝社學之制倣之庠序府州縣學足儼列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不講久焉苟且簿書常廩不繼未聞有瞻學如侯者有之自侯始而實風勵之機也諸凡溝封間架詳在牌陰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記

美

詳定役米碑畧

嘉定知縣
萬歷二十一年任 王福徵

爲懇天比例立法均役等事奉兵備道按察使曹 批

據本縣二十二都里排呂應鐘全坤周圭等呈前事蒙經帖差義民宣學會同糧塘朱袞等查勘得本扇田地委果坍荒內有成熟據稱多被奸民勢占既不入本主官甲又不當正額糧差累當役者罄產及查太倉州貼米之法除過板荒計田一畝每年出米二升每石准銀五錢總入比簿以助輕重繁差之費就於輪役者本名扣除設有盈餘登記印冊給與輪役首名收候以抵包荒本區熟田爲外區民人所得者計田一項量出役田六畝彼處已經申詳遵行外今據各役要得比照厘草

前項詭寄之弊無不樂從等情呈遞該本縣知縣王覆查得呂應鐘等所呈比例貼米蓋因本區田地坐傍劉河內多官戶管業差役恐有不均故此具呈今據宣學之查勘糧里之執結咸稱允當及查太倉州委果立碑永例則官戶民田之役亦通融矣呈詳本道奉批仰府查照崑山太倉貼米事例覆議妥確詳報奉此案查別卷該奉糧儲水利副使韓案驗爲勢豪滅旨抗憲貧命顛危懇恩再造事奉撫院朱按院陳供該本道呈議崑山縣三十保陸詳等區太倉州鄉宦王鳳巖等崑山鄉宦諸景陽等均恤區貧役累咸願每田一畝計出役米二升外區之田收入者每畝出米一升二合以助當差

以均勞逸府縣議覆相同俱申蒙批如議遵行今該本府署印同知朱查看得本縣所申里排呂應鐘等區坐傍劉河內多官戶管業差役實有不均所呈比照崑山太倉計田出米助役誠為官民兩便勞逸得均况該區糧塘衆議允服相應俯從具由詳蒙本道覆看嘉定二十二都等坐落劉河之傍田多坍塌且大半官戶管業差役不均小民偏累此里排所以有比例貼米之呈也既經該府覆議妥當衆議允服似非強良以不欲者相應俯從以順民志申奉巡撫部院趙批役米之議出衆願准照折銀登簿酌量支給勒石垂久繳巡按察院秦批如議行仍勒石永為定規繳遂將該扇田畝役米數目

悉照太倉崑山事例總派秋糧會計內每畝出米二升
每石折銀五錢併入比簿量各役之重輕給役米之多
寡就於輪役本名折銀內儘扣用俾坍荒賠贖之費以
甦流離傾蕩之虞所有應貼數目開列

一糧長有坍荒包賠之苦每名津米十石

一首名有奔馳聽比之苦津米一十八石

一收頭有煎銷炭銀之費津米一十八石

一塘長有開濬督責之煩津米十石

一里長有起夫肩水之累津米一十二石

一扇書有書笈紙張之費津米二十四石

永折漕糧碑記

萬歷二十三年

王錫爵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揚州之藪澤曰具區三吳之水所瀦也而嘉定爲之門
戶吳淞南襟婁江北帶皆在數十里之內故淫潦汎溢
之禍常爲諸縣最然而其民曾不得灌溉之利米穀之
入尙不足以自飽而歲出十四萬石以漕京師非取之
他縣不能辦也蓋他縣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獨
潮汐之所出入濁泥浮沙日有積焉余嘗考其地志塘
浦之在界中凡三千餘昔人以治水爲大政故二百年
常通流不廢正嘉之際其遺烈猶有存者至於今湮沒
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帶而已是以其民獨託命於木
棉木棉之性喜與水田相代而嘉定之植數十年不能
易也寧復有善收乎况海波之震蕩颶風之搖撼累十

年無一二免者豈其民之樂之哉地勢固然也加以米
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運舡之至城下舳艫相次
如魚鱗而倉廩尚無稊粒於是四方糠粃浥潤之米一
入其境價必翔踴而軍士動以米惡為辭所以摧抑之
百端蓋有以二石當一石者而民之困極矣軍士喜於
所得之過當輒以其贏餘為嬉遊飲博之用而春夏鬱
蒸之時米敗腐如炤煤颺曬簸篩之日有至折閱不支
者要亦非軍士之利也慶歷之際四境荒蕪之田無慮
數萬畝老穉提携而去者項背相望議者以為數年之
後殆不可以為縣歲癸未民瞿仁等具狀大司農請易
漕糧以銀庶幾遺民尚可自有行巡撫郭公思極巡按

邢公侗會言上下大司農議覆為便自萬歷十二年始
徵銀第歲歲奏聞後三年乃令三歲一請行之十年而
荒茅亂莠墾有新田頽垣廢井創有新廬顧民猶盼盼
焉懼一旦恐恩命之中輟也當奏請之歲輒動色相恐
縣令王君福徵知閭閻之隱以為民不安其土不可以
為理乃集其耆老而謀所以與民永久之計於是民徐
行等相率伏闕上書言蒙恩改折漕糧以來已十餘言
有利於民無病於國明甚惟愚民懼於交兌之害而過
疑上恩之不可恃也多懷去就無戀戀畎畝之心惟上
裁哀章下大司農大司農與巡撫趙公可懷巡按鹿公
久徵叅議之報如行等言是有旨著為令而嘉定之民

所以鼓舞之可知也余惟國家轉輸東南四百里之粟以給京師歷江淮河衛之險驚風駭波朝不謀夕文武之臣奔走其事而軍士蒙犯霜露經歷寒暑計十萬石之費蓋不訾矣然京衛之士曾不待米而飽太倉之粟朝受而夕糶之意在得銀錢耳其價亦不能太過產米之地也夫水田之利率未可就而黍稷菽麥皆京師之人饗殮旦夕之常食也誠於豐歲增價糶百萬以佐東南之漕使北方之民亦無傷農之病於京師穀賤之時出以與米兼支而願受銀錢者准改折價以給焉其勢必爭欲得之夫為國計者獨使太倉之畜不虛而已何必轉吳越之米於燕市乎即無論嘉定居漕糧四十分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記

四

之一不足以爲重輕蓋改折實利於民亦利於國也王君求余文以紀其事宣上恩也且使後之人有考焉嘉定歲運漕糧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石有奇正兌一石加耗四斗故每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加耗三斗二升今議裁一斗二升故每石折銀六錢凡折銀七萬三千九百兩有奇其輕齎蘆蓆木板之費皆免與改兌所裁之米共爲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奇於乎上恩大矣賢有司之澤亦遠矣

永折漕糧碑記

天啟四年

謝三賓

蘇州之屬七而嘉定獨不能稻者其地爲大海所噓吸潮汐挾泥沙而上萬歷初縣中積荒田已二千餘頃幾

成廢邑計無復之邑民伏闕上書願折漕糧以銀輸太倉時江陵當國而本邑徐學謨爲禮部尚書遂贊成永折之議至熹宗皇帝因戶部軍需昔羸今詘召問廷臣其咎安在時在廷鮮有知故事者但以諸處漕糧折色對而嘉定亦與焉部科遂令以米兌運已移咨督漕矣士民奔走相告如赴湯火時太僕歸子顧在京慮無知之民激生他變昌言於朝而中貴人方持國以操切見能外廷和之莫敢誰何會給事陸文獻還朝明悉故事爲執政及科部陳其本末利害始有轉移之意猶以漕米缺額爲詞及告以挹茲注彼之故漕額不損升斗且出昔年存科疏牘證之乃始恍然而倉場總督方以乏

現米可餉不支持之尤力陸公又引先朝故事諸軍餉本折互支且言京軍多食黍麥所得米粟輒質錢於人每石得銀三四錢耳若以嘉定折銀每石七錢者給之可使懽聲動地倉場試以此意編諭軍士軍士果懽呼踴躍願蚤受賜於是兩臺會疏至大司農再以故事上聞屬戶部胡公士容具稿胡公舊令嘉定熟知顛末言之疊疊疏上報可而復漕之說始寢賓不敏承乏茲土與二三父老從事者五年焦心勞思以辦供億之事猶不免於督責向非籍前人之庇庶則今之肩摩於市接踵於庭者皆境外之溝中瘠也故紀之貞石以示世世且爲祠以祀諸公之始終漕事者從民志也蓋發議出

於邑令高公薦未及舉而朱公廷益熊公密先後成之
是時楚中利在輸米而得折嘉定利在輸銀而得漕援
楚惠嘉宗伯徐公學謨歷官荆楚熟聞而為當國者亟
言之也三歲一奏聞偶阻事會題請後時則安生異議
可以敗事當其閒暇而豫圖之以獲成命者邑令王公
福徵而主持其議定於省中則給事李公先芳和之者
職方殷公暨當時士大夫也乙丑之事士民皇皇攝令
司理張公承詔若疾痛在身戴星出入請命上臺力言
不便及下司農為之調護者胡公容也在京諸公歸公
子顧銓部沈公紹僖職方孫公元化刑部郎中徐公元
嘏言出而人信之至於上稽典章下觀時勢定部科之

猶豫平官府之異同則陸公文獻之力也在籍聞命而
率士民或呼籲於九闈或開陳於撫按者尚寶須公之
彥給事侯公震暘都事金公兆登為之唱也其他諸生
耆老戮力恐後姓名具在卷牘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支
取其功德尤茂者社而稷之焉嗚呼嘉定之民可謂不
忘本矣夫徐李二公為可為於詢謀僉同之日為澤則
長為力則易歸陸諸公為不可為於衆言淆亂之時其
勢似不可回其言侶不可入明旨出而復收漕檄行而
復還天不遺斯民故使數君子出而始終護之也嗟夫
嘉定叢爾在吳之一隅無山林藪澤之饒可以稍佐衣
食而計其歲供與畿內八府畧等是宜愍念加以灌溉

不通杭稻不植故爲此不得已免死之策而旁觀者謂一方獨被其澤也而常欲敗之夫敗之而於他處有絲毫之利吾無怪矣特謂獨被其澤也而睚眦相視無乃惑乎且夫古之君子以一夫不獲爲恥是故昆蟲草木尚欲祐之生全今之君子乃欲舉得已之政而使數萬室家窘迫流離不復保全其性命抑何其草菅吾民至是哉是役也固以見當事諸公念民之切爲民之周而地方萬口不敢一日不齒其功抑亦使後之人覩是而惻然有慨於中知漕兌之必不可復而復漕之重傷吾民國亦無所利之也念之哉念之哉

折漕報功祠記

天啟四年

侯震暘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嘉定漕兌改折垂五十年其吏民相與歌功詠德勒諸碑版而徵序於薦紳學士者亦且一而再矣始曰改折喜兌之易而折也繼曰永折志折之不復兌矣而屬者軍興踐乘大司農計悉秋毫至背五十年之詔條而復責輓芻於下邑則是永者不可得而恃也不可得而恃而又何紀焉然而其士民控之監司郡邑控之保釐直指遂上書排九闕而其舊長吏之列官京朝與薦紳之在輦下者奔走匡救如赴湯火迄得奉俞詔則是永折之未始不可恃也折不可永而卒可永如此安得無一言以爲紀而因以諭我後之人國家爲民圖利而蠲其病苟未有以許之旣已許之又復易之是反汗也且京

師歲轉東南四百萬粟以給儲糈置嘉定於其中猶四十分之一也入焉者幾何即如農臣之議加以陪京之溧水維揚之興化浙東之紹興亦猶四十分之五也入焉者又幾何誠能於豐登無事時權有無通貴賤而厚爲之備天下之大何爲其憂貧哉乃皇皇焉至於有事而後求之求必不可得行必不可復於朝廷未見萬有一之利而徒以爲違信擾民主計者何不深長思也夫海濱斥鹵不宜稻仰糴旁縣價涌而米惡不足饜軍士此爲昔日嘉定言之也三吳爲巨浸而糴無從辦折者半已在官勢不可復易此爲昨歲嘉定言之也庾無椽而茨梁露積靡所貯河如綫而舳舻銜尾靡從入此爲

百千萬年嘉定言之也昔日者下及上之人旣吾敝耳聾而始有折議又重之以昨歲之已事則雖百千萬年其敢忘夫然後知兌不可不折折必不可復兌庶乎所爲永者可得而恃也事既定邑之人侯某乃從諸大夫後而告百姓曰方折議之起嘉民歲歲一請後三歲一請請以歲額逋否定折之永暫積十年而完賦如額斯永折之議成故先叅知之叙永折也惟祝我父老子弟無骫國課以終厥惠五十年來誠相與凜凜焉樂輸從事以逭罷民之罰而成言勿踐自縣官始夫亦有不得已者非民之罪雖然以事之難成若彼易變若此而幸吾君若相暨大農之前反汗而後轉圜所以嘉惠遺黎

至深且厚若之何以竊報故余今日勉父老子弟亦猶先叅知之志而已矣父老子弟咸曰然吾儕小人知所以報天子矣其何以報天子之吏夫薦紳士庶誠自為計無所辭乃若後先之准茲土者司李攝縣事張公承詔太守寇公慎觀察楊公宏備則以牒請大中丞周公起元既奉嚴譴而猶以咨請直指徐公吉遂以疏請讀其所彙先後文檄不啻上鄭監門之圖天聽雖高烏得無動而計部前縣令胡公士容以職司筦鑰纓同室之冠侍御前縣令卓公邁以身近日月為登高之唱咸痼瘵乃身以惠此一方民是宜肖其像貌詳誌其爵里姓氏尸而祝之俾民世世子孫其勿諼焉作報功祠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記

四五

濬采淘港記

萬歷三十三年知縣
吳道長濬

婁 堅

凡吏於吳者所以修民之急有三日賦歛也獄訟也溝渠也而嘉定東瀕海其土田薄其人多瘁以囂其地高不受江湖之潤潮汐至則盈還則淤故於修此三者為

難然賦之逋也能勤勾較乎均緩急乎則易矣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嘉定之水不數疏則灌溉無所引疏之則瘠土疲皮懼不勝役焉計塘浦之在四境其大者猶以百數每歲自孟冬即役境內之民奔走數十里外裹餼糧冒犯霜雪常至春暮乃得罷督作治者更緣為奸利役不均或更加扶以罰作苦之今年而東明年而西以次及於四境不數年而東又告淤矣歲所興役民間之費幾於常賦外畝增十二而衆不至怒且怨者以為猶愈於淤而無可畊以瀕於死也此其視旁郡邑何如哉長吏雖賢重憫斯民而勢終不得已則務講求方畧身行視慰勞之不輕以屬丞簿局如是即民亦歌呼趨事

務為中程罔敢怠先是境內西偏多納湖水東貫治城迤北入海故有練祁之名自松江中掣於新洋夏駕今之東西流皆潮汐也積數十年來海水之入采淘港者西北至月浦又西至馬路塘日再停淤總通一線耳居人至無以溉田以故其收常不給於賦今南康吳侯涖政之五月歲豐人和田收既畢常有畚鍤之役侯既相度兼以諮諏慨然嘆曰邑所仰松江也而非邑宰之所及也凡江水之所從入吾將多鑿故道而逝之未遑也吳淞戎鎮為防海重地督撫大臣及臺使者歲一至焉而舟楫不通庸非吏責乎於是戒期鳩工測量深濶督旌怠勤方畧既具鞭箠不煩倖值冬旱無坐糜廩食之費

無蹴水躡雪之勞役凡閱月而竣向之平陸疏為洪流
農人相賀泄澇沃枯戎卒之來揚帆飛漿侯又憫其功
之勤而虞其湮之易也將築為堤以圖於永遠然而溝
塍久涸人喜驟盈侯曰樂成之民慮不及遠且吾興役
於積湮之後故用民力過多後有繼者數年一濬第求
毋減於濶其深必殺之則力省而功倍矣遂止不復堤
焉於是蘇城之軍若民快所未覩美侯之勤施相率來
請紀厥成功以告於後來余哀嘉定之民獨歲不免於
畚鍤故具言濬渠之便利俾知勸而忘其勞焉若侯之
所以施於政者其賦歛之平獄訟之簡侯既易其所難
矣而況於易易者乎茲固不得而詳也侯名某江西之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四十七

星子人萬歷辛丑進士

海音橋記

馬元調

嘉定縣治之東四十里而遙吳淞江守禦千戶所在焉
所之西三里港曰采淘為練祁之水東合月浦入海處
其上有丁家橋屹立飛濤怒浪中朽極而危渡者愕眙
不敢前去年十月或隕焉居人孫姓應元者觸於目怵
於心購魚艇奪之蛟龍魚鱉之口而登之陸於是慨焉
發願易木以石為永久計所之某官某聞而義之捐貲
首倡應元益感奮為已任走縣告余以故請給印據以
募善信之樂施者且自許必期其成予念古者辰角見
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視為月令之常

務我國家修理橋梁道路高皇帝著以為律則視古為尤重後乃逡巡廢弛漸失其職而閭閻好義者反能不惜金錢以謀解褰裳濡軌之厄予頗用自愧為割俸錢者四十緡更名海音而給之冊以聽彼宰官善信之緣於是鎮守大將軍而下偏裨千百夫長以至商賈出入往來之人聞風慕義子來雲集不數月應元來告成且請勒貞珉以垂後予不忍辭因徐攷港與橋之舊正德龔尚書志宏治都太僕圖記永樂曾教讀志俱少附見及攷嘉靖以來若昆陽李公風教錄其論本縣渾潮為害欲引西北徐公浦西南吳淞江上流各清水貫通縣境而盡填塞其他諸口入潮處止於采陶港口為石閘

設板啟閉平時以拒渾潮遇淫雨泛濫則啟板洩放采陶之名始著然未言有橋者又攷遵化張公循良餘積其增築所城謂東南北三面瞰海西臨丁家橋控扼內地以為得其形勝而上虞楊公所論又謂使敵人扼橋固守則四無救援孤城可慮兩家所見雖不同而橋之蹟藉是可攷然終怪正德以前圖記放佚不得其故後閱淄川韓公新志茲橋之下明著今廢新建有牯似欲遠紹李公所規畫然後喟然太息昔之無橋由有閘堤廢橋始建立其後牯復而橋又廢又其後閘廢而橋又立橋與閘互為興廢者如此不可以不記乃若茲橋今昔之勢又有可得而論者蓋前所出入往來止吳淞一

守禦及七八兩都畊農販易之人自島壘內証增立守江把總鎮守江南總兵官亦自金山來開府後乃益立遊兵陸營二總又其後益著奇兵營所部標下水陸七八千人而他所轄叅遊衛所將士吏卒沿海千里之戎政咸稟約束南聯浙閩北接淮揚皆當出入坐來於是途而督撫六察歲涖觀兵馬蹄車轍勢難飛渡又軍徵調萬夫千騎宵征晨發俱今所有昔所無而畊農商賈之什伯於曩昔又可勿論也然則茲橋之改建易木以石所闕者方隅疆域之重軍容國計之大豈止爲行路之人免及溺也哉予故喜而直書其事以不喪應元之勲爲好義者勸且自幸雨畢水涸之月令藉手修舉以寶山縣志

卷九下

四九

無負高皇帝之約束而併及昆陽遵化諸公所以經營是港與橋者以存嘉定之軼事使後有攷焉

國朝

大中丞馬公濬吳淞江碑記

繆彤

今上十載加意元元以江南爲財賦重地而農事者財賦之本水利者又農事之本自庚辛以降天方啟聖堯湯水旱疊見東南爲

聖天子其咨之戚乃吳會被災特甚則以震澤之水無所承洩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三江者淞江東江婁江也東南之水太湖不克受必承以江之入也今幸天佑我吳大中丞馬公以帝簡節鉞江南而總制則麻公膺方伯之任者爲慕公其司憲則韓公一時保釐東南者俱周召榮畢之儔而灑沉澹災之任馬公實首膺之檄行郡邑講求水道所謂東江者已湮沒不可考今之吳淞江即古淞江今之劉河即古婁江也震澤自吳江長橋東走所經尹山甫里澱山以及趙屯潘龍并五大浦夔伏地行至黃浦入海者爲吳淞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

江自吳縣鮎魚口北行經郡城婁門過崑至和塘合新涇虬江由太倉入海者爲劉河即婁江也是震澤仰受東南諸郡之水猶胸腹然而二江其尾閭也辛亥春首事劉河續用告成然止洩震澤半面之水其滙納於泖澱諸湖者左衝右搏方爭道於一葦之江而嘉湖復挾天目諸山之水下與震澤合隄區汜濫民憂魚鱉爲江浙六郡害更甚馬公以已溺已飢爲心用答

天子東顧之憂計費非十萬金不可同制憲麻公浙撫范公會稱於朝

制曰可乃下其事於藩司郡邑自辛亥臘月七日祭江肇工迄壬子四月晦工以告竣所謂營其塗里硯其墳

埴計其徒衆時其糗糧備其畚鍤因才授能無不各勝
任而効功一時為之劈畫輸輓綱紀群力者則慕公沐
雨櫛風相度糾視者則韓公下至庶僚衆執事咸供厥
職蘇郡守則審公松郡守則耿公蘇郡貳則師公松郡
貳則王公乃嘉定延袤獨廣夫役較他邑倍趙侯賢勞
獨任執掌風塵不憚征繕以從事自黃浦東口起至新
涇口施家港止其為里凡一萬四百九十一丈其起土
共一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九方其募夫共一百八十
四萬一百五十七工其所給工料銀共一十萬一千一
百七十九兩一錢二分築垣建閘需費俱在內當此歲
災民流興茲鉅役為期不百日而効畢集是役也日恒

暘不雨迨遂事雨始大降可以識天心矣蓋由馬公體
聖天子其咨之念至誠愛民足以上格帝心而慕公復
體馬公之心倡率韓公化導衆司執事驅魚鱉之民子
來之而鼓舞不倦使百餘年來葭葦沙磧之地一化為
清波巨浸之區自此東南財賦之鄉雨暘時若鞏國家
萬年之圖孰非我馬公一人之賜哉嘉定趙侯以士民
之請徵言於余欲勒石以昭不朽余固吳人也自幼習
誦父老之言以吳淞江自有明以來惟夏忠靖公原吉
周文襄公忱海忠介公瑞相繼䟽鑿其地用紹禹績迄
今又百餘年矣江成平陸黃茅接天經其地者憑弔三
公未嘗不嗟吁慨慕嘗欲一見其人以為吳民再生之

慶今何幸遇我馬公其所居之地即文襄忠介之地也然文襄諸公後先繼起遠數十年而一見今馬公與麻公同建閩江南而慕公又設藩吳地浙撫范公復旌旄相望豈非天佑此土實以名世簡卑平格不啻文襄諸公之並萃於一時則馬公之得以奏襄猷績夫豈易邁也哉抑海忠介議開吳淞奏留漕米三十萬石其未足者取之協濟如稻穀贖罰之類今 敕舉大工絲粒不以費下蠲四萬以濬劉河捐十萬以濬吳淞是聖德如天王澤洋溢而元臣協應適昭上下同流之美自此水利疏而農功舉農功舉而田賦足三吳之困以次漸甦夫豈棗岸芍陂澤被一方者所可同日語哉謹

序次其事以泐諸石使後之覽江流而賦永廣其亦有所興感也夫

韓公督濬吳淞江碑記

徐元文

嘗讀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三江即東江婁江而吳淞江其一也吳淞江爲太湖咽喉自吳江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又東北流至澱山合五大浦而至宋家橋南流與黃浦合而入海凡二百六十里此東南水利之最著者向與東江婁江並爲湖流入海之要道而東江旣湮婁江界北即今之劉河也惟是吳淞一江吐納湖水界在嘉定上海青浦三縣關蘇松兩郡水利而生民衣食國家財賦寄焉當明初忠靖

夏公原吉文襄周公忱屢經開濬後漸壅淤及隆慶四
年忠介海公瑞重濬是江特奏偉績民至今德之自後
百有餘年惟黃渡西宋家橋東猶或東流一線而中間
七十餘里卒成平陸遂至五大浦及田間水道日就淺
涸一遇災傷旱無停蓄水無洩瀉田土頻荒飢饉薦至
百姓困於徵輸有司屢受叅罰誠
廟堂之殷憂也辛亥春

聖天子加意元元爰命制憲麻公大中丞馬公徃經其
地循禹三江故道而大方伯慕公實首建濬江之議乃
灑沉澹災實難其人特簡賢憲襄平韓公克董其任星
馳雨沐親度形勢其荒塗而工倍者幾何地其沮洳而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三

工半者幾何地其避紆而趨徑者幾何地某地爲某員
之委也某里爲某長之督也分段以委員分員以率長
一方論文計方論方計工論工計食功有難易則察工
度丈以均其力夫有勤怠則計功給餉以別其勞濬有
廣狹淺深則立標設準以一其流不踰三月而厥功告
成是役也督撫以

天子之心爲心韓公則以督撫之心爲心上紓

聖主東顧之憂下蘇兆民昏墊之患大利以興焉大災
以捍焉大工以速焉大費以省焉其視西門豹治鄴澤
破一方者公之功惠漑數郡其廣隘何如哉而嘉定趙

侯以地界延袤其夫役較倍他邑勤敏精幹為諸縣先
鞅掌從事實與韓公相終始焉韓公諱佐周字公弼古
雍州延安府人為宋蘄王裔世以文武開基今奉
勅分守三吳澤敷於民江流河廣聲施至永其功名當
與忠靖公輩赫奕朝宁豈獨濬江一事為吳民尸祝已
哉是為記

潘家橋新聞記

月居周人王字藿

吳有三江五湖之水利吾嘉無江湖而濱海宜其水利
溥於江湖乃曠旱淫澇災傷特甚數年之間穀不再稔
何也大海每日一潮一汐其水道易淤難疏其田無緒
水可灌必需潮汐是田以水為利害苗命以水為死生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四

也苗命不即民命乎故宰是邑者必先講求水利編徃
役必首濬河一邑水利以月浦為襟喉月浦鎮馬路河
之東為新河灣河為梁曰潘家橋其里為荷花池里里
之南北邨落皆潘氏第宅也西距縣治四十里東距大
海五六里海口受潮之口曰采淘流入潘家橋支分小
河田苗待命者不下百千頃蓋海潮盈縮應月盈胸故
月分大小汛大汛潮湧溢便灌溉小汛水枯涸枯槩之
巧無所施人牛之力無所竭徃徃焦殺禾稼民生憊悴
里之耆碩某慨然心惻謀所以補救于田邀惠海若之
策建一小閘於潘家橋之側少折而南為支河鎖鑰令
其子諸生某鳩工庀材鑿土壘石經營高曠深下之制

而落成之令隣閭之家時其啟閉而司其蓄洩焉則畱
截大汎之洋溢可濟小汎之枯涸甚善舉也藉以補救
灾傷不致蘊隆焦殺將來千倉萬箱百室盈止歲有十
千之取焉然不特一時一方之利也他水亦當仿而爲
之後之人嗣而葺之則邀惠於海若當不啻三江五湖
之水利云爾

賦

明

秋泛吳淞江賦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極浦寒清循游具區之
野縱汎吳淞之濱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橋葉微下斜陽
半明樵風歸兮自朝暮夕涵滿兮誰送迎浩霜空兮一
色橫霽色兮千名於是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方興
扁舟獨詣社橘初黃汀葭餘翠鷺鷺朋飛別鷓鴣孤唳聽
漁榔之遙響聞牧笛之長吹旣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
結欵若夫敵寇初平霸圖方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
貪餌而登釣鹿走險而亡命一旦辭祿揚舲高詠功崇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五六

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不融洛
塵其蒙宗城寡捍王國爭雄拂衣客右震懼江東拖翠
綸兮波上膾蟬翼兮梓中倘卽時之有適遑我後之爲
恫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槩汀洲片帆煙水夕醉
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
之多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清徽諒隨時之有宜
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褊機申屠臨河而
蹈壑伯彞登山而食薇皆有爲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
別有執簡仙瀛特荷帝柱晨韜史氏之筆暮拂使臣之
斧登覽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何從欲之流茲
慰遠游之以懼肇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

於滙川其拯濟乎眇疇轉白鶴之新渚攄青龍之上游
濯埃垢於緇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鈞右援仲
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害
蓋孔臧於自謀鮮鱗在祖真茶滿甌少回俗士之駕亦
未可爲茲江之羞

海晏賦 有序

殷都

總戎郭公膚功既奏駐師海壖威震彝夏姦宄削迹
士歌於室農狎於野風濤不作東吳以寧學士大夫
感公戡定之績咸著詩頌闡揚威烈某輒賦其事以
附篇章之末若勒功名山紀勛史館宜有名筆昭示
無窮野人當拜手以誦焉

寶山縣志

賦卷九下

五七

咨洪波之簸蕩吞東南之具區遡潞灤以遐逝盤析木
以滌洄瀰漫淳滴沆瀣淪还聳島嶼之矗峙環洲渚而
喂崔生產畜聚狼戾眦睚彎矢努以奮射舞戈鋌以揚
威鼓舸艘而出沒乘巨浪以翺飛毒焰晨霾妖氛書迷
市井荒鹵邨落邱墟川谷平漣憑城緣梯積齒盈塹老
弱仳離天心稔亂乃眷英雄承九重之推轂仰元算以
摧衝抗神機而超邁啟玉帳以颺風雲干四集月羽橫
縱殲渠魁於海上遂殄滅乎羣兇奇略高懸於清吳威
稜遠振於汜濛鯤運鵬搏蛟御蚪從飲馬扶桑之域揚
舲蓬島之東潮汐夜落於沃焦心斗朝燦於長虹百靈
效順於陽侯諸蠻屏息於元戎凱歌奏於漁父劍鐔淬

於蛟宮輝珠文於沙汭騰錦縷於涇淙匉匉平定轟虓
底寧溟渤安流落滌淵澄峰巒搖動於激灩魚龍宛轉
於洲汀白甌游泳青鳧停江日浴而浮光翠浪寂而
沉聲萬里一瞬異域同心天吳呈瑞海若獻琛神鰲永
戴乎方壺安期相邀乎羨門躋聖壽於羲軒貽慶澤於
黎蒸決滄苾之清潤常洗滌乎戎兵每望洋而長嘯喜
遯迹乎鯢鯨渺通泉之任俠繼汾陽之雄勛

布賦

徐獻忠

土人以布縷爲業農疇之困籍以稍濟然其爲生甚
疲苦非若他郡邑蠶繅泉苧之業力少利倍者可同
語也告諸觀風者作布賦曰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賦

五六

客有至吳下邑覽織婦之布素歆卉物之流澤收島彘
之末計啓閨房之長息廼喟然而嘆曰美哉布乎下邑
之士曰羅紈繡文素縵錦綾長裙交褱流景飛晶此居
者之所揚輝而觀者之所凝睇也子不加慕而慕諸貧
民之業亦有說乎客曰布通貴賤之服不擇溫涼而適
其爲製也疏陋縑繪密殊絹縠有翟毼之毛毳齊縞素
之潔白賤靡綺之浮華傷貝錦之徒飾孺夫匹婦可濟
其乏缺通都大邑與干乘之富相埒豈虛言哉曰子何
不傷其勞而徒羨其美不稽其私而徒誇其會子亦欲
聞其勞且病乎若乃鐵木相軋手挽且壓且餒且拗且
絮吐核張弓柱
急聲噎牽條絡車呶啞錯雜借光

於膏繼夜與日心急忘寐力疲歌發衾篋空寒漏水寂
溢婦子喧闐老穉畢力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嫠婦卷
袖小姬解珮含愁入機凝寒弄杼流蘇綰綜一伏一起
踏躡相次上下不已縷斷苦接梭澁恐膩手習檻匡聲
揚宮徵長夜淒然得尺望咫尺寒雞喔喔解軸趨市方是
時也母聞謗而不暇投杼妻迎夫而帖然坐起客曰若
是勞乎曰未也織婦拖凍龜手不顧匹夫懷飢奔走長
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麤之不中數飾粉傅脂護持
風露摩肩臂以授人騰口說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
賈師以如父幸而入選如脫重負坐守風簷平明返顧
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婦辭機而望遠子牽裳而懇飢

先潔釜而待米旋汲水而候炊語少待以相慰既久竚
而始歸夫嬰嬰以隕渟云攘攘者在途索子錢而不釋
併布以如飛夫狼攫虎噉肉寒骨解無一語之抗聲猶
三瓟而彌恠握兩手以授之拂空拳而吞歎雖則歲之
靡從完小信而不怠是豈但一婦織而衣十人殆所謂
一室肥而衆俱瘵者也客曰若是病乎曰未也海上之
民土薄水淺其惡易邁枵腹未知其稅駕鷄衣徒羨夫
長袖夫廣儲豐積出自農夫之耕一絲寸縷皆從匹夫
之手然而繭絲告成置蠶不聞耕犁召豐於牛何有是
固天下同風惟江南爲叢藪晦鍾之他稅從升塗泥之
末路計斗是以手不停機而終歲無衣窮年仡仡而不

瞻其口客曰何言之過也滄海變遷化爲陵陸禹土塗
泥蔭注淥淥禾黍芄芄滿家彌谷貧攜白墮富樹華屋
婚媾靡靡徒侶簇簇顧今日之江南殆海內之樂國雖
布縷之征亦豈加於穀粟何徒抱杞人之憂損名都之
望乎曰否不然恒歲之運水毀木飢消長相代前建後
除陽九陰七聽令皇祇今者庚申火仇馮彛炆令爍金
天漢飛灰槁土沃焦赤地拆龜旣葵藜之莫采亦木棉
之變衰枝無垂菝絮罕歲蕤傾篋脫負采掇赤離寡夫
臃腫哲婦就疲里胥蹠躐督郵喧唳無尺寸之可縫况
剛運之崔巍匪凶歲之取盈抑國計之在茲當是時也
雖使星婺獻枝火鼠脫鬣罄大夏之全產省公儀之百

室偏陽不懸於城雉匡廬借練於飛瀑亦何以應之客
曰嗟哉下邑之民若是病乎曰未也工以習勝巧自技
生傷末路之靡淫變素樸爲華英始力作以助農終緝
麗以耀名競良工之巧思幻化國之神能於是飄絮若
蓬刻縷若鬣積歲成匹累織敵絨廣倍乎東海之二尺
袤齊乎別渚之五虹鑿以團鳳繞以飛龍綴金章以錯
綵變猩草之鮮紅爛太霞之朝采奪景烏之精瑩硤已
浮乎龍水綃何羨乎蛟宮蓋其技巧始於渡海之黃姬
章聞出白戀闕之鉅公亾萬家之膏腴邀一日之歡悰
傳觀內近遂入公宮一匹遂抵於千縉聯筐始達於重
腫民已寤而益逼霜旣結而冰從嗚呼嗟乎蒟醬竹枝

天馬蒲萄通西國而開越嵩窮異詭而馳臆胃啟自武
之遠略臯臣騫之作備朝槿不思其暮落寒灰尚戀夫
冬烘竟殘桃之取戾何獻曝之耿衷方今聖主龍飛問
民疾苦諸非著令改不暖坐首蠲茲役卹我隕仆尚衣
之絺繡有章進御之浮靡不取免徭徵之巨累始息肩
而就卧雖紅紗之網運尚存而貂璫之督課稍妥客乃
瞿然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不知民之病苦若是也九月
授衣猶以爲晚終歲作勞祈寒不免吾又何敢袖手以
向人徒負暄而思暖廼授簡而書之告輶軒以示遠

詩

樂府

元

厚水歌

張庸

高田水低田水田田積水車不起去年因水民薄收今年又水朝廷憂岸圩自是農夫事工程賴有官催修東家婦西家婦喚郎去斲荒坵土車溝昨日裏外平斷塍緊待新泥補踏車正忙兒又啼抱兒踏車力不齊車掇軸軸轉橫牙婦傷足婦忘嗟怨撫兒哭水深未易乾怕郎受笞辱願天晴祛雨陰入夏無苦旱至秋無苦霖上寬天子憂民心吾農飽煖長謳吟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東海圩

何傳

東海圩枕乾軸環抱人家千百族如何沙土易崩摧一年一度一修築潮頭怒捲雪山來倘失隄防分澇熟上官昨夜檄書來擊鼓村邨令嚴促老農殷勤前致詞官府築圩農願欲去年丁男但苦飢一日纔謀一糲粥今年丁男健似彪三飡白飯喜充腹赴工豈敢辭勞勛海圩弗築民逃逋杵聲許許齊入土土擔紛紛如螳趨東海圩鐵不如永障鹹潮不為澇歲歲秋成禾滿區民有足食無負租

踏灾行

袁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旁

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余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
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吾語
吾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
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
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
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
農夫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如沙塗
官司八月受灾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灾
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
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
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卻把我田批作熟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六三

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阿孫賣與運糧戶
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
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
無因蚤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漸汗沾背
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明

海寇平歌

唐欽堯

天狼硜硜枉矢青猩鼯跳躑鶴鷗鳴黑濤怒惡駕胙艫
幾引螳臂迎天兵常聞赫怒選良將左拒右角齊風霆
儒生籌畧穿溟渤武夫戈戟秋霜明千艘合圍賊褫魄
分支披析還塘撐飛蝗叢矢方辟易鏗轟砲火自欹傾

功收一戰古未有伏屍流血滄溟腥凱旋夾道拜父老
錦衣照水飄華纓逆徒獺穴暮首鼠抗者果死降者生
天恩浩蕩本含垢前不可悔今湏懲况聞諸生獻奇策
跨海唾手屠長鯨忍將膏土饜魚鱉來共虞廷樂太平

寶山殺虎行 正統二年事

張鑑

嘉定邑東滄海傍海波萬頃吞微茫瀛洲弱水遠相接
金雞夜夜啼扶桑太宗皇帝來萬邦築山示表收寶航
奇花異卉盛培植翠雲密葉生微涼當時九重動宸興
作歌勒石昭德光山巔建祠奠龍王春秋廟食嚴蒸嘗
竭來倏經二十載草木暢茂爭芬芳廟宇傾頽碧瓦落
祀事不修苔蘚荒恠哉山中白額侯父子產育皆遁藏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六

有時跳躍週巍阜輕健矍鑠如踰塘有時咆哮嘯一聲
怒音十里秋風狂胡爲不仁施牙爪緣村遶舍時縱橫
啖人已週六十五牛羊犬豕難計量居民號慟死不辜
哭聲夜半干穹蒼耆民白縣縣達郡郡達行臺侍御郎
愷悌君子民父母遠邇聞者皆盡傷維時冬官亞卿相
勅書委任綏南方黎民樂業時物阜 誦比屋歌甘棠
烏有此物施暴虐使彼赤子罹其殃鄉相知之寢不寐
上書激切陳明堂帝聞此言亦怵惕玉音降下雙鳳凰
襄城武臣國柱石拜領上命心彷徨爰遣壯士十一人
赳赳勇烈誰敢當離弓引發白羽箭鐵騎森列羅刀鎗
郡侯重民委蓮幕自公切切心不遑時我邑佐徃從之

沈氣浩浩虹霓長平生讀書事恭讓心亦怒之一奮攘
尋蹤覓蹟走林麓逐之殺之如屠羊相呼相喚殄民患
食其肉兮剗厥腸行人聚觀集如市歌者快者聲琅琅
居民從茲始樂業雞豚犬豕皆安康日出可作日入息
耕田鑿井歌虞唐祠堂再新祠事續列山肴兮奠椒漿
海雲五色照畫棟蜃氣萬丈連雕梁吁嗟惡獸已去弓
矢藏墨花濕透霜毫香我歌一曲紀勝事歌聲激烈雲
飛揚

吳淞刺虎行

陸剛中

吳淞古澤國江水清且駛茫茫蒹葭洲猛虎之所寄吳
郎朝漁何處來網罟未施身爲斃有兄雖同行見難先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六五

已逝倉皇歸來深閉門驚起室中妻水氏不暇別尊姑
安能顧嬌子搖搖白刃手中持雪鏑霜鋌是新淬仰天
自誓還自言不殺於菟生可愧洞虎之曾取虎心椎虎
之骨飲虎髓但知復虎仇寧知虎可畏日斜格鬪聲漸
低力窮遂作夫邊鬼我聞此事毛髮豎因憶秋風棗陽
戍阿朝之後久無人勇烈今朝吳氏婦名與吳淞江水
長浩浩湯湯流萬古

糧夫謠

桑悅

閒行練川村路逢龐眉叟邀余入室坐日晚時近酉大
兒運糧回賽神有鵝酒酒白浮蓮花郎君能飲否我問
運糧事父子開口笑往年一舡夫二十去八九其去心

不平官粟入私甑金吾羽林府揭債十分厚索錢人下
鄉彼此遭毒手兒女虛畜養田宅浪看守債根生利葉
均被他人有今年運糧好皆賴邑父母子視鄉邑民一
一親訓誘餘夫出資糧行夫出奔走居止若無事行者
惟恐後京城貨土宜還家送親友出門身更肥餘粟各
升斗快樂連妻孥安靜及雞狗傳聞朝進士宰邑不能
久秋將轉風憲心神怒如搗我聞野叟言爽氣自生肘
黔黎不難活一惠萬家受陳詩繼國風采詩官盍取

踏車行

黃 頴

踏車踏車聲呶啞老農力疲雙眼花炎炎火日上炙背
血汗下滴沾泥沙東溝水乾潮信窄移居且向西浜踏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六

西疇力灌水未盈回視東疇已龜坼歸來辛苦唇吻焦
渴心飲水飢腹枵青簑籍身纔好眠又被雞聲催接潮
呼兒急起搬車走婦盪晨炊女提酒如此勤勞幸有秋
顆粒何曾先到口簸秕去穀颺糠粃輸納上倉渾似泥
老翁夜歸語老婦了却官租甘受飢

木棉歌

熊澗谷

秋陽收盡枝頭露曬破青囊吐白絮田婦携筐採得歸
便湏織作機中布大兒來覓襦小兒來覓袴半擬償私
債半擬輸官賦竹籠旋著活火熏蝨蟲蠕動走紛紛尺
鐵碾出瑤空雪一弓彈破秋江雲以筵壓板搓成索晝
夜紡車聲落落車聲纔止催上機知作誰人身上衣小

女背面臨風泣憶曾隨母田中拾寸縷何嘗得掛身元
過官私剩空室

雜謠四章

紀甲寅倭變也

徐學謨

周侯誓兮毋奪我士氣七首揚兮週邏於市誰之髡兮
以罹吾刺峨無畏首兮以證汝髻否則殛汝兮爲奸細
翁侯諄兮毋漫屠毋爲賊幟民之蚩蚩生之詎易汝無
誓兮以壯士氣天視視我民視否則覆汝宗殄汝祀
長鎗來啜我醬罌之盈盈卒莫我剩望采淘去打仗風
蕭蕭水瀼瀼突而奔戈倒向血淫淫赤濤漲監也誰周
侯相已無兵安用將

擊刁斗看城外毋交汝睫兮報及以待狐來綏綏兮隍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七

擊以汰爛汝精毋曠以怠曠且怠兮賊嚮汝以爲膾擊
刁斗看城外

孝義歌贈孝子朱羽吉

吳康侯

朱家俠骨古來傳長虹吐氣橫青天西走秦關北抵燕
結交壯士多豪賢荆卿漸離皆比肩舞陽小子等雲煙
父仇不共敢自全漆身吞炭暨髡鉗我師古人何後先
要離七首鷄公鞭懷中霜刃寒鋒銛正氣一徃目無前
乳虎纍纍牢戶填青蠅弔客伴烏鳶髑髏恨不藁街懸
鬼薪熒熒青燐然城上擊柝夜不瞑銀鐺頰衣踵履穿
爰書獄成告九泉復仇義炳春秋篇孝子漬酒酹新阡
碧血嗚嗚涕泗連哀哀蓼莪我廬墓田寒食春山叫村鷓

斷猿落日愁雲邊墓門風雨哭年年

巳午嘆

嚴衍

嘉土本漏沙朝戽夕便涸稻既不堪栽麥豆亦纖薄吉
貝僅相宜又患颶作虐河渠石衣帶行潦相伸伯一朝
一汐間沙積厚兩籜廿年不開浚濶港兒能躍戊寅至
庚辰三載苦嘆爆何意歲辛巳天天翻更採春夏及秋
深點雨不會落恠魃眼開頂妖蠶火生角蝗既嗜禾黍
蠋亦咀荳藿百蟲橫欺人甚於猛獸攫斗米二升錢足
布兩團粕糠粃爲盛饌榆皮當精臙一雞換一婦更索
錢五百白叟橫道衢黃童填深壑民生在此時何異魚
入鑊吟吟一陽回萬物欣有託凍解草木蘇芽蘗堪採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六

剝哀哉壬午春疫厲又大作飢魂易染邪虛腹難棲魄
餒鬼愛馨香逢人便饒嚼吐火煎肺腸噓冰瘕股腳刺
心恣萬刃鑽骨攢千稍富子饒肥犂芳尊奉鷓杓有錢
可使鬼何怕魔相謔貧兒甌滿塵惡能具杯酌盡室駟
歸陰何論老與弱始知隸胥情人鬼一般惡空庭魅嘯
梁夜雨魂啼閣陰濃晝晦冥人少夏淒索黃昏日落時
鬼與人相搏天道胡爲然言之可嘆愕幸得使君來療
此一方瘼非能給參苓善政卽良藥非能肉白骨仁心
卽天澤折兂事分張公意慘不樂委曲費謔停夜睡何
曾着選賢赴神京拜疏通宸幄至誠動天聽鳳毛已書
諾當軸反齟齬方圓謬袂鑿居上一言違百喙羣來啄

誰能定其紛張生字子若一臂挽千鈞萬牛爲之却父
老貼席眠兒童沽酒噓磐鴻旣衍衍屏鳳亦嶽嶽能立
百世勲何慚衆口蠶所嘆人心危謗玉爲鼠璞旣飲憎
水濡旣爨恨火灼忘却無邊恩捏作烏有錯荆棘妬蕙
蘭鴟梟罵鸞鶴人事固如此一笑付寥廓愚作巳午嘆
播公救民鐸兼亦慨世變埋天在天堦霜雪愈侵凌松
柏彌堅確不遇盤錯處何以表幹畧隘聖望望然柳公
由由若君子居斯時委蛇道更卓此衷旣無愧披胷任
人摸

淘河行

嚴衍

吾嘉本澤國年來變焦土雖曰魃爲灾亦由人自取邑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六九

設淘河差以爲化工補誰剗折夫例用飽腰間裹遂使
隄塘間無水無搖櫓漏沙不宜禾薪水恃商賈水道旣
淤漚何途可進舸嗷嗷百萬民得無嘆作脯况今多事
時催科急星火有種斯有收或稼或爲圃桔槔置水濱
牽踏事仰俯灌我十畝蔬漑我百疇稔潮來不上塘間
卻老農股荷耒立塋問有力無由努試將種種情號泣
訴官府官府如天遙徃徃逢之怒呈准下該房需索儼
如虎撓淹春水生帶雨築堤堵窮曰岸未乾一夜水仍
溥一乾又一盈畚鍤何由拚潦草未半工農事已告夥
徒費役夫繁利織害未杜津送吏胥錢到手不復吐所
以廿年來民隱無人數我侯初下車洞察民疾苦問政

陶先後按圖諮水部既不眩史胥并不任丞簿匹馬兩
三人昕夕臨水滸民用忘其勞競勸厲什伍百川次第
開萬姓欣噢咻儂本耕讀家住旁蘆涇浦恒願學樊須
其如水道鎖棄田事筆耕咿唔當芸播君侯念民瘼開
渠蘇涸鮒思歸尋舊犁戴笠歌且舞

國朝

木棉吟

吳偉業

木棉出林邑及高昌哀牢諸國梁武帝時徼外以爲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七

獻見南史又南州異物志裴氏廣州記皆云南蠻不
蠶採木棉作絮染爲斑布漢書所云答布白疊其時
已流入交廣矣元至正間淞江烏泥涇污萊不食偶
傳此種崖州黃婆教以捍彈紡織之法死而爲廟祀
之按廣州木棉大如樹與今所見不類明初王浯溪
逢以爲交廣木棉一名斑枝花吳地所種乃草棉非
木棉也陶南村呼爲吉貝於浯溪語合然世俗所傳
不可復改余以爲地氣雖殊物性本一卽謂之木帛
可也自上海嘉定以延及吾州岡身高仰合於土宜
隆萬中閩商大至州賴以饒今累歲弗登價賤如土
不足以供常賦矣余作木棉吟紀之俾盛衰知所考

焉

木棉花發春申冢東海昔聞無此種南州異物記有之
芙蓉花蕊梧桐枝崖州老姥曉移植烏泥浮上黃婆祠
種花先傳治花法左足先窺踏車捷豬豪滑軸運雙穿
鐵峽粘雲吐重疊椎弓弦急雪飄搖白玉裝成絮萬條
兩指按來聲不斷一輪空月影蕭蕭紡就飛花日成疋
錯紗不獨誇雲織軟如鵝毳色如銀非紵非絲亦非帛
哀牢白疊貢南朝黃潤甯中價並高不信此方貪卉服
江天吉貝滿平舉四月農占蚤花好麥地栽來憂莫保
持鋤赤汗敢歸休長把遊青低沒草東舍西隣助作勞
魚羹菜具歡呼飽蟹患蟲灾絕蹟無社鬼驅除醵錢禱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七

西風浙瀝幾回吹花臺漸結花鈴老豆溝零露濕衣裳
攜拾提筐逐兄嫂冬日嘗暄冷信遲今年穩是霜黃少
有叟僂僂負戴行編蒲縛索趁天晴黃綿襖厚裝踰寸
白酒帘高買幾升道畔相逢吏嗔怒賣花何不完租賦
老翁仰首前致詞足不能行口披訴眼見當初萬歷間
陳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鞵鳥言賈腰下千金過百灘
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裝載足黃雞突嘴啄花蟲
狼籍當街白如玉市橋燈火五更風牙僧肩摩大道中
二八侶家唱歌宿好花真屬買花翁劉河塞後遭多故
良田踏作官軍路縱加耘耔土膏非雨雨風風把花妬
薄熟今年市價低收時珍重棄如泥天邊賈客無人到

門裡妻孥相向啼昔年花蚤官租緩比來催急花偏晚
花還未種勉輸糧輸待將完花信遠昔年河北載花去
今年栽花遍齊豫北花高牆渡江南南人種植知何利
嗚呼一歌夏白紵再歌秋木棉木棉未開婦女績緝麻
執臬當姑前徐王廟前絝泮泲賣得官機佐種田田事
忙過又夜作十月當窻織梭布盡室飢寒敢白衣私逋
償過官錢誤姚沙渡口布帆微花好風波怎載歸隔岸
人家凝望斷千山閩客到應稀詔書昨下開網罟蘇息
烏村并鴉浦招徠殘戶墾荒蕪要識從今種花苦殷勤
里正聽此詞催租須待花熟時

篇中言花者從方言也猶洛陽人呼牡丹曰花不敢斥言牡丹者貴重之也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開河行

毀陞

十有四年歲丁酉余冒風寒卧疴久支離床褥脂髓削
雙眼何曾見花柳清晨有吏羣打門踞坐揚聲若雷吼
云有憲檄下鑿河惟恐後官儒與大戶派工同計畝勤
者賜帛給牛酒惰者鞭朴隨械杻河源委曲六十里一
月功成有八九余向老僕言汝急備糧糗勤督諸佃戶
濡遲惟汝咎老僕謝主人囁嚅不出口河工費浩繁茲
事殊掣肘昨朝至河上舊道咸岡阜深尋廣十丈俯瞰
勢壁陡輸租按籍有某某半已竄亡半病叟出錢雇募
須壯丁大則傾倉小傾缶主人聽僕言有懷無從剖典
衣盡絲縷發粟捐甌甌欲使河二日暮成何問黃金積

如斗嗚呼去年鑿練川勒石誌不朽今年開劉河
事奔走開河本利民利興弊亦有愚民破家爲禍首奸
徒包攬乃利藪東村易濬西村難甲乙那移在人手使
君使君千丈渠成萬骨枯作此哀歌告我友

田家行

陸隴其

誰云田家苦田家亦可娛上年雖遭水禾黍多荒蕪今
年小麥熟婦子儘足哺所懼欠官錢目下便當輸昨夜
府檄下兵餉尚未敷里長驚相告少緩自速辜不怕長
吏庭鞭撻傷肌膚但恐上官怒謂我縣令懦傷膚猶且
可令懦當改圖陽春變霜雪爾悔不遲乎急往富家問
倍息猶勝無田中青青麥已是他人租聞說 朝廷上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七三

願緩追呼

贈馮節婦許氏謹

繆彤

有雉朝飛集枯砮砮思其故雄羽不可沒粟粟者霜廉
廉者月伊何人斯不頭於始而頭於卒嗟夫人之蚤寡
兮願爲淄川魚烹作鑲鎖骨願爲韓墓木槩作琵琶榼
永懷不寐醜二心人隔年四十幽不知春堂上姑待汝
舖堂下孤向汝呱人生會辛苦何必長髭鬚風吹長夜
闌草長夕陽闌城邊烏鵲相呼鳴緝緝洗兮六十踰天
子捲簾問大家太史採之藏石渠

海圻謠

王樞

五月十五東風起我向船邊看海水邊民爲我愬顛連
我爲邊民嗟幹止茅蘆咫尺是蒼茫朝宗萬派雄如駛
一潮一汐往來間日侵月削誠無已誰云滄海復桑田
但見桑田沉海底憶自康熙十九年豁賦除田千萬矣
卽今坍有廿餘年蘆舍邱墟安可紀按籍施弓不可求
冊形邱勢難比擬就中豈無半畝禾勤農拚此供波靡
一聞履畝勘真荒須臾無計圖遷徙沿海殘區欲堰苗
刈此木棉成荒鄙冀得豁除尺寸區以爲風濤之一抵
嗟哉鑑此苦情形溫言化導何必爾方今

聖主

恤民艱歲蠲正賦眞淪髓其如海若轉猖狂坤維震撼
終何裨從來有土此有財無土將焉寧婦子額賦豈能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七四

問水濱勤稼何由施耘耔不與海水爭旦夕難與窮壤
爭倍蓰潮頭暫退且施弓眞荒眞熟須可指歸來傍晚
宿田間農人爲我話桑梓此間一碑近百年昔日離海
三十里請君試看幾何程可知坍勢從何始君不見吳
淞城外舊城斜半在泥中半在沙此是東南一故壘昔
年煙火今蘆花

五言古詩

明

悼徐烈女

浦南金

朝雁雲中飛悲鳴失羣侶淒影不成雙我聞徐氏女同
里甘生騏聘之未及娶甘生髻鬢時蚤已辨章句十三

習幼儀十四學論語十五漸成童十六解文賦十八試
有司頭角倏已露歸來卧床褥奄奄氣如縷病在膏肓
間大限莫能度醫藥藥無功禱神神不顧父母痛心肝
雖愛將何助黃昏鴉烏啼鷓鴣多不祥徐女驟聞之悄
然入閨房發書啓占之骨肉紛乖張門前白衣人來報
甘生亾阿母喚吾女甘生昨已喪女聞不答應俛仰情
內傷上堂啓阿母欲往哭夫傍母謂兒何癡爾未拜姑
嫜爾未諧伉儷何以哭夫傍死者長已矣生者各自全
少年慎自愛憔悴損紅顏母命不可違但自背面啼嗟
嗟空房中淚下不自知雖未諧伉儷黃鑪以爲期初心
旣相許誓不重結禱晻晻日向暝日暝雞欲棲命盡今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七五

夕中寒鏗慘無輝通身素衣裳簪珥不復施便作雉頭
懸永與世人辭天明不聞聲阿母獨驚疑倉皇入門看
母子相抱持槌床便大哭舉家爲歎歎魂去尸長畱買
棺殯殮之甘家聞此事歎息每彌奇遣人求合葬合葬
理非宜塋之高岸頭不異華山巖我知二英魂化爲連
理枝枝枝自相糾葉葉自相依上有雙棲鳥朝朝去來
飛天長與地久萬古青陵臺

題黃烈婦傳

嚴衍

衰年讀宋史每落傷心淚多少鬚眉人詩書填腹內一
旦涉風波雙膝彎如耒何似女丈夫從容能就義就義
云如何言之可隕涕殷氏女如雲嫁作黃龍配生男似

蘭馨生女如嫵媚一朝天降割禍患重重至水枯龍骨
蛻霜蚤蘭芽瘁獨抱瓊藥瞑心腸如粉碎日居與月諸
冉冉積成歲啼鳩送巧音薛荔纏綿繫天只不諒人暗
路通其幣橫將白雪姿潑墨來相漬亭亭玉井蓮煎炒
加油膩乃迎母與姑假作懽忻意堂前羅酒漿拜奠辭
亾壻因獻雙壽杯殷勤致甘饋好語慰尊人入房梳新
髻久之不見出推戶催粧髮不聞脂粉香但見頭落地
揉碎海棠花杜鵑紅脫蒂匪慕千載名匪圖百年祀只
求寸心安霜刃甘如薺青青坟上草畱香撲人鼻鬱鬱
塚頭松清風醒人寐吾作烈婦吟傳頌人間世嗟彼遺
臭夫久已爲蟲臂比肩立於斯彼奴我爲帝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七

徐節婦詩

王翹

幽幽谷中蘭淒淒保貞素嗟彼蕭艾徒道遠不相顧深
閨有令姿不見頭上天河山重然諾抱之以終身樓前
懸古鏡瑩然照我心我心已先死孤鸞不成音惟有樓
前舊時月夜夜清光猶至今

國朝

爲汪節婦

沈荅

鄭婦張氏爲名士汪濬之妻年二十三而寡貧

無子女躬織維以奉孀姑形影相弔者三十載
姑亾又刻苦營葬事濬之弟价迎養於家今春
秋七十有三矣嘗語价曰未亾人守死固其分
切勿如世俗乞 朝廷旌典以挫吾志其苦節
有足風者

節婦名家女言嫁君子儒文奇品又卓清譽溢人區才
胡不配命咄嗟殞厥軀婦年二十三心崩腸爲剝顧視
無男女一慟從其夫須臾且忍死痛念堂上姑寒棨事
織作易粟供蚤厨兩寡相依倚拭涕以爲娛茹荼三十
載姑又歸黃壚吾友三儂氏迎養還舊廬欲爲乞旌典
庶以表辛劬正色辭不可此事流俗圖守死分應爾安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七七

用表章乎嗚呼婦守節大抵保其孤茲無孤可保乳然
志不渝亦或慕榮旌千載揚芳模茲獨慚恩數矯矯越
羣趨吾爲紀節概以待後董狐

鋤木棉

汪 价

春旦負輕耒鱗立青畦間昨夕滋鮮雨新葉磧佳顏出
耒撥肥土平治道固艱是花衆所植是草衆所刪懼語
戒吾友五月莫好閒刈麥者藪藪蒔禾者管管提漿出
東屋無告暝飢還

吳淞江紀事

馮 萬

衆水會震澤奔流入於海分行凡百里東入膠城界東
西自一源南北遂分派三江廢其一二水又如帶厥患

匪自今往昔爲民害嘉祐與大德屢築而屢壞先臣周
文襄復有海忠介疏鑿得成功賢勞在先代事往功漸
湮繼者復安在通津變草莽橫流且澎湃正供繫非輕
何以修畎澮上下四百年於今或永賴作歌記宣房聞
者一以快

七言古詩

宋

觀海上潮

梅聖俞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卻回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下
閣向滄洲空怨泣推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大無及
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爲漁者給無情之水難可憑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六

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有弄潮兒頭戴火盆來就濕

詠練川

王子昭

吳淞江上流來水鴨綠粼粼漾清泚東風無力藹清光
一片縠紋吹不起夜來雨漲三尺深鷓鴣鷓鴣爭浮沉
芹芽迸上抽白玉柳線拂浪搖青金錦袍先生乘一舸
此處恍然天上坐閒聽漁郎唱櫂歌遙指奇峰三四朶
堤旁有人新結廬軒窗瞰水宜幽居村童喚渡去沽酒
野叟就船來買魚風清月淡堪娛樂笑掬滄浪纓可濯
何須尋訪武陵溪不必思吞雲夢澤下流香水正遲遲
草邊得句何新奇地靈人傑萃斯景尚傳靈運嚴維詩
桃花浪煖魚游處三十六鱗欲飛舉有龍若向此中蟠

蚤爲蒼生作霖雨

元

淞江寓目

葛廷遠

千林木落風怒號南山秋色相爭高
葦葭連洲直到海鷹群欲下聲嗷嗷
城樓縹渺江之澣水色煙光相吞吐
憑欄一望幽思長杳杳歸舟羨漁父

明

泛海

周鳴鳳

我生東海三十年今日來乘泛海船
和風颺颺挂帆席碧天茫茫浪花白
白浪兼天天欲低漁網縱橫海還窄
持杯坐向船頭望赤日扶桑看摩盪
冷然長嘯震海水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三

老蚌長蛟泣相向長蛟老蚌報陽侯
天上冠裳爛熳遊奔濤飛滂靜不發
晴暉明靄坐安流遙空漠漠忽萬里
疑是帆檣不見身合有蠻彝入韋貢
羣龍呵護百神送不然雲路化鯤鵬
當風鼓翼雲亦騰雲影波光越凌亂
恍惚凌波度銀漢東風徐轉引船迴
更欲遲徊盡奇觀搖搖輕檝入官河
兩岸潮生漲綠莎吳兒自小輕潮水
迎潮戲弄唱吳歌老翁頭白感雙眉
十丈長竿理釣絲停竿向我殷勤說
十年築得海塘堤堤內良田亦無數
隄上崇臺足歌舞如今海底出官租
昔日良田打魚處東飛鴻雁馬鞍山
北望蒼煙海門樹海門遙聽長樂鐘
風波八日願相從農家辛苦從前訴
借問金門深幾重

贈孝子高起龍

徐允祿

嚶城之東大聚落土名羅店海潮薄富家大賈環市居
出多機利入田作疇若貧而砥操清疇若窮而事親恪
吾聞里有高開先讀書行孝以窮年授經里塾得修脯
爲親圖溫且市鮮母終於寢父復病高生袒括醫禱敬
醫禱不驗計無之顓天割肉爲湯進割股不死天所護
孝聲籍籍滿行路里人上之御史臺御史咄嗟亦慨慕
人生秉彜好懿德行將上聞衆所著吁嗟乎湖水湯湯
來往流此中孝子垂千秋

觀海

沈懷祖

神鰲尾決東南圻圓窰漫漫水聲黑牙樁直走鮫人驚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十

醉鼓鼉皮壯秋魄秦皇鞭石橋不成茂陵鬼夢逐濤聲
弱水東奔不知處空波策策聞龍鳴仰天白日忽欲墮
咫尺樓臺掩黃霧褰裳躍上羲和車坐看海底潮生處
渡黃浦爲風所阻歌

沈宏之

申江之流何壯哉惡風白浪如奔雷雲黑晝暝蛟龍鬪
鷺濤挾雨天倒迴西來五湖爭逆折海門東拒扶桑摧
我行覩此不敢渡透迤迤舴舺沙邊住出門十日心已悲
况此三朝復三暮岸上幾家寥落村持錢沽酒酒如乳
隣身估客翻笑謳我亦長吟答風雨風雨吟 傷客心
汀洲雪霧多陰陰

白壁歌爲林貞女作

王翹

妾家白壁璠璣姿不遣尋常桃李知一朝光彩聞鮫室
鮫人捧珠偕結褵高堂父母重然諾命妾永結終身期
豈期未覩春風面明珠錯落同飛散可憐蕙帳夜燈孤
一片貞心豈容變歲歲高堂伴妾身妾身猶是未亾人
塚上鴛鴦死相待鏡裏孤鸞長自親蜉蝣旦暮等閒事
百歲方知死是真

泛海

殷都

將軍好武兼能文誰其客者東墻君兩人對酒忽相憶
招我偕遊滄海濱旂鼓初離水上寨雙帆蹴沓千濤紋
天吳是日不敢拒力排怒浪開晴氛蒼蒼送日扶桑樹
片片落手蓬萊雲周覽焉知宇宙大冥搜似覺神靈紛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二

兩輪左右互出沒一氣下上長氤氳驅石秦皇挾風馭
來槎漢使占星分青天白眼何不逞鼉作鯨吞那復云
將軍翻然忽大叫欲往銅柱窺遺勲野夫顧向王郎笑
孰肯從我瓊田耘兩人各願何人得東流之外西日曛
黃頭打鼓擢歸柁回首又墮風煙羣公才自合濟屯難
吾黨未足同悲欣并龜不識波臣大籬鷄安知精衛勤
子牟戀闕徒伐性魯連蹈海終揚芬會乘元氣作桴筏
更挽長河洗綠筋與君揮手自茲別世上悠悠勿復聞

寶山城觀海

侯榮

春風吹我海上游
白日黯淡輕雲愁
孤城人稀啼鳥寂
煙波萬里明雙眸
文皇昔時重航海
茲爲鎖鑰當咽喉
土築孤峯作表準
舳艫彌望風帆收
豈知滄桑變今古
波濤洶湧淪高邱
但見豐碑豎城右
御製勒石垂千秋
臨眺躊躇懷聖澤
雄文睿藻蟠螭虬
赤烏光沉精衛死
夢飛不到咸池頭
天長浪濶自吞吐
東南半浸坤維浮
海塘蜿蜒忽復斷
魚龍出沒恣冥搜
崇川如髮隱隔岸
大江西下歸中流
潮汐鹹淡各疆界
更無樓櫓窺邊州
釣鰲濯足無不可
扶桑縹緲浮漚

觀海

金邁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八三

自昔元氣剖渾茫
曲屈倒注天之潢
八紘九野洄萬派
歸虛無底控大荒
洞庭彭蠡等益益
江河吐納如均堂
於廓靈海長輸委
一觀巨麗難爲水
沐浴日月滔星辰
囊括乾坤混紀里
鮫人貢出雲錦章
蜃氣幻成臺閣市
巨鰲吐沫雷霆轟
颶母奔濤山岳起
點點魚身沒浪輕
帆帆番舶凌風駛
鱗魚有穴千萬丈
一出一入潮汐上
來如紫塞雪山崩
去如碧落銀河盪
夜半天雞叫天門
扶桑枝上挂朝暎
絢霞萬道卷宿霧
金柱釘入玻璃盆
吾聞大瀛有蓬萊
瓊樓玉宇黃金臺
嵯峨璀璨脫塵埃
安期羨門顏如孩
恨身不挿垂天翼
弱水清淺恐疑猜
昔神聖號皇王恩
膏普被波不揚
季世波瀾平地起

那禁島外有跳梁長鯨鼓鬣巨鱗舞元螭吐氣昏日光
吾皇御宇繩世德重熙累洽聲靈赫漸被東西暨朔
南荒陬窮髮來重譯百靈効順驚濤息孕毓珍奇瑞
出皇風四張六合青奇觀不盡眼如濼海邦還看飛仙
鳧挹取餘潤潤厥枯桑麻灌溉魚物多有楫濟川謝乘
桴

賑飢二首

康熙四十七年夏災大場

蔡黃裳

集芼

飢民載道奔如螻去入城中領官米
皇恩浩蕩昔未逢現漕畱截賑哀鴻
哀鴻嗷嗷冀一飽未發倉糧先發
粟歸家執票相對泣恐填溝壑不得食

東家老翁更歔歔無食無兒常苦飢
縣胥里正各需勒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八三

艱難得入飢民冊可憐生來體素豐
皮肉銷盡骨幹難
昨朝點視遭官罵不得將名飢冊掛

五言律詩

唐

吳淞懷古

許渾

故國今何在扁舟意不歸
雲移山漠漠江濶樹依依
曉色千帆落秋聲一雁飛
此時兼送客僥檻欲沾衣

望海

周繇

蒼茫空泛月四顧絕人煙
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船
魚間應有國波外恐無天
欲作乘槎使翻然去隔年

宋

江皋晚泊

米芾

樹外艤舟晚翠餘
雙眼醒水光涵一氣
星彩動圓靈
烟月初上修修風更冷
遠山橫秀碧淡墨說吾經

元

吳淞江

趙孟頫

壯氣浮孤劍餘生寄短篷
戰塵昏野色積雪睨春風
北望旌旗濶南歸郡邑空
江花與江水客思兩無窮

明

海上寒食

宋登春

風雨臨寒食偏驚流浪情
梅花鄉信遠芳草客愁生
青眼故人少白頭世事輕
還餘一樽酒東海弔田橫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八四

自從吳淞江

前人

蚤發木蘭橈江行趁落潮
雨分牛脊近雲隔馬鞍遙
弟妹成疎濶交朋竟寂寥
謾持昌歎酒那得客愁消

贈御醫高鏊

吳國倫

上苑懸壺客先朝諫獵臣
名應藏藥裏血欲濺車塵
萬死投荒路重來戀闕身
主恩今不薄那得憶鱸尊

吳淞城玩月

劉珣

夜靜金飈冷星河映水明
寒蘆兩岸白短棹一燈清
畫角悲江月旌旗拂雉城
將軍能用命突騎擣連營

吳淞雨夜

程嘉燧

江夜聞風雨桃花莫又踈
谿亭水應長山屋潦何如惜

與故人別心知歸計虛君還向朋好先詫右軍書

自行虬江

侯峒曾

邨墟搖落後詰曲一溪中竹樹餘衰綠煙雲冒晚紅鴉
棲渾似葉蘆靜不交風蚤稻新收得江阡說歲豐

秋日登吳淞城樓

顧鳴鳳

極此登臨興秋高雲氣清遠看沙磧影近接海潮聲浩
瀚寰中景蕭疎物外情斜陽煙樹杪薄暮向孤城

題翟氏貞節

潘京

百年無主托脂粉不知名熊膽通宵味雞窻寒織聲太
常應有鼎天地若爲情古井深千尺難埋冰骨清

麥蠶

金河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八五

來牟成熟處田婦巧施爲宛有桑蠶樣殊無繭甕期新
苗方長日舊穀已無時先摘充飢餒兒童亦罷炊

踏灾憇法昌寺

王應鵬

海邑臨江晚秋風入殿涼貝書翻譯字雅集講經堂蟻
宇浮苔砌香煙閉竹房間予因底事終日簿書忙

遊保寧寺

薛松心

江曲蕭梁寺山僧晝掩扉土花封石甃翠竹上人衣海
近潮聲促廊空木葉飛我來味禪寂相對兩忘歸

黃浦之戰

王道通

相嵩當國倭入寇我吳之東南隅有進士某自言知
兵上書嵩請得將一軍當寇嵩許之予以勁卒萬五

千人直走寇所寇時屯黃浦東進士麾兵直渡出背
水陣陣畢盡沉其舟兵後顧無生路皆大哭倭乘懼
崩之一軍盡沒無生還者余遊上洋有老人年九十
餘矣爲余言如此因賦

柄相銓官誤書生按古差繫身纜一戰崩陣已羣譁野
血誰分骨閨奩盡換髮至今東浦上青火哭黃沙

哀王街

前人

釜山之役卒王街義烏人也占吳淞所籍每戰先登
手殺倭甚衆氣猛務進棄首級不取返論功御史幕
下御史以街無首級叱街妄言功不得叙街曰此易
耳明日再戰一往而殺劇倭凡六輩盡取其首以歸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六

御史異焉補街百戶銜然街以取首級故身中創數
十處終出幕死矣屍橫野中莫爲收同伴憐而火之
所得百戶告身爲人盜去嗟嗟志士思立功立功者
竟何如哉爲賦其事

沙場百戰沒鬼路五更回壯血猶聞臭殘骸已化灰黃
麻春盡雪青史雨餘雷不道寒衣婦還將刀尺催

國朝

吳淞江

孫翹

吳淞來百里吐納五湖同禹蹟殊難問江流轉自雄朝

宗趨地勢底定紀神功尚想延清句燿波渺渺中

弔黃陶菴進士黃偉恭秀才

俞慈成

首陽千載後今復覩斯人兄弟同時盡君臣大義伸但期心不負敢謂事難泯江左多遺老端居痛此身

思圃

大場周起震初

思圃傷心處愁雲日日生草枯父子血花落弟兄情春雨啼鵲泣秋風唳鶴聲只今兩池水千古自長情

按思圃係羅溪范華先追痛父弟之死於其地而築圃中有南北二池華先詳見孝義內

五言排律

唐

夜渡吳淞江懷古

宋之問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八七

宿帆震澤口曉渡淞江瀆擢發魚龍氣自衝鴻雁羣寒潮頓颯滿暗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吳君謀士仗劍死至今悲所聞

望海

白居易

震澤平蕪岸淞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疊網船頭簇綺羅朝盤膾紅鯉夜燭舞青蛾雁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弦與促管不解扣魚歌

元

姚舜元死節 平江副將守吳淞

王逢

賈勇收餘燼驚心歷大兵虬蟬曾少援葵藿本同誠尺伍開符籍孤虛識陳營青烽寒入望銅斗夜傳聲朔吹

刀如割南天蓋未傾小臣甘效死同氣忍偷生江洶濤
沙合流星霧瘴橫一門忠孝行春草尚含情

明

望海

胡儼

積水渺無極歸虛那可窮百川宗浩漾一氣接洪濛若
木崑崙外扶桑日本東蜃樓衝霧白鯨鬣鼓波紅驅石
何年到乘槎有路通光分歌落月聲急度長風潮汐盈
虛候魚龍變化工修鱗初擊水巨翮已搏空河伯心神
駭天吳氣勢雄重淵陰火冷孤峙晚光融方丈瑤臺隱
珊瑚鐵網籠犀燈愁恠室鮫淚泣珠宮鳧鳥深藏蹟鷄
鷓遠散氈蕭條雲送晚倏忽雨飛東鹵莽迷寒鷓蒼煙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八

鎖斷虹盧遨遊汗漫徐市誑兒童蟹客身如葉齧翁髮
侶蓬波斯徒宵宵精衛苦忽忽玉帛沉流潔犧牲報祀
豐

國朝

讀許氏節孝傳

王宏祚

許氏玉爲潛壺女弟字於馮婚未及期夫沒誓
以死守時懷五月娠媿而得女潛壺育之迨長
嫁爲唐生秉銓婦潛壺讀書學道氏爲兄持家
秉兄妹相依倚者六十有餘歲矣今潛壺成進

士叙其女弟平時節孝維風勵俗有足傳者
乾坤有顯氣節孝史所隆男則鉅儒秉女猶寶婺蒙嬰
年嫺內則蚤歲靜禔躬箕箒才相配縞綦願所同周星
方舉案薤露遂飄蓬鸞鵠分何遽椿萱恃可終遺珠期
兆燕弄瓦竟非熊養志晨昏外承歡定省中措頤兄念
功剗肉母心恫花萼看難異墳窟比更豐表坊旌素節
金石貫蒼穹巾幗聞風勵徽言彤管崇

吳淞城望海十六韻

趙昕

前代開名鎮

今皇偃武功地當南海軸勝攬北溟雄邑里江天外樓
臺雲氣中盪胃憑睥睨放眼接鴻濛日夜浮天漢乾坤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八九

聽颶風焉知六合外不辨九州同聖瑞驚波息時清大
道隆編珠鮫入貢散彩蜃成龍震澤安由禹吳淞折向
東桑田前是海疏鑿近徵工泥淖人援鼓辛壬績告公
逶迤爭舊蹟潮汐更輸忠詞賦賡相和旌旂靜不紅安
常惟敬惕籍甚許憂冲巨浸流恩濶層城樹德崇金湯
歌父老歲歲樂年豐

七言律詩

宋

泊舟邗川

吳惟信

片帆屢捲暫停船東望微茫接巨川幾簇人家煙水外
數聲漁唱夕陽邊雁知黍熟呼羣下鷗爲沙晴傍母暝

銀鱸絲蓴今正美且拚一醉曲江天

元

海洲夜景

任仁發

斷雲破月照沙洲水色煙光鑠釣舟鴻雁一聲驚客夢
蓴鱸雙美動鄉愁紅飄楓葉霜天曉白射蘆花海氣秋
昨夜西風吹櫂冷天涯遊子怯征裘

明

沈節婦

周鼎

節於夫義盡於姑節義方能保二雛人隔古今名自壽
月分圓缺影同孤未亾一日身先死相見重泉淚始無
環燕紛紛爭入畫等閒曾有柏舟圖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卅

倭亂後過吳淞新城

朱纓

蕭條踪蹟野煙餘三復臨風嘆舊居海甸頻年多戰伐
人間無處不邱虛朋遊落落故鄉夢夜雨蕭蕭廿載書
城郭人民都異昨一番風景又新除

蘇孝子舜夫

王術

蘇家孝子久埋名世俗如泥合爾旌地底有金能錫善
人間多病賴全生烏馴宰木號山月兔遶庭芝瑞海城
遲我未能聞聖主題詩聊復樹風聲

悼龐僉憲鎔

前人

二十餘年歷宦途歸來猶侶一寒儒衣冠救得神羊老
軍國憂成病鶴癯肯詫齒牙誇蹇諤懶將眉睫學睚眦

清風林下哲人去猶有廉聲激懦夫

上疏致仕後寫懷

范純

鬢鬚交白眼初昏知止名言已細論身佩兵符蠻獠地
夢回鄉國水雲邨道無行止皆吾事禮有初終總聖恩
歸去不妨耕釣裡還將忠孝教兒孫

兩鬢風霜歲月侵年來何處話曾襟雲霄已得回車路
巖壑猶存報國心閒裡每思忙裡錯醒時渾忘醉時吟
淵明膝上琴堪弄最是無弦意思深

家住東吳海上頭別來西蜀幾經秋一琴一鶴欲歸去
某水某邱思釣遊身世悠悠渾若寄功名碌碌最宜休
吳舩准擬乘秋發萬里清江正穩流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九一

一經登第際明時三十爲官六十歸握手故人驚白髮
迎門稚子看緋衣寒松晚菊和詩老惡水蠻山入夢稀
最是柳陰溪水好暝鷗近我釣魚磯

官船載雨發南瀘兩月長風吹到吳夢裡猶驚三峽浪
醉中間翫百蠻圖年光荏苒虛拋擲劍氣微茫似有無
白髮蕭蕭塵境外茅亭花竹小蓬壺

登天妃閣呈郭大將軍

殷都

橫海誰收第一功賽師新築海神宮千帆靜渡蒹葭遠
萬堞爭窺棟宇雄漠漠煙沙寒鳥雀輝輝晴日閃羆熊
牙前莫訝無傳檄叅佐風流坐嘯中

按天妃閣在吳淞城南門外雍正十年潮災別
沒無存

鎮海樓眺望

殷都

遙海何人起壯圖風雲盡日對虛無長魚跋浪雙者出
大鳥垂天六翮扶徐客船回尚不死秦王石在好爭驅
亦知洵美仍吾土戎幕東南一病夫

按鎮海樓卽今
城內大街鼓樓

渡海訪邵將軍

殷都

幕府今爲羊叔子布衣亦是魯朱家建牙吹角遙相憶
破浪乘風也自誇水上雙丸跳日月島中百騎散雲霞
何人更數山陰權此際真成天漢槎

赴吳淞馬上作

程嘉穉

霜華瑟瑟海雲迤一點孤城傍馬頭趨走往時嚴武幕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全

登臨吾土仲宣樓須知賢士能推轂肯信書生解運籌
少小縱橫餘劍術逢人羞說學封侯

虬江晚眺

侯岐曾

日落風寒潮正還維舟野岸意翛然何年古木畱歸鳥
幾處邨燈動遠田雲薄不迷沙草路月微初掛淡煙天
秋江艇子堪孤嘯把酒頻呼宋玉篇

過頓悟寺

殷懋新

綠樹陰濃飛乳燕野橋流水泛平川隔林煙火人家繞
對面綸竿漁父瞑徑轉幽篁開野刹臺叅古佛坐新蓮
虛堂寂寂惟禪誦消得金鑪一縷煙

蚤過江灣

朱子素

潮落江頭舉櫂遲，市橋頗覺步來宜。一肩行李客辭店，兩箇賣魚人出籬。驢足趿趿傍危岸，烏頭啞啞噪高枝。見說斬王駐兵地，回看無數斷雲悲。

法界寺

王應鵬

野寺蕭蕭黃葉飛，塵心偏向此中微。龍還遠水雲猶濕，月滿長廊僧不歸。靜夜竹床閒聽法，深秋茅屋未成衣。坐來亦欲逃禪去，海內兵戈待息機。

興聖寺

前人

昔年曾此共談元，紅葉青江送晚蟬。物色何如前度好，身閑未許老僧偏。雲籠野樹藏山寺，風散霜鐘落渚田。高閣晝長閒倚處，欲騎鳴鶴上秋天。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九三

國朝

吳淞江候潮

沈宏之

古廟門前喚野航，渡頭極目總悲涼。雲連海氣埋春樹，風助潮聲撼夕陽。草際牛羊晴放牧，沙邊鳧雁暖飛翔。來遊不爲親歸覲，寧信荒郊是故鄉。

登吳淞城樓觀海有感

徐時勉

僦欄長嘯復長歌，庾闡張融恨未過。水泛東溟疑日盡，天迴北極有雲多。全收積弩爲橫海，盡取樓船付大波。自古朝宗歸有道，漢家長策近如何。

寶山觀日

沈尊

岩堯山勢出層霄，貝闕疑從遠嶼標。千里舳艫依赤岸，萬方輸輓泊歸潮。平吞蒙谷波光動，半拂扶桑曙色遙。人事當年勞版築，幾回登眺托風謠。

節母陸太君

徐延之

許自俊

百年黃鵠已堪傷，杼軸聲寒瓦上霜。地老天荒懷穆母，海枯石爛哭共姜。幽魂猶灑湘筠淚，孤塚長聞古柏香。一片白雲千頃月，西風殘碣掛斜陽。

月浦野眺

何雍

岡迴月殿浦迴潮，勝占斜塘僻更饒。窰兀東西標兩寺，喧逐水陸鎖三橋。樓臺夾陌邨楓遠，煙火連雲海瘴消。

寶山縣志

卷九下

四

四載授經嗟過隙，登臨幸藉一詩瓢。

過羅溪訪春陽堂故居

黃與堅

江海蕭條只此身，經過白髮意艱辛。重追孔李通家遠，更喜劉盧世講親。斷續芸香雷一葉，微茫蘭譜憶前人。襄陽耆舊分明記，鄭重班荆話更真。

廿載羅溪梗白蘋，漫遊重感故鄉人。塵封舊額標題在，花發空庭手澤新。絳帳已荒飛鳥雀，青箱漸冷長荆榛。願從父老追遺像，艤櫂秋風一愴神。

戊子卜築湄浦草堂

蘇淵

新築草堂傍水幽，波光翠影入窓流。鳥偷熟菓時窺客，魚隱輕萍巧避鈎。荒月難過頻望歲，窮顏易老怕逢秋。

無聊兀自擲書卧半卧還消半日愁

湄浦村居

蘇融

年來生計漫云賒百畝桑田半磧沙
旱甚蚤秋全槁稻雨翻八月又滄花
荒村蟹斲潮平路水岸漁燈火到家
坐向夜深東野望海光珠母上青霞

濬吳淞江工成

馬翼

明德由來頌禹功江流疏淪仗明公
望洋渺渺非秋潦舉擢悠悠任海翁
蘆荻風輕藏雁鶩桃花浪煖躍魚龍
恩波及物從今廣千載東流共不窮

咏陸節婦

徐麟定

昔年斷袂嘆蓬飛肩雀悲纏顧影稀
手纈蓮花翻貝葉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九五

堂垂萱草映丹暉餐窮總帳霜風烈
鉛落粧臺鸞鏡違一姓恰逢雙節紀
煙凝湘浦弔清閨

登吳淞城樓望海

金肇泰

萬里波光六月秋登樓一望似登舟
氣吞日月天門近潮撼東南地軸浮
解網盛朝歌浩蕩安瀾遙島罷貔貅
眇太平漫上澄清頌從此長看濊澤流

送陸明府歸當湖

俞嘉客

借寇徒勞卧轍遲鷹鷂得意雁鴻悲
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
塵世事緣名利誤賢侯性與水雲宜
歸歟吾黨多狂簡笑指河干下舊帷

提壺挈榼適江干叟泣童啼婦女嘆
能不負心惟百姓

最便宜事是廉官將開桃李驚隨折正長桑麻恐又殘
聖代自來公論在誰傳消息到長安

題雙清祠

祀陸侯稼書
聞侯爾達

汪价

巍然祠宇立天中召杜聯輝俎豆同並使吳儂歌樂土
皆為越產扇清風

陸侯平湖
聞侯山陰

名垂後謝方前謝績著小

馮繼大馮竚看穹碑應墮淚萬年遺愛在江東

印母顧烈婦詩

項思尹

顧適諸生印鴻謀孝養尊嫜夙稱婦順年二十
四而寡截髮矢志撫週歲孤兒枋值婁東亂兵
來躡我邑顧避匿沙江橋水中兵見呼起顧詈
不從遂遭刃橫磔骨肉糜爛枋為余壻今補弟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九

子員為詩紀之

千古綱常有哲模武陵女子義聲扶貞姿斷不經磨磷
香骨何難受剪屠身逐曹娥沉白水魂依荀采赴黃墟
鬚眉未必能輕死巾幗錚錚烈丈夫

十橋曉市

大場鎮

張漁

長溪清曉十橋邊貿易人多鬧市塵粟帛滿街開客肆
桅檣沿渚泊商船雞聲伊喔千家月樹色依微萬井煙
此地從來稱巨鎮錢王遺蹟已多年

真如侯氏老桂

金時學

桂植千年尚自芳蔭深不數召公棠踈踈翠葉千層碧
密密金英萬點黃誰惜高枝沾露冷偏畱老幹發秋香

應知此是非凡種蟾窟移來歲月長

法界寺惺曙軒

居大場張
著有二夢草

簡思默

十笏僧寮儼畫中花光掩映竹玲瓏
拓窓宛爾賓朝日
跌坐冷然受谷風
默照能叅三業淨
妄真如悟萬緣空
靈臺一點微危地
試問何時水月同

曉鍾開曙便惺惺
斯意還須語外尋
人世煙花春夢短
桑門踪蹟白雲深
三飯合斷囂塵慮
百歲常持平旦心
只此便為真棒喝
青蓮何必叩禪林

張節婦沈氏詩

張昂聘妻

趙俞

務耳當時已用刀
此生曾不及同牢
墳前樹合成連理
泉下人今識兩髦
鸞鶴于飛知是夢
螟蛉未似亦徒勞

寶山縣志

卷九下
詩

九

白沙翠竹淒清甚
夜夜天風送海濤

五言絕句

明

悼熊烈婦

任環

清血流天地花軀老
甲兵野塘岩下女
一日遂知名

寶山咏

陸禹定

築山東海邊遙望海
舶回舶回亦何有
但見山崔巍當
初築山時去海三十里
於今山農家半入洪波裏

七言絕句

唐

吳淞夜泊

杜牧

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煙雨一相失
夜泊江頭心渺然

吳淞晚泊

吳融

吳臺越嶠兩分津萬箇檣烏簇夜雲吟盡長江一江月
更無人似謝將軍

宋

泛吳淞江

陳堯佐

平沙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
秋風斜日鱸魚香

江灣秋日

吳惟信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九八

離離殘日水煙昏策策西風捲白雲萬里秋光人不管
蓼花蘋葉自平分

元

滬瀆壘

楊瑀

袁公古壘大江邊露白江空月滿天過客不堪重弔古
英靈終夜泣荒煙

東吳內史晉長城滬瀆千年壁壘平莫向月明悲往事
卽今滄海已塵生

望海

前人

吳淞江口海門東萬里京師咫尺通白柁紅旗三月浪
紫簫花鼓午潮風

明

鑿堙龍骨

楊維禎

黃堙之土鑿層層枯骨專車幾劫崩坐斷海塵朝暮事
劫灰何必問胡僧

遣興

范純

不勞權口借吹噓自笑平生涉世疎十畝水田東海上
春風春雨好犁鉏

壯年騎馬踏天街故里風煙入老懷一味春山秋色裡
從容竹杖稱芒鞋

物外逍遙得此生豈知人世有公卿只因數過溪邊寺
卻被僧鐫石上名

寶山縣志

卷九下

九九

吳淞江上漫興

黃宣

白月滿天江不平銀河垂地寂無聲披衣獨坐過夜半
撥刺跳魚時一鳴

海上竹枝詞

顧彧

太湖東來海滄西四十二灣江漸低源頭受得浙間水
不放渾湖淤作泥

沙田疲瘠快秋登家計渾如水上冰今日新僉河伯戶
阿儂準備學扳罾

平川多種木棉花織布人家罷緝麻昨日官租科正急
街頭多賣木棉紗

滬瀆利荒古壘平東西蘆浦荻芽生袁松向時防海處

何物孫恩敢用兵

弔練夫人沉海

邑令練達妻

亾名氏

爲宗全後天之眷死國從夫世所難千古東溟深夜月
芳魂常附滌鯨瀾

當時含淚囑黃姬好護驪珠照乘奇爾去吾亾從此訣
幽魂遙送出滄堤

過吳淞江

盧昭

霜林織月隨疎煙有客同自思欲仙何處吳歌聞白苧
滿江秋色坐青天

吳淞江逢清明

僧宗泐

吳淞江上看春雲客路扁舟三月行兩岸人家插楊柳

寶山縣志

卷九下

百

不知今日是清明

江灣寺和前令韻

王應鵬

野寺依依傍水灣雲樓百尺起松間我來漫送凭高日
獨鶴秋空意自閒

題真如寺

前人

使節匆匆向晚過香煙入戶遶松蘿尋幽直到雲深處
中有高僧寫貝多

吳淞落照

徐元嘏

吳淞江上家家樹蘆荻灘頭縷縷煙渡口晚風畱客任
輕帆齊下夕陽前

重過蘆草浜有感

王道通

荒山一半隔清溪匹馬蕭蕭路轉迷芳草無情春寂寂
錦鳩終日爲誰啼

徐節婦詩 張用中妻

黃約仲

殷勤三復栢月詩風俗汙隆見盛衰一婦猶能全孝節
春秋知懼幾男兒

國朝

佛耳泉 月浦寺

王宗濼

一輪荷葉斷聲塵井甃偏存不壞身欲淨聞根曾洗耳
山僧俱學枕流人

寶山縣志

卷九下

百

寶山爲嘉定分縣其建置條規兩邑判然獨學宮仍與嘉合而鄉飲酒禮之應行於明倫堂者分縣二十年未之舉行蓋重其典難其人也余來涖茲土敬奉循例歲舉之檄當以齒爵德兼者尊爲大賓齒德而不足於爵者爲副爵德而不足於齒者爲介爰兢兢焉重其典誠難其人矣但十室必有忠信通邑豈無一二始終端方耄耄之人慎重察擇獲舉其人而詳報於甲子上元舉行先有議者皆以膠序在嘉宜往行禮余曰不然夫鄉飲酒之禮微特於人之一二父兄致其尊敬已也將使爲人子弟者聚而觀焉見几筵禮儀於人之父兄隆重寶山縣志

卷九下

百

若此自必思父其父兄其兄而油然相勸於不容已欲一邑之人無不觀感興起也而何可不行諸邑中哉縣堂者奉

朝廷

建設禮樂刑政所自出之地讌賓於公堂度無失乎禮意於是定其議於縣之大堂俾四鄉於是乎觀禮能以禮讓相先庶幾政刑可簡而風俗益淳矣是日也余主其事大賓闕而虛位設焉副賓爲太學生張枚吉年九十有一生負沈斗元年八十有五耆賓則鍾世英鍾世芳昆季世英年八十有一世芳少其兄三歲皆品行端方自壯至老者也主簿陳至言爲僎訓導洪基爲司正賓子弟之以扶掖侍於側者二十餘人弟子負之執事

者數人誦讀之子與農工商賈之環堵而觀者數千人
觀於賓酌主酬而動子弟之思者皆我赤子觀於讀法
讀律而勵言行之脩者皆我秀民也茲縣大堂作明倫
堂觀烏乎不可寶山學宮建後而鄉飲酒禮仍於明倫
堂舉行無惑焉今者權宜如是後之君子或亦以為是
禮也